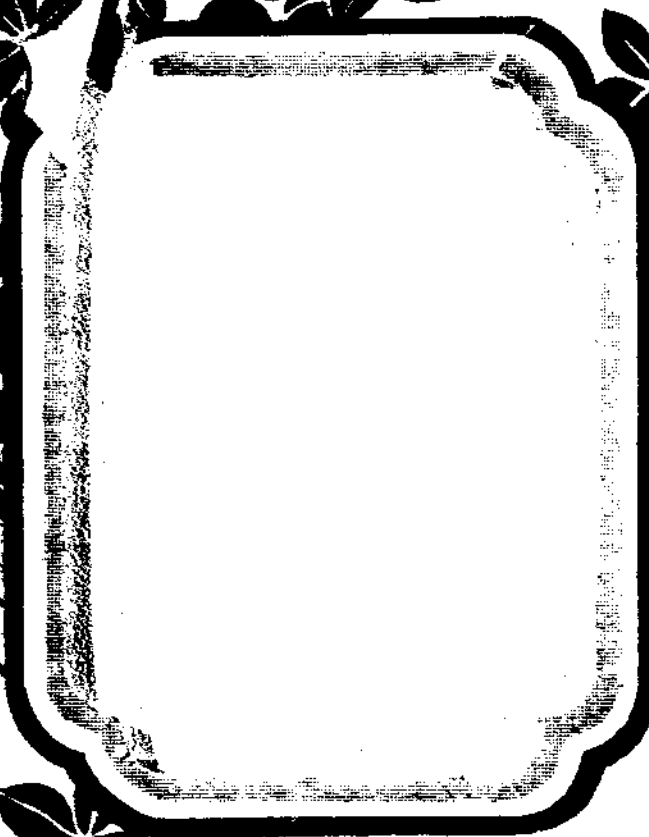


紫羅蘭

袁存



第三卷 第二第

The Violet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南京圖書館藏

攬鏡凝眸不
自持新孀誰
慰倦腰支定
庵好景應須
記湖水湖風
掠髮時

戊辰中春
瘦鷗道兄屬為
之光先生題畫
武進趙尊嚴



周瘦鹃主幹

紫羅蘭

第三卷
第二號

上海大書局
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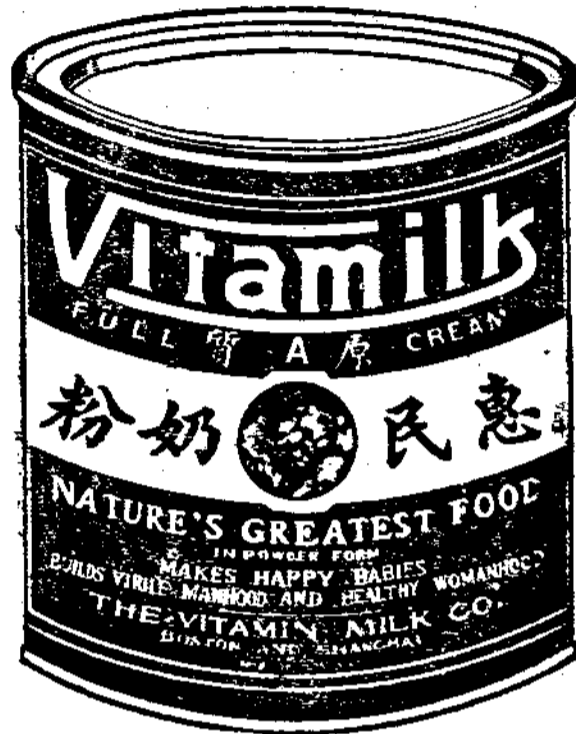


烟香牌盤紋

贊一
許致



宜
爾
全
家



惠
民
奶
粉

說理明

A 字惠民奶粉成分與最上等鮮乳相等宜八月以上之小孩及成人食用

B 字惠民奶粉是減少脂肪的奶粉宜八月以內之嬰兒但成人胃弱者亦相宜

嬰兒胃力微弱脂肪若多不易容納故飼以 B 字少脂肪之惠民奶粉最為相宜

小兒八月以上體力漸充所需脂肪漸多故宜用 A 字惠民奶粉而不應用普通乾牛奶因其滋養成份缺少故也購者宜慎之

各埠商店藥房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五號

華商惠民奶粉公司啓

本公司為美的商店。故一切貨品。多極精美。計有三
大項。足令人愛不忍釋者。

○香膏 有紫羅蘭玫瑰丁香茉莉等多種。搽之玉肌之上
。柔潤芬芳。兼而有之。

○夜光像夜光花 此為巴黎俊物。
巧妙可愛。夜間置黑暗中。自能發光。

○磁像 皆巴黎名師所製
。多裸體美人。肉色與
真者無異。盡態極
妍。栩栩如
生。

漢上海靜安寺路

電話西六二二三五號

鍾靈印字機

機件簡單。攜帶便
利。底稿任用毛筆鋼筆
等。作書或作畫。筆畫明
晰。用墨極省。每一底版可印
萬張以上。隨時隨地皆可印刷。
且價格低廉。每架大小不一。附件配
齊。售銀自十餘元起至三十餘元止。

香煙 龍金白

翻若驚鴻
宛若游龍
舞餘休息
吸白金龍

舞



南洋烟公司出品

No. 885

紫羅蘭第三卷第二號目次(一)

圖畫

曼殊上人紀念號

曼殊上人遺像之一

曼殊上人之墓

曼殊上人遺像之二

曼殊上人爲柳亞子夫人畫扇

曼殊上人遺畫之一

曼殊上人遺畫之二

曼殊上人遺畫之三

曼殊上人遺札

文字

曼殊上人示寂十週紀念

感舊詩……………姚鶴雛

曼殊憶語……………周瘦鵑

年華風柳……………顧悼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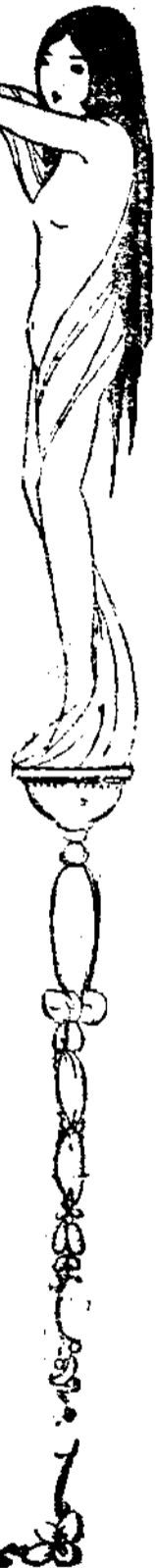
已嫁的戀人……………江紅蕉

蘭韻集……………鍾眠雲

落霞……………范烟橋

美國兒童的電影熱……………張碧梧

島……………周瘦鵑





(二) 次目號二第卷三第蘭羅紫

禊湖之行……………鄭逸梅

通信難……………廖國芳

金碧小志……………唐梅溪

亞森羅蘋最新奇案

英王的情書……………周瘦鵬
張碧梧

虎穴情波……………漱六山房

第二章 好夢如雲春心融繡榻
柔情似水梅影試新書

荊棘江湖……………姚氏哀

第十八回 疑雲疊疊半夜客來虛驚飽受
竊案重重一朝人去未已隱憂

婦女之樂園

春之夜……………王髮雲女士

可憐的朋友……………Tilly

勞工慘史的一幕……………朱恨波

情海淚……………胡鳳華

翠樓新詞……………陳翠娜女士

時和新記昌

開設上海英大

大森



馬路盆湯弄西

◎ 色色時新之時新昌

時新昌為南京路著名商店之一。凡士女之愛好修飾者。無不知之。亦無不樂為時新昌之主顧。

時新昌搜羅中外各國綢緞呢絨花邊禮服西裝繡件以及一切化妝物品。無不應有盡有。以供一般士女之需求。其優點何在。即在時新二字。惟其色色時新也。故營業亦日見昌盛。

愛好修飾之士女。欲得滿意之貨品者。忽忘色色時新之時新昌

(電話中央三一六四號)

紫羅蘭畫集



△曼殊上人遺像之一▽



△曼殊上人之墓▽



曼殊上人紀念號



△曼殊上人遺像之二▽

△曼殊上人爲柳亞子夫人畫扇▽



曼殊上人紀念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月一日
 上海法界四馬路
 佛學書局發行



◁曼殊上人遺畫之三▷

△曼殊上人遺札▽

楚儻亞子少屏三公無恙否別後膝卧升山
 晨抵長崎始覺不圖疲倦至於斯極也
 晚上趁急行車後日二時可自再家沿途
 柳眼花鬢各無聊賴小住彌月即還天
 涯何處無風雨海上故人母君為念曼殊
 書於紅曉二肉約片黃魚之畔



華成煙公司出品



有美
無麗
不臻
固備



華成煙公司出品

▲ 廉奇價定 傳爭口萬 ▲

開設
南京
路
球
場

老九章 綢緞局

無論新舊主顧一經購買無不交口相譽真正便宜實事求是之減價於顧客方面有莫大之利益



▲ 今後之老九章 氣象一新 不同往日
改革營業辦法 特別優待主顧 請來嘗試

★ 策政大四之後革改 ★

精選貨料 訂正尺度
削減售價 按月清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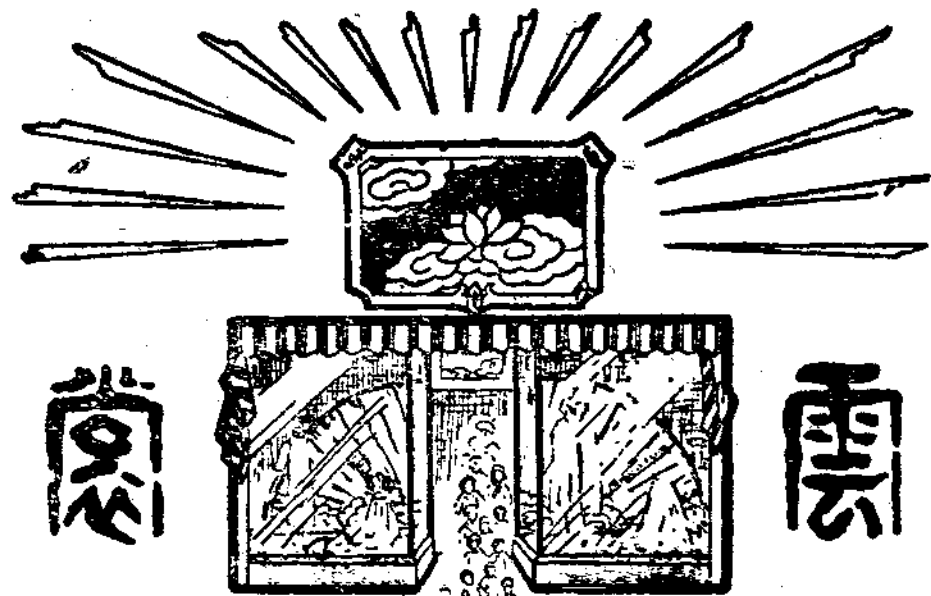
力華綢緞西店



地址 上海南京路中
 電話 中央六五三二號

新開 明華 綢緞洋貨 商店 佈露

本商店為順應社會潮流
 供給社會需要一洗綢緞
 洋貨業陳陳相因之積習
 作新的發展採辦花色綢
 緞運輸歐美洋貨品質精
 益求精花色盡善盡美花
 邊綉貨有美皆備採用薄
 利制度定價比眾便宜茲
 已賃定南京路石路西首
 改建三層樓大商場一俟
 工程告竣即行開幕謹此
 露佈



雲裳公司的衣服

是最漂亮，最別緻，最公道

穿了十分美麗，十分動人

買了十分滿意，十分高興



靜安寺路一二二辛
 斜橋電車站
 電話西五二九

蜜月第三朝

「蜜月蜜月。真是不錯。我在這蜜月第三朝上。就覺得寸寸光陰。其甜如蜜咧。」

一對年少貌美的男女。相偎相依的坐在華安八樓餐廳的一隅。在那裏喁喁軟語。瞧他們倆親密的神情。分明是一對美滿的新夫婦。以上的幾句話。是那男的說的。

那女的柔聲答道。「我們倆經了一番苦辛。結成良緣。自覺得這蜜月的滋味。分外的甜蜜了。」

「我們雙棲在這華安高樓之上。暮暮朝朝。真好似住在天堂中一樣。我們不妨規定每天在八樓餐廳中午餐。每晚到樓下雪

園中去用晚餐。這兩處烹調之美。不可多得。恰合我們倆的口味。喫的住的。既這般舒服。也不辜負這美滿的蜜月了。」

那女的悄悄地说道。「你不要只顧全了喫和住兩個問題。還有一箇更重要的問題在著。我們度過了蜜月之後。分頭出去辦事。還該給我們年老和身後打算。方可後顧無憂。」

「那容易得很。我們只須向華安合羣保壽公司保了壽險。他們章程很完美。對於保戶十分優待。我們便可後顧無憂咧。」

這時女的十分滿意。儘偎在男的身上。無線電機中樂聲歌聲正朗朗地響著。送來一闕情愛之曲。分外的動聽。



◎◎◎◎ 第二箇西湖

錦綉般的西湖，誰不欣慕，崇尚！所以俗稱：『上有天堂，下有蘇杭』。

都錦生創作的絲織風景，西湖名勝，有美俱備，買來，點綴室內，包管滿目勝景，萬般綺麗，那不像第二箇西湖麼？

杭州
都錦生絲織廠滬行

上海北四川路十二號（電話北四九六三）
總廠杭州艮山門車站

分發行所 杭州新市場花市路六十九號

（電話西三三二二）

華新公司

◎春光好

大好的春光。已在我們的眼前了。不上幾時。眼見得桃花紅了。楊柳綠了。一切琪葩瑤草。都爛爛熳熳的開了。春姑娘裝扮得好美麗啊。

我們在這大好春光中。眼瞧着大地上事事物物。都很新鮮。很美麗。那我們對於裝飾方面。也應當力求新鮮。力求美麗。

你要求裝飾上的新鮮與美麗。非上南京路華新公司不可。因為一到春季。華新公司採辦了許多極新鮮極美麗的春季貨物。男女新裝。分配各部中。供你的選擇。并且定價克己。招待周到。定能使你十分滿意。

華新公司附設的華新理髮廳。是上海最精美的理髮所。裝飾雅潔。設備周全。技師手段很高明。并請醫家檢驗用具。注重衛生。這是別家所比不上的。

△書中自有顏如玉 △書中自有黃金屋

這兩句詩句讚美「書」的妙處。可算得至矣盡矣。美人和華屋。那一箇不想兼而有之。然而力有所不及。也是無可奈何。唯一的慰情之法。就可向「書」中求去。因為「書」中自有顏如玉和黃金屋在著。使你精神上得到安慰。比了物質上的安慰勝似萬倍咧。但是古今來的書浩如烟海。不容易一一看到。單以人人所愛看的小說一類而論。也就如汗牛充棟。不可勝數。要出了錢去買。那裏買得盡許多。便是經濟方面。也耗費太多。好了好了。如今卻有一箇與人方便的羣書瀏覽社出現了。備了巨萬資本。搜羅古今小說筆記傳奇演義種種的雜書。以供愛書者之瀏覽。只須出一筆很小的社費。便可享很久的權利。機會難得。請大家快快入社。社址在二馬路新聞報館隔壁弄內慶和里十號（電話中央四一八七）章程函索即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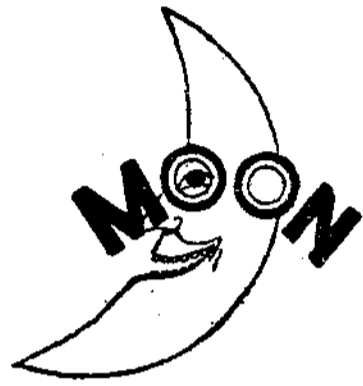
名譽社長 周瘦鵑

介紹人

天虛我生 包天笑 嚴獨鶴
陳冷血 袁抱存 周南陔

諺云：三分貌，七分粧，可知粧飾，關於
 人身美觀，佔很重要地位。今日呢——尤其
 覺得是不可少的一回事了！
 本公司應仕女們的需要，產生已逾兩載，
 專售名貴裝飾珍品，日新月異，凡得着如
 花似玉的裝束，無不具買得本公司精美飾
 品的代價，本公司立在仕女們的研究範疇
 間，地位確佔很重要！
 現在本公司除賣花邊和各種時新飾品外，
 更擴充連後洋房三所，新設有美術家主持
 的新裝創製部，優美男女理髮廳，踏進門
 ，利那間，不獨使觀瞻可煥然一新，即對
 於各類裝飾，亦可滿意而歸，可敬的仕女
 們，在這箇春光明媚的當兒，不忘西子湖
 濱遊春色，還望駕臨綺華觀新裝！

地 址 南 京 路 虹 廟 對 面



北四川路老
靶子路北首

月宮

營業時間自下午
七時至晨三時

「上海」到

紫羅蘭是雜誌中的霸王

去消此永

月宮有悅目的裝璜……優美的

夜音樂可稱獨

音樂最可口的西餐……特

有美麗舞女伴君仙

態艷麗的舞女春

舞地點在「月宮」樓下

光明媚……到月

營業時間晚九時至明晨七時

宮來跳舞大

THE FLYING BAT.

有飄飄欲

上海跳舞場



概仙之

戲劇月刊徵文



人無論智愚。未有觀劇而不色喜者。天性然也。劇之種類至夥。然最普遍。最受社會歡迎者。厥惟亂彈。(即皮簧劇)故武家坡瓊林宴等劇。幾於人盡習之。第考其板眼。腔調。韻味。字音。又覺百無一是。所謂易習而難精也。故非有深刻之研究。不足當識者一顧。即觀他人演劇。亦必具相當之戲劇知識。始獲享充分之愉快。勢固然也。同人有鑒於此。用是有戲劇月刊之輯。以討論亂彈為主旨。旁及崑曲。秦腔。大鼓。小曲。影戲等項。所恨同人之知識有限。戲劇之精義無窮。敢祈海內名宿。顧曲先知。廣賜鴻文。匡我不逮。內容分「戲談」「伶評」「戲曲沿革」「歌場掌故」「伶界逸聞」「名優小史」「劇本」「樂譜」數門。有以此項文稿見惠者。任何體例。均所歡迎。每千字酌酬一羊至三羊。以答雅意。不願受酬者。請於稿末註明。

上海姑蘇路
大東書局 戲劇月刊社 編輯主任 劉豁公 啓

高亭唱片 · 為唱

片中之霸王 ·

音調正確 · 聲響高朗 ·

家庭備之 ·

如與諸名伶聚首一堂 ·

南京路心聲公司均有寄售
福州路洋洋公司



高亭
唱片

同昌飛馬牌

解決民生的四大要素

衣食住行。是人生的四大要素。但是我們在這青天白日的黨旗之下。這行字尤其是要節省。衛生。自由。平等。方纔切合這民生主義。要解決這箇問題。惟有去買一九廿八年的同昌飛馬牌腳踏車。非但切合民生主義。得着節省。自由。衛生。平等。的效果。而且質堅式精。價廉耐用。無論軍政工商學各界無不相宜。請同志們一致提倡。



另有分期付款
樣章承索即奉



總行上海南京路分行漢口南京

謹防假冒



註冊商標

◎ 你家裏有夫人麼？

你家裏有夫人麼？

你有了夫人，可要隨時使伊快樂麼？精神上的快樂即使有了，也少不了物質上的快樂。

「物質上的快樂是甚麼？」你一定要苦苦的想。

來！我和你說：「你伴著

尊夫人，到上海鼎鼎大名

的**老介福老九綸**

大綸大盛四大綢

緞莊去，多剪些衣服

給伊，定能使伊十分快樂

伊綽綽約約的容貌；纔不伊娉娉婷婷的身材。伊穿了既很快樂，你看了也自滿意。



；使你十分滿意。因為這

四大綢緞莊的衣料

，花樣最新鮮；質地最堅

實；價錢又最便宜。」

穿了**四大綢緞莊**

花團錦簇的衣料，纔不負

英二馬路
河南路口
英大馬路
石路西首

老介福
老九綸

英大馬路
拋球場口
英大馬路
畫錦里口

大綸
大盛

凡為父母者

均有關係請細讀之



並希將此篇告白貼于醒目之處如是則貴府中之嬰孩或友人
之兒女偶或驟然染恙遂有良法以拯救之茲將北京實業家謝
修荃君所親歷者刊佈于下部人所生一子甫生數月身體正弱
時常吐食吐乳發燒作冷不思飲食晝夜啼哭面黃肌瘦已成疳

謝修荃君公子

癆之症經王軍長舉薦試服嬰
孩自己藥片詎料服後立見成
效小兒日見強健現下茁壯肥
美皆藥片之奇功也特修寸楮
以鳴謝忱若閣下及隣居之小
孩有疾病或不舒適等狀有見
識者定必投以嬰孩自己藥片
可也蓋已曾救治千萬小孩之
患疾病軟弱者矣嬰孩自己藥片
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醫局函購每一瓶大洋六角
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收用郵票請認明韋廉士醫生藥局
之出品方不致悞



曼殊上人示十紀 殊人寂周念

△感舊詩

感舊詩

姚鵠雛

曼殊大師示寂後十年。瘦鷗將爲撰專刊以永紀念。函來索文。拉雜成此。與海上文社絕緣。亦幾十年。筆翰荒落如此。大師有知其念我邪。

十七·四·十五· 鵠雛在金陵

埋骨青山已十年。蘇堤柳老不飛綿。祇從遺墨尋身世。斷雁零鴻總偶然。

所著斷鴻零雁記。刊太平洋報時。楚僧安如樸。安寄塵皆在社中。

余識大師以是時始。後論者多以此作爲大師自道身世。然寓言

十九。固亦未可盡執迹象也。

鬢絲禪榻別君時。萬里投荒我有詩。錄到南風欄檻句。此情惟有鐵崖知。

一▽



南京圖書館藏

民七余適新嘉坡。走別君於法租界寓所。時君已病甚。余南行雜詩。有短後單衣渡海船。南風欄檻拂晴烟語。方最錄付日刊。而君訃音至。與雷鐵崖飲荷闌山。星洲山名中語及之。痛感無似。今鐵崖亦下世久矣。

浪迹陽狂託酒人。龍華黃葉倍情親。郵筒海外傳相憶。好我哀音祇損神。

民三四閒居雲間。時與劉三伉儷過從。痛飲黃葉樓中。一日得師海外書。詢見鷓鴣未久不聞此君。哀感頑豔之音矣云云。

奇事奇人信有之。本來世法任游嬉。泥沙脫手亡金齒。也比貂裘換酒時。

昨見柏烈武先生譚君在東時。售金鑲牙齒。換得雪茄菸一匣。事君襟懷開曠。視阿堵如泥沙。逸事甚多。不備此也。

故交雲合正新都。冠蓋京華事有無。祇有西山松萬樹。年年風雪不關渠。

三年前陳佩忍先生言將有西湖之行。為大師葬事有所營畫。計今幽宮當已完成矣。首都故人雲聚。葉小鳳林一厂邵仲輝姜可生沈道非劉季平于驥心朱宗良千秋墨時相譚譚均大師久要交云。

多感亦彌有可愛者在惜未獲與之一晤面一握手爲可憾耳今曼殊死十年矣五月二日爲其圓寂之十周紀念日前有玄玄君者爲文張之某報謂予夙崇拜曼殊不可不有所表示爰以五月出版之紫羅蘭中爲作曼殊上人示寂十周紀念以報玄玄兼示亞子社友甚盼其所纂曼殊全集早告厥成俾曼殊之絕藝長才得以永垂不朽焉

曼

殊上人亦南社社友與亞子楚僧善其詩中有一南樓寺懷法忍葉葉一題葉葉卽楚僧也楚僧文字中其道及曼殊者殊不多見僅見其在民呼報？主附刊時有一短記云曼殊自安慶來行去蘇州艤舟鄧尉但據山靈來告曰寒梅苞葩尙未華發恰好我筆事未闌沒閒逕去爲告花神遲開半月時當有一蠟屐踏雪人訪梅以來

性

恂先生先烈楊篤生先生之兄也二十年前嘗與曼殊共事湘中某校其所著錦笈珠囊筆記中有記曼殊一則亦足以傳曼殊焉文云香山曼殊居士姓蘇名玄瑛十年前與余同任湘中實業學堂講席除授課外鎮日閉戶不出無垢無靜與

曼

殊。上。人。夙。耽。禪。悅。嘗。手。譯。梵。文。經。卷。多。種。然。蓮。性。雖。胎。荷。絲。難。殺。蒲。團。貝。葉。間。仍。不。能。懺。盡。紅。禪。也。久。寓。扶。桑。與。彼。邦。名。花。百。助。眉。史。善。過。從。綦。密。燕。子。龕。中。時。著。亭。亭。倩。影。焉。往。歲。嘗。以。一。郵。片。貽。天。笑。前。輩。上。鐫。眉。史。調。箏。小。影。神。光。離。合。不。可。逼。視。璧。月。瓊。花。猶。不。足。以。方。其。明。冶。也。上。有。詩。云。無。量。春。愁。無。量。恨。一。時。都。向。指。間。鳴。我。已。袈。裟。全。溼。透。那。堪。重。聽。割。難。箏。又。詞。云。樓。上。玉。笙。吹。徹。白。露。冷。飛。珮。玦。黛。淺。含。顰。香。殘。棲。夢。子。規。啼。月。揚。州。往。事。荒。涼。有。多。少。愁。縈。思。結。燕。語。空。梁。鷓。鴒。盟。寒。渚。畫。闌。飄。雪。後。附。跋。云。余。嘗。作。靜。女。調。箏。圖。為。題。二。十。八。字。并。錄。雲。林。高。士。柳。梢。青。一。闋。以。博。百。助。眉。史。一。粲。日。來。雪。深。風。急。念。諸。故。人。鸞。飄。鳳。泊。衲。本。工。愁。云。何。不。感。故。重。書。之。奉。寄。天。笑。足。下。上。人。詩。稿。中。嘗。屢。及。調。箏。人。如。為。調。箏。人。繪。像。云。收。拾。禪。心。侍。鏡。臺。沾。泥。殘。絮。有。沈。哀。（嘗。作。風。絮。美。人。圖。寄。晦。公。廣。州。晦。公。寄。余。詩。有。向。人。風。絮。有。沈。哀。句。）湘。弦。灑。遍。胭。脂。淚。香。火。重。生。劫。後。灰。淡。掃。蛾。眉。朝。畫。師。同。心。華。髻。結。青。絲。（漢。元。帝。時。有。同。心。髻。頂。髮。相。纏。束。以。絳。羅。今。日。本。尚。有。此。風。）一。杯。顏。色。和。雙。淚。寫。就。梨。花。付。與。誰。又。寄。調。箏。人。云。生。憎。花。發。柳。含。煙。東。海。飄。零。二。十。年。懺。盡。情。禪。

空。色。相。琵琶湖畔枕經眠。禪心一任蛾眉妬。佛說原來怨是親。雨笠烟簑歸去也。與人無愛亦無嗔。偷嘗天女唇中露。幾度臨風拭淚痕。日日思君令人老。孤窗無那正黃昏。又調箏人將行。屬繪金粉江山圖。題贈二絕云。乍聽驪歌似有情。危絃遠道客魂驚。何心描畫閒金粉。枯木寒山滿故城。送君歸去海潮生。點染生綃好送行。五里徘徊仍遠別。未應辛苦爲調箏。以上諸詩殆皆爲百助眉史而作。佛家所謂色卽是空空卽是色者。非耶。

老

友胡子寄塵亦曼殊上人舊友也。上人之斷鴻零雁記一作卽由寄塵付刊。太平洋日報而其遺聞佚事亦多知之。往歲寄塵嘗有說海感舊錄之作。其記曼殊上人云。蘇曼殊並不是箇專門小說家。不過他做幾部小說都很好。大概他的小說裏都有他自己小影在裏面。我決不敢說他完全是實事。然隱隱約約總有一些是實事。他的畫他的詩他的小說都別有一種風致。有人說他的畫是融化中國畫和東洋畫而成的。實則他的畫在中國和南宋馬遠很相似。詩略近晚唐總之高逸有餘。雄厚不足。說他是東洋風氣也不爲過。詩畫如是小說也如是。就畫冊而論。

吳門道中聞笛擊舟金牛湖韜光聞鶻等幅爲佳因爲畫筆和情景恰恰相稱若衡山一幅但作一角未免太薄弱了我前年遊蘇州作詩數首中間一首云數家臨水不成村細雨輕煙淡有痕絕似曼殊當日畫羸驢破衲入吳門便是說吳門道中聞笛的一幅畫然不是吳門山水明媚也和他的畫不相稱了曼殊的生平見於章太炎所作的曼殊傳及柳亞子所作的曼殊傳但我再聽說有一件逸事是二傳中所不載的當曼殊病故之前有一皮包寄存在上海虹口某旅館中曼殊既死於某醫院無人能知道該旅館的名字所以這皮包便不可復得據云這皮包中所藏的多半是紀念品其中有一條手巾是他情人送給他的上面還有他情人的淚痕我認識曼殊在民國元年的冬天那時剛是太平洋報停刊的時候後來民國二年我在中華民報館裏見過幾回以後便沒有相見了曼殊的遺著小說有焚劍記絳紗記斷鴻零雁記慘世界共四種慘世界係署羸俄原著實則其中多鼓吹排滿革命的語半是曼殊杜撰的羸俄決沒有這樣的話此書出版頂早係在前清時現在泰東書局的翻印本改名悲慘世界詩歌有拜輪詩選潮音文學因緣英漢三昧集

燕子龕詩稿共五種遺畫有曼殊上人墨妙一冊

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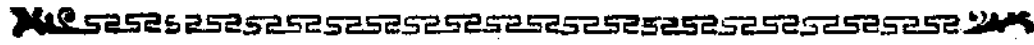
人南陔曩有綺蘭精舍筆記一卷亦嘗記曼殊軼事頗有爲吾人所未及知者是不可以不錄其文云蘇玄瑛號曼殊工繪事能文章以兒女情愛事棄家入空門然好啖不能茹素尤好食蘇州酥糖一日盡數十包曾載所作絳紗記或焚劍記小說中兩記爲藝林所稱允推名著其事蹟大半皆夫子自道然頗隱約其辭又好食糖炒栗子卒以腸胃病逝世病革時在寶昌路某醫院予往視兩次曼殊握予手謂身畔無一時計日夜昏昏不知命盡何時予解所佩錶贈之今憶其言可哀也又嘗醫生不善看護囑予交涉予出詢院長院長出糖栗三四包示予反責曼殊之不遵所戒私食禁忌之物此由彼枕畔搜得者猶望其疾之速效耶後曼殊移廣慈醫院適居覺生先生亦住此養痾與之鄰室予往視之聞覺生云其疾已不可治而畏死特甚予戲謂覺生設神話以慰之覺生乃走告夜來夢一神人如佛狀雲中宣言曼殊疾當速瘳予復爲子求福良久乃寤子疾必愈矣曼殊聞而大樂於衾中合掌謝佛及覺生其狀尤可憫曼殊初不能飲然流連歌酒亦所好也且隨着深情病中

猶殷殷詢花間消息。卽責予。謙客。予謂子病如此。不能赴宴。曷若不聞不問之。爲愈曼殊。謂不然。予於枕席呻吟中。使得予推憶諸友之豪情。亦一樂也。且予之不忘諸友。亦猶諸友之不忘予。故一箋之來。使予知子之真。不予棄也。其欣感。蓋十百倍於身受者矣。今憶其言。其狀尤足悲矣。憶民五時。曼殊在青島。與之游。勞山。汽車。半山。而止。復乘山轎。曼殊卽不勝其憊。怨言思歸。一步三嘆。游興爲之銳減。當時強之行。並迫其不許多語。而曼殊困苦之色。現諸眉宇。蓋其體力精神。內虧已甚矣。宿勞山下。宮夜半。曼殊忽喧呼。有鬼物擊其足。驚懼。竟夜予沉酣。獨不知同行者爲劉白先生。伴之。竟不能眠。亦奇事也。曼殊在青島時。日與覺生之夫人。日人萱野長知之。夫人及予以賭麻雀爲戲。席地而坐。予極苦之。而彼等悉樂。此不疲。日日迫予爲此。予每見居公。長女公子來呼。及彼等來呼。輒謂。宣佈死刑。久之。此語流行甚廣。傳爲成語。咸謂麻雀戲爲宣佈死刑也。願曼殊雖好此。而技甚拙劣。每賭必輸。惟百事均懶爲。而聞賭卽踴躍矣。曼殊之爲人。外雖和易。而內有僻性。故落落寡合。從事革命。多年爲諸偉人上客。嘗與予深談甚久。心中鬱鬱不得志。有生何爲而死。何遲之恨。

死後周年予與覺生梓琴諸公祭之廣肇山莊歸以兩律輓之時某年四月初也詩云一棺了此身微風動積塵寂滅長眠客淒涼後死人友朋猶有淚天地已無春漿酒甯嫌薄應知我輩貧其二歇浦花都老勞山夢亦奇那堪辭世日已是隔年期骨朽名空立心傷死恨遲斯言猶在耳多事輓君詩世之識曼殊者夥予拉雜書其軼事於此張靜江爲刻其遺詩且聞覺生欲葬曼殊於西湖云

曼

殊上人之墓在西子湖裏湖之側風物頗幽禱墓以石築作六角形墓前數武外有石塔一上鐫『曼殊大師之塔』六字其他三面書有『嗚呼此吾亡友曼殊大師之塔』廣東香山蘇氏子名玄瑛字子穀早棄冠服不忘宗國行脚萬里幼志一生博通藝文旁及語學其人生平此可知矣大師母爲日本人故嘗居日本歸國以還時時往省蓋雖捨家篤于倫紀其於朋遊彌勤信納有所不屑馳書力諍久而益敬衆所稱焉往與論交幾二十年最後之別歲爲丁巳大師遂于是歲五月遽告怛化年僅四十有口（尙未補刻）甲子五月友人爲築塔孤山之陰諸宗元乃爲撰銘林之夏書之銘曰終隱浮屠夙戀世湖藏骨于此可無慙于林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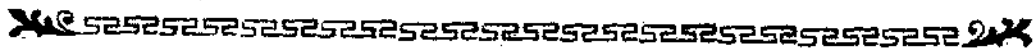


詠 雜 樓 紅

士·女·紅·娟·萬·

就○頻○叉○手○且○把○落○花○細○細○埋○	萬○卷○牙○籤○列○小○齋○酒○鐘○茶○籠○費○安○排○敲○詩○未○	事○憐○花○墜○半○是○惜○春○半○愛○才○	小○住○名○園○絕○點○埃○畫○船○繫○處○近○樓○臺○年○來○何○	到○無○窮○處○萬○里○名○山○水○面○浮○	日○暮○閑○情○上○小○樓○樓○窗○啟○處○畫○圖○收○江○天○看○	魔○頻○近○我○夢○中○得○句○自○天○然○	愛○收○竹○露○與○茶○烟○半○學○風○人○半○學○仙○且○喜○睡○	苦○穿○盡○竹○畫○橋○西○畔○嘖○流○鶯○	閑○從○花○下○對○棋○枰○姊○妹○頻○來○忘○送○迎○踏○盡○蒼○
------------------------	------------------------------------	------------------------	------------------------------------	------------------------	------------------------------------	------------------------	------------------------------------	------------------------	------------------------------------





△年華風柳

年 華 風 柳

秋 悼 願

春光明媚。又映眼簾。誦蘇曼殊年華風柳共飄蕭句。不禁動編人之感。因摘曼殊詩中字草成此篇。名曰年華風柳。

曼殊才華絕世。可算是南朝第一箇方外人。而年僅三十有五。悲涼示寂。世之崇拜曼殊者。莫不歎

惋。

柳亞子先生及其公子。無忌編輯的蘇曼殊年譜及其他一書。我

已買到一冊。細細閱。正符定公所謂累我千回帶淚吟已。

曼殊有一別字曰雪彥。年譜中未曾提及。可是柳先生忘卻麼。我

記得高天梅蔡哲夫二君俱有和

曼殊本事之作。標題曰和雪彥本事十章。刊登南社第一集。高詩載未濟唐詩集。蔡詩載有奇堂詩集。據此可以證明了。

曼殊畫我看見兩幅。一為葉楚

儉所藏分堤弔夢圖。太平洋報附張會付石印行極荒寒之致。一長

堤多垂柳。中天一月可稱逸品。又一幅係亞子夫人鄭佩宜所藏。團

扇一條堤一石橋六七株疏柳帶着風的樣兒。一扁舟兩燕子神情

▽



疏朗也是高品非帶着烟火氣者
所可近其他畫幅不知有多少添
畫柳條否即此兩頁略可證明曼
殊善畫柳吻合他的詩句然而他
終不免把年華共柳葉飄蕭而歸
於寂滅了

我年已逾曼殊而學佛十餘年
了無定力誦他的作品和想他的
為人那得不使我崇拜呢

曼殊的書法也很韶秀如好女
兒又像他自己畫的疏柳帶着風
的樣兒神情澹宕使人可愛看年
譜上登載他寫於紅燒牛肉鷄片
黃魚之畔的一封信給楚儉亞子少
屏三公的信可以相信了

雪亮的電燈下枯坐黃昏時候
展開年譜對他獅子國造象頂禮
一下恭題一絕

玉像造從獅子國性靈迴向
法華天應是沙恭達羅化魂
琦微妙此才傳

沙恭達羅為印度先聖毘舍密
多羅女即曼殊所崇拜而稱為莊
豔絕倫者也我意曼殊必為聖女
化身無疑不然那裏有亞子先生
所稱卻扇一顧傾城無色的作品
更那得如亞子先生所謂娉女盈
前弗一破其禪定也呢
復次我展到年譜中曼殊上人
摹摹本又題一絕

春山惹露千花媚
穠草芳鄰與小青
君復處百靈光怪水天長

復次記起沈尹默劉半農二君
弔他的詩寫他情性可算逼肖詩
亦甚好特錄於下

劉三來言子毅死矣

沈尹默

君言子毅死我聞情惻惻滿
座談笑人一時皆太息平生
殊可憐癡點人莫識既不遊
方外亦不拘繩墨任性以遊
行關心惟食色大嚼酒案旁
呆坐歌筵側尋常覺無用當
此見風力十年春申樓一飽

猶能憶於今八寶飯和尙吃
不得。

悼曼殊 劉半農

(一)這一箇人死了。

我與他，只見過一次面，通
過三次信。

不必說什麼神交十年，嗟
惜彌日，

只覺他死信一到，我神經
上大受打擊，

無事靜坐時，一想到他，便
不知不覺說可憐。

(二)有人說他癡，我說有些像，

有人說他絕頂聰明，我說
也有些像，

有人說他真率說他做作，
我說都像，

有人罵他，我說和尙不禁
人罵，

更有人說他是奇人，卻遭
了庸死，我說庸死未嘗不
好。

(三)只此一箇和尙，

百千人看了，化作百千箇
樣子。

我說他可憐，只是我的眼
光，

卻不知道他究竟可憐不
可憐。

(四)記得兩年前，我與他相見。

同在上海一位朋友家裏，
那時候，室中點着盞暗暗
的石油燈。

我兩人靠着窗口，各自坐
了張低低的軟椅。

我與他談論西洋的詩，
談了多時，他並不開口，只
是慢慢的吸雪茄。

到末了，忽然高聲說——
半農這箇時候，你還講什

麼詩，求什麼學問。
(五)猶是阿房三月泥，燒作未
央千片瓦，

這是杭州某人的詩句。

我兩人忽忽別了，他有信



已嫁的戀人

江·紅·蕉



他們在無可如何的環境中，另行娶妻了，另行嫁人了。但是他們純潔的愛情，還是存在。伊常常希望年齡快老，可以使人瞭解他們的戀愛，是甚麼一會事；他們的往還，可以公開，不致再被人禁止，訕笑，懷疑，把十幾年來避忌社會無理性的指責，不必像做賊一般的偷偷掩掩，可以自由談話，偕行遊息。

伊嫁了以後，深感到家庭的痛苦，不單是經濟的壓迫，舉動的牽掣，身體的束縛，都不是過着人的生活。伊也想盡力去戀愛丈夫，但是總容易使伊失望，這並不是因為已有了戀人深深佔據了伊心版的關係。伊的苦痛，大概是一般做人妻子都有的現象，伊想去訴諸社會，社會是不但不能援助伊，同情於伊，或者還會發生絕對攻擊伊的反動出來。伊因此感到戀人對於伊，是絕對可以和伊發生同情，所以寫了好幾封信給伊的戀人，並且還常常會會面，把一肚子牢騷，抓些給戀人辨辨滋味。

我的老友：

我南歸了以後，整天的都忙着家事，竟得不到一箇機會，寫一封信給你，真是十分抱歉，十分惦念於你！

△已嫁的戀人……

一▽

△已嫁的戀人………二▽

久的想到你家裏來走一遭，卻始終不能離開這牢獄式的家庭一步。偶然僥倖，得到了一箇出門機會，他又限時限刻的要我立即回家，我真不明白一箇女子嫁了人以後，這樣的不自由，比貓狗都不如！我那天趁的夜車，車中一夜不曾得到安眠，至今人還是昏昏沈沈，牙肉又腫漲了起來，並且出膿，總不肯痊愈。一身多是病痛，更比什麼多怨恨，一些也覺不到樂趣。

經濟的壓迫，當然也是一件極重大的事。他的父親，很頑固，不問兒子的收入，究竟有多少，常常去逼着兒子要錢；兒子被逼不過，便來逼我，我那裏來什麼撈什子呢？只有去秘密向母親設法告借；母親也沒有多少私蓄，大概陸續被我借得空空如也了，但是總不肯使我開了口而失望着走，總設法湊集二三十元給我帶回去。天下母親愛伊已出嫁的女兒，大概總是十分很戀的，往往情願自己省吃儉用，在兒子給伊的甘旨上節用下來，私下去窩給女兒，表面上固然是愛女兒，但是女婿也常常受到愛屋及鳥的恩惠。

我在母親那裏，借到二三十元回去，自問良心，是對得起他了；自信可以使他滿意了——固不必談怎樣憑藉了經濟的力量反而去壓迫他，不過至少可以使他因此而對我發生一些感動吧？但是他總還嫌少，十分的不愉快。他待父親，嫂子，都很優厚，獨獨對於我，是這樣的冷酷。我並不希望他對我的優厚，和人家的夫婦一樣，我只希望把待嫂子的來待我，我已十分滿意，但是他對我，只有經濟關係居多數，夫妻關係是很少。他的父親，他的嫂子，多有私蓄，但是他不敢去開一句口，暫借若干。其他可想而知——

現在各學校多已上課，兩箇姪子的學費，差不多要三十元，又須張羅了。一箇姪子是孤兒，由他栽培，那是

很合理的——但是其他的叔伯境況也不十分拮据，照理也應攤分一些——還有一箇姪子，父母雙全，每月也有八九十元進款，何苦也攔在自己身上，多加一份負擔？說他的好處，當然是仁厚；說他的短處，便是優氣。他自己對於經濟，真不會計算！

我的小孩子，衣服破了，要添一件布衣，都沒有錢，向他談起了，他總不理睬一句。小孩子一年年長大，是十分快的，前年的衣服，怎麼穿得上去？可憐小孩子現在所穿的，還是外祖母「催生」時候做的，再不做，真要裸體了。所以我一切事不能說，不敢想，想起了真心酸。

我借你的書，屢次想還你，但是沒有機會。現在我告訴你，你能不能寫一封信給我？這封信，明天想必可以達到你處，你在明天傍晚，就寫一封回信寄給我，我在禮拜五早晨十時左右，或者可以收到。

你的事情太忙，今年擔任幾處的教課，不知你什麼時候在家？讓我知道，可以得到機會，便來望你。

紫羅蘭缺了八期和十期，請你給我補兩冊來，再給我定一份錢，只好一併請你給我再墊付了吧，你總可以原諒我窮到如此地步，但是書總要看的，倘連書都沒有看，豈不悶死！

禮拜五我很盼望你的信，我真切的在這裏祈求！

尊夫人盛意可感，請你給我謝謝伊。小孩子西裝紙樣，一併奉上，也請轉交尊夫人，現在不能多寫了，再會吧！

祝你們伉儷納葦！

你的老友上

△已嫁的戀人………三▽

△已嫁的戀人……四▽

我的朋友：

今天我很快活，因為不會失望，收到了你這樣誠摯的信。不過危險沒有遇到，驚惶卻受到了一次。信來的時候，在餐後一時，我母親恰也來了。我們正在後院，僕人送信給我，伊問：是誰的信？我答：是蘿絲姊的信，我便拿張小照給伊瞧，總算支吾了過去，伊也不再問了，可是吃驚不小，我的心震顫得什麼似的啊！

你勸我的說話，我很感激你。我老實說吧，我現在這樣的環境，要是沒有你，我早已灰心，早已厭世了。我的孩子，本是抱來的螟蛉，雖然長得可愛，究竟沒有血統關係，無論如何，總不是自己的孩子。我和我的觀念，恰相反，你以多子為苦事，我正以膝下寂寞為恨，我要是自己的孩子不夭殤，便不致這樣的憂鬱困苦了。但是我對於生育，又絕對的不願意，又絕對的避免，我想生而不育，何必辛苦一場，所以停止工作。在萬不得已的時候，只有乞靈於「袋」，比較的還靠得住，不致於受孕了。別人家的節制生育，為的是多子之累，我的宗旨，卻怕的是生了出來就要死去，所以情願自己寂寞些。已死的孩子，在本月初四是遇歲了，要是還活着，那一週歲的孩子，是多麼的活潑肥大，如今想起，徒然多一回傷感。我聽着別人家的孩子，很感觸，我愈覺自己的命運惡劣。

你的「秀兒」很好玩了，可以送一張照片給我麼？你說把伊給我做乾女兒，很感激你的厚情，但是像我這樣的窮乾媽，小孩子不要怨麼，在伊長大了以後，伊是要有智識的呀？

你真的也要節制生育麼？你現在，已有三男四女確是很多的了。你今年還只三十多歲，生到五十多歲，真是子孫滿堂了。不過將來子女的教育費，就要使你擔負不了，也是一件苦事。你如真要節制生育，也不妨去買這種「袋」來應用，這種「袋」匣子蓋上有No. 10. 11. 12. 這箇字，並有兩隻手拉袋的圖樣，似乎很堅固，不會破裂的意思。OF藥房賣四元一打，比較的可靠一些，別處的，或是劣貨，難保無效。

可笑啊，我的婆太太，因我不孕，常常叫我吃藥，希望替伊生孫子，誰知我要生孩子，早已生了，何必等到今日？——我不情願白辛苦，所以想這法子來避姪。

照理，我們兩人之間，很神聖純潔的愛，不應談這類乎穢褻的床第之言。不過我們自問對得住自己，心地和魂靈，都沒有汙濁；況且大家的年齡也不是十七八歲，我也不是不會經過人事的懷春之女，談談又有何妨？

你遇見家嚴，究在那裏，我怎能猜得到？書畫會廳？章家麼？妓院子裏齊老伯宴客席上麼？大概總不外這三處吧？你何以秘而不宣，你能告訴我麼？家嚴對於你，是很契重的，我常聽見他和母親談起你，說你年少才長，我總暗暗的欣喜。

婦女慰勞北伐將士遊藝會，你去不去，我這裏票子很多，我們既沒人去，我也懶得出門，我可以送幾張給你。今天法國民主紀念，想必你也要去的，怎樣情形，盼你告訴我！我常想起前十年的今日，我們在棕枳樹下傾談的甜蜜，想不到今日的情形是如此。

△已嫁的戀人……五▽

△已嫁的戀人……六▽

你要我到你家裏來，我怎麼不躍躍欲試呢？我們分別了以後，有二年多了，我十分懷念你，常想和你晤談一次，但是我又怕事——他固然是絕對不能知道的，就是社會上，又那一箇可以原諒我們的心跡呢？他雖然上杭州去了，但是他料我一定在他旅行的時候，常要出門的，我偏要掙一口氣，他不在家，無論如何不出大門一步，死守着這老營，獄窟，我自信沒有一些勇氣，灰心到極點了，便在這樣的煩悶生活中，蹉跎着一世吧。或者等天涼些，小孩子可以帶出門的時候，帶着伊一同來吧。

承你夫人送給小孩子的衣料，已由楊家妹帶到，請你謝謝伊的厚意！但是我送些什麼給你們呢？他這幾天，暫不能回來，明天我仍盼你復一信啊！我的朋友，你自己保重吧，祝你們雙社！

友上

老朋友：

天真可惡！整天的雨，下不停。我這樣的苦命人，尤其困悶。出去又不成，牙齒又痛得要命，家庭裏偏又發生種種不如意的事，我真欲訴無門。我很想出去做做事，自信還不致掙不到自己的生活費，但是急切中又不易得到機會，真是無可如何。

近來他的脾氣，越來越壞，酒癮也越來越深，說既說不聽，勸也勸不醒，我是難受極了。前晚因為一件小事，竟想不到發生了大衝突。你常常勸我萬事忍耐，但是我再要忍耐下去，肚子要漲破了。我並不怨他的窮，我實恨他的不當我妻子看待，什麼事多交給他嫂子管理，什麼事都要嫂子核准，我怎忍得住這口氣？

不在上海，我也治過家，家用比現在要省到十分之六，我真不懂怎樣處理才算合法。我並不是嫉妬或眼紅這幾箇大錢，不過我想他很辛苦掙這幾箇錢，還東移西挪的鬧虧空，何苦還浪費，使他增加負擔，我偶而和他說起了，他罵我量氣小，我也灰心，不再多說，不過我自己的小孩子，事事也要嬖子來干涉，我卻不服氣。家事不管，說我吃閒飯，管着又說我多嘴，做人真難啊！婦女嫁人，好似唯一之目的，是生兒子，做姨太太的，生了兒子，往往母以子貴，我們做大家庭的媳婦，也缺少不得兒子——他四箇哥哥，多已生有兒子，兩老十分擡舉這四媳婦。我自己多病，生兒子這思想，早已死了，管你們瞧得起瞧不起，我不希望有子爲榮了。二嬖子三嬖子總算都生了兒子，但是教育費卻是我丈夫所擔任的，我以為這樣的生兒子，與沒生兒子有什麼兩樣呢？生兒子的當初，說句乾脆的話，還不是性慾衝動，其實「教育」才是最大的恩惠，你說是不是？

悶極了，把氣話寫給你瞧瞧，因爲無處可說。

祝你安好 你的不幸之友上

★ ★ ★ ★ ★

我的愛友：

我負氣出走，臨行所寄一函，想已收到。這幾天把一切放壞，什麼都不放在心上，只是遊玩，心裏稍覺舒暢一些。

昨天正午，遊莫愁湖。覺得這處很像西湖孤山的放鶴亭，不過荷池很大，香味馥郁，沁人心脾，可惜你不能

△已嫁的戀人……七▽

△已嫁的戀人………八▽

來；否則，同遊豈不很樂？

後來又到秀山公園，地約五十餘畝，很空曠，可惜無人管理，草長得比人還高，真可惜！下午四點鐘，到秦淮坐船，這些船，可和上海鴿籠式的一樓一底房子相比，而上海人所住的，卻及不到遊船十分之一，並且船價也不十分昂貴。——到晚只有二元半——河中售唱者，大鼓極多，每元可聽兩齣。

母親伴我玩着，要忘我忘懷一切，但是伊已上了年紀，也很辛苦，我想星期四，一準回滬了。

那時或有機會，可以一晤，省促寫此，不能多述。

菽，秣陵，

我的朋友：

許多親友，正在這裏解勸，但是我受盡苦楚，吃盡悶氣，無論如何，不願意再回去了。我自以為一條命，還值得活幾年，所以和他提出離婚；提出離婚，是救我的命，以後我能自食其力，似比做有名無實的主婦為佳。你不必為我悲憂，不必再多所勸止我，我的宗旨，是決定的了。

從前借你的書報，款子，琴譜，不日都可以奉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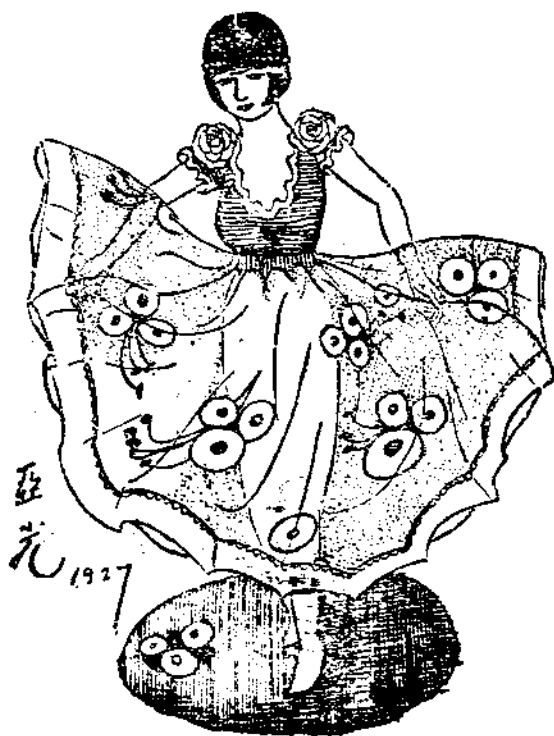
現在的交涉情形，過一天再詳細告知你。我想求你代我做一篇小說，使人知道世界上有這樣憂苦的人，也可以使人知道中國人家庭裏的隔膜，是這樣的不幸這次的事，父親和母親，都已允許，不過還未到正式發表時期，郝匡二君處，請暫守秘密。



連日以淚洗面，不堪回首，——並不是捨不得他的家所痛心的，葆抱提攜好久的孩子，一旦分離，心中和刀刺着一般，雖然不是自己親生的，總究已懷抱着好久的了。

手顫不能多寫，再會吧！

菽和淚上



△已嫁的戀人……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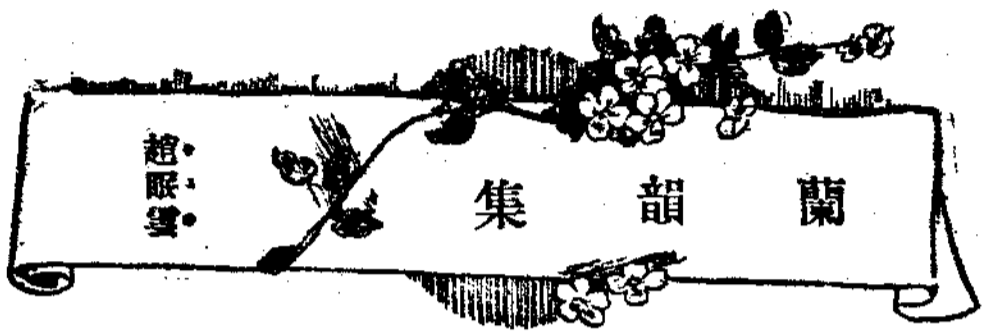


小說家小說材料的來源

廖國芳

- (一) 男女的褲襠裏
 - (二) 殺人如麻的戰場上
 - (三) 情人的書信裏
 - (四) 盜窟匪巢
 - (五) 名山勝地
 - (六) 外國人的屁股眼裏
 - (七) 書箱裏
 - (八) 三墳五典裏
 - (九) 垃圾堆裏
 - (十) ……
- (性慾派)
 - (非戰派)
 - (戀愛派)
 - (社會派)
 - (寫景派)
 - (帶着外國屁的臭氣的譯著派)
 - (慣做偷竊生活的抄襲派)
 - (硬要把古文做小說的桐城派)
 - (永不成功的四不像派)





△蘭韻集

臨○桂○魁○兆○菴○字○蘭○泉○與○鄰○縣○汪○
 女○士○韻○書○同○學○於○某○大○學○歷○三○年○
 而○益○相○友○善○論○性○情○性○情○同○焉○問○
 志○趣○志○趣○合○焉○考○學○業○成○績○學○業○
 成○績○又○不○相○上○下○焉○彼○我○之○愛○心○
 心○相○印○矣○既○先○後○畢○業○各○奔○走○社○
 會○事○遂○情○密○友○為○介○紹○而○成○婚○禮○
 人○莫○不○慕○之○愛○之○所○謂○一○對○璧○人○
 者○良○無○愧○焉○蘭○泉○將○有○京○師○之○役○
 韻○書○則○辭○去○其○某○校○職○務○伴○之○入○
 京○既○又○同○為○海○東○之○游○韻○書○工○寫○
 生○書○所○至○圖○其○特○殊○之○風○景○或○壯○
 美○或○秀○美○幾○於○無○美○不○備○焉○蘭○泉○
 又○一○一○為○之○題○詠○友○人○見○之○慙○
 其○印○行○於○世○以○公○同○好○謂○是○夫○婦○
 合○璧○之○集○尤○為○珍○貴○版○出○而○洛○陽○
 紙○貴○可○預○料○也○抑○若○夫○婦○其○趙○文○
 敏○管○仲○姬○再○世○乎○蓋○其○因○才○藝○而○
 為○人○豔○羨○也○如○此○既○而○同○歸○故○鄉○
 又○一○年○而○蘭○泉○重○蒞○京○師○川○韻○書○
 不○能○結○伴○同○行○以○母○病○也○初○約○母○
 病○愈○即○來○京○中○乃○沈○沈○半○載○不○見○
 痊○愈○韻○書○有○弟○猶○幼○不○能○奉○母○而○
 父○在○南○洋○羣○島○經○商○已○納○妾○別○立○
 門○戶○久○不○歸○老○夫○婦○已○成○睽○隔○之○
 勢○且○韻○書○父○之○得○至○南○洋○也○曾○藉○
 韻○書○母○之○力○以○厚○奩○變○易○銀○錢○為○
 資○本○者○今○經○商○獲○利○而○負○其○妻○妻○
 既○傷○於○心○韻○書○雖○以○父○亦○未○嘗○不○
 恨○之○也○以○是○母○病○迄○難○愈○蓋○精○神○



受○傷○非○僅○僅○風○火○燥○溼○之○外○感○已○
 也○蘭○泉○之○再○游○都○下○也○意○在○覓○官○
 某○總○長○有○女○公○子○者○交○際○花○也○一○
 見○蘭○泉○遂○傾○心○焉○願○知○其○結○婚○有○
 年○商○諸○父○欲○令○蘭○泉○離○異○前○妻○而○
 與○之○結○婚○因○以○官○為○市○蘭○泉○不○願○
 則○冷○落○京○中○絕○無○生○氣○幸○某○女○公○
 子○時○來○慰○藉○且○助○以○旅○食○傳○舍○之○
 資○頗○感○之○蘭○泉○常○與○韻○書○通○訊○既○
 問○岳○母○疾○又○叩○其○有○無○行○期○一○日○
 偶○將○某○總○長○之○女○公○子○若○何○交○際○
 并○思○離○開○我○夫○婦○而○為○奪○婚○之○舉○
 亦○樓○及○焉○書○既○發○而○悔○之○恐○韻○書○
 早○疑○轉○念○夫○婦○愛○情○如○此○諒○無○嫌○
 猜○孰○知○得○韻○書○復○書○竟○提○出○離○婚○
 之○語○謂○他○無○關○係○因○家○母○年○未○老○
 而○病○廢○在○床○弟○尚○幼○不○能○侍○奉○且○
 須○讀○書○反○哺○之○責○我○當○任○之○且○母○
 病○據○醫○言○須○帶○疾○延○年○殆○非○一○二○
 載○或○二○三○載○所○可○望○其○回○復○原○狀○
 者○故○我○願○常○年○事○之○如○前○清○官○員○
 之○告○終○養○而○已○他○無○事○故○而○又○適○
 聞○君○已○為○人○屬○意○且○有○得○官○之○望○
 前○程○遠○大○境○遇○甜○蜜○毋○為○我○一○人○
 所○阻○書○到○不○必○復○即○以○此○為○鐵○證○
 可○也○蓋○韻○書○感○於○父○之○棄○母○而○又○
 誤○會○蘭○泉○有○諷○之○離○婚○意○遂○憤○而○
 出○此○惟○不○與○母○知○恐○益○傷○母○心○也○
 蘭○泉○得○書○披○讀○手○顫○涕○下○讀○竟○廢○
 書○而○歎○曰○人○生○不○及○百○年○富○貴○等○
 於○朝○露○自○問○吾○生○豔○福○已○不○薄○而○
 猶○貪○不○知○足○欲○兼○有○風○塵○庸○福○實○
 自○誤○也○於○是○以○快○郵○復○韻○書○極○言○
 無○有○貳○心○指○誓○天○日○且○謂○即○日○南○
 旋○願○夫○婦○相○守○終○老○雖○布○衣○蔬○食○
 而○林○下○之○福○於○願○足○矣○遂○料○理○行○
 裝○越○三○日○而○出○京○忽○忽○一○去○某○女○
 公○子○處○并○未○辭○別○後○某○女○公○子○語○
 人○襲○蘭○泉○蓋○薄○倖○負○心○人○也○蘭○泉○
 出○京○前○一○日○又○以○電○報○說○明○行○期○
 以○慰○韻○書○也○韻○書○雖○出○一○時○憤○激○
 既○而○亦○以○為○蘭○泉○萬○不○至○是○頗○有○
 悔○意○及○得○快○郵○電○報○乃○知○確○係○已○
 之○誤○會○而○嫌○疑○芥○蒂○早○已○渙○然○冰○
 釋○矣○蘭○泉○既○歸○與○韻○書○相○見○韻○書○



則曰我前書戲君耳又何必忽促
出都蘭泉曰君既不能北來吾日
夕思歸耳韻書曰君在都亦不寂

莫何云日夕思歸蘭泉淚下曰幸
勿再以戲言激我韻書見狀後亦
不再提前事遂為夫婦如初聞蘭

泉將以所為詩詞暨韻書畫冊同
印行世名為蘭韻集云
* * * *





室 作 著 時 臨 的 家 說 小

芳 · 區 · 廖 ·

- (一) 廁 所
- (二) 浴 堂
- (三) 孤 山 野 寺
- (四) 公 園
- (五) 火 車 中
- (六) 船 艙 內
- (七) 茶 樓 酒 館
- (八) 旅 舍 內
- (九) 床 頭
- (十)



落霞

范煙橋

我們讀到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便覺得唐詩「夕陽雖好近黃昏」很有深意足以使我們得到一種悵惘和惋惜常那斑斕的「天半朱霞」給殘照映射着何等美麗真像雜事秘辛說的「豔射不能逼視」美人是

天地間的尤物雲霞不是天地間的尤物嗎美人易老彩雲易散歸宿也是一樣所以我們看到一片朱霞從天空中緩緩墮下至於化散無異玉碎香消怎麼不悵惘和惋惜呢

咳爲什麼別的名字不取卻取霞字做名字呢因爲他是箇世家子弟錦夜玉食和住天堂一般老天的格外湊越給他一副粉裝玉琢的面龐兒和女孩兒家相似不要說別人見了歡喜連他自己也是顧影自憐暗暗得意因此他們在字典中揀一箇華豔高



△落霞

▽

潔的霞字做他的別署

我們在宗法社會裏應當稱他霞先生但是從嚴格的批評眼光裏瞧去卻只能稱他霞君霞君在十年前正是他燦爛可觀的時期他因着不愁飢寒也不用讀書尋煩惱只消粗識之無已足夠消遣了他唯一的消遣便是唱戲在恬熱柔軟的蘇州人總是唱昆曲的相宜可是霞君卻不喜這箇去學京戲凡是破落子弟都是很聰明的他自然也得到老天一點賦與仗着吹彈得破的而鬮兒加了嬌滴滴的喉嚨不是現成的一箇青衣角兒麼朝斯夕斯比什麼都認真不久就譽滿伶國那些玩票的稱讚他還不希罕連戲園子裏歲戲喫飯的老伶工也許他是後起之秀這不他已到了成功的地位了麼可是他的家裏爲了世家的老招牌不能任他如此胡鬧雖沒有請家法板出來卻已對他噴有煩言了霞君

已沈醉在戲劇的酒裏了寧可冒家庭的大不韙依舊勇猛精進始終不懈不到一年就在紅氍毹上玩了好幾次的票並且玩一次票博得一次盛大的采他怎麼不得意呢

他常和許多伶工往來眼見他們整千整百的包銀向袋裏塞比什麼職業都賺得起錢這公子的頭銜難混一頓飯喫要他幹麼他的朋友也慫恿他道「像你的扮相你的喉嚨就是戲差一點也得入原諒況且你又是很有功夫的呢倘然你下了海怕不壓倒一切」他聽了怎麼不動心經過若干時間的浸淫激刺終於把他拖下了無邊無際的戲劇之海裏去了或者說這箇海是藝術之海或者說他是苦海任着人們的觀察罷

他先在上海的同舞臺演一箇月門前掛着紅紙金字的牌「霞君」兩字從包圍着的五色電燈裏



反。射。到。路。人。的。眼。簾。上。誰。都。要。行。一。箇。注。目。禮。的。不。認。得。他。的。以。爲。同。舞。臺。又。請。到。了。一。箇。唱。青。衣。的。角。兒。不。知。道。色。藝。如。何。中。間。便。有。人。去。覓。眼。皮。上。的。供。養。有。的。知。道。他。來。源。的。少。不。得。嘆。一。口。氣。道。『。未。免。玩。得。太。厲。害。了。太。不。替。他。祖。宗。留。面。子。了。』。這。些。人。那。裏。還。肯。去。看。他。演。戲。但。是。究。竟。不。認。識。他。而。想。一。驗。海。報。所。鋪。張。的。虛。實。的。人。占。多。數。因。此。天。天。客。滿。戲。園。子。的。老。班。笑。得。口。都。合。不。攏。來。到。了。月。底。八。百。塊。錢。的。包。銀。一。絲。不。少。他。心。想。一。輩。子。公。子。的。招。牌。背。在。身。上。到。了。頭。白。老。死。那。裏。掙。得。到。這。許。多。錢。來。我。就。不。要。這。家。庭。了。

上。海。是。箇。什。麼。地。方。戲。園。子。又。是。箇。什。麼。地。方。霞。君。到。了。上。海。的。戲。園。子。裏。何。異。一。匹。白。布。丟。在。染。缸。裏。呢。種。種。不。良。的。引。誘。把。他。脆。弱。的。心。迷。蒙。住。了。嫖。賭。喫。著。那。一。樣。不。喜。好。在。手。邊。有。錢。何。妨。寫。意。寫。意。

△落 體.....

但。是。別。的。沒。有。什。麼。要。緊。到。了。阮。囊。羞。澀。的。當。兒。自。會。遠。而。避。之。的。只。有。阿。芙。蓉。這。東。西。最。可。惡。一。沾。染。了。就。像。濕。手。捏。乾。麵。粉。急。切。那。裏。擺。脫。得。來。並。且。在。戲。園。子。裏。又。是。做。的。夜。工。唱。壓。軸。戲。更。晏。非。得。一。兩。點。鐘。不。能。卸。粧。那。時。候。從。冷。靜。的。昏。夜。裏。驅。車。還。他。的。寓。所。自。然。感。到。疲。困。而。需。要。一。種。興。奮。了。還。有。他。的。夥。伴。十。箇。有。八。九。箇。吸。阿。芙。蓉。的。覺。得。吸。了。以。後。精。神。抖。擻。就。是。唱。起。來。也。有。勁。他。自。己。也。盤。算。過。譬如。每。天。喫。三。四。塊。錢。大。概。也。不。要。緊。罷。但。是。他。沒。盤。算。到。以。後。連。三。四。毛。錢。的。阿。芙。蓉。也。喫。不。起。呢。

在。上。海。唱。了。幾。箇。月。又。到。杭。州。去。唱。那。西。子。湖。邊。果。然。知。音。者。少。所。以。更。容。易。對。付。大。家。都。承。認。他。已。經。走。紅。了。他。那。裏。想。到。這。西。子。湖。邊。有。過。一。箇。大。澈。悟。者。說。過。『。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的。話。他。那。裏。明。白。『。華。年。易。逝。』。的。道。理。呢。他。只。管。拚。

三▽



命的唱博得片時的榮譽可憐人家喝采的聲音稀薄一點他歌唱的聲音就振起幾分把一箇天賦的宛轉珠喉硬生生大打擊一下頓如有裂痕唱起來使不出勁中國沒有保險險的公司並且沒有專治歌喉的醫生看他一次壞一次終于力竭聲嘶那裏還像一箇鳥也似的青衣呢連唱小生也不可能了咳。嬰哥雖是啞巴卻還能把他美麗的羽毛博得衆養者的欣賞獨是唱戲的沒了嗓子至多充跑龍套罷了那裏還能得到八百塊錢一月的包銀總算老班賞臉還喚他充配角門前紅地金字的牌子早已撕箇乾淨只剩每天所印的戲目上還有四號字排着一霞君一二字躲在別人的肩下除掉看過他的還注意他悼惜他此外誰肯把正眼去瞧他咳。這時候實在已經是日落掩蔽的時候了霞君的精神早已像彩雲一般給冷冷天風吹散了。

「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人生都可以作如是觀。霞既然成了伶國的落伍者那裏還有掙扎向前的能力就是他。用盡心力那狂風驟雨駭浪驚濤結着影來阻撓他他只有。一步步的退下來不久竟被擠於戲園以外雖是他還有兩隻手可以拉着胡琴做名花的襯葉可也沒有人要他以前說他拉得怎樣純熟好聽現在索性說他脫頭落板什麼都不濟了除非他提着胡琴立在十字街頭拉拉小調或是過門或者可以向沿街的店舖討幾箇錢但是他那裏肯究竟他還不至如此墮落罷總算有幾箇公子哥兒喜歡玩票的招他去教幾齣戲給他一天三餐維持他的生命實在他的生命已只存一線了。

★ ★ ★ ★

去年的冬天那些公子哥兒玩得起勁要把處女作彩排了秋雲主人的一齣玉堂春是霞君所指導。

的登臺的時候恐怕着慌失措特地去拉胡琴好叫
他膽大那時霞君爲了要戒除這阿芙蓉癮身體很
疲乏爲了天冷衣薄兩踵又生了凍瘡一步一顛的
走出門來那些認識他的都是很感慨地指點着
他說道「這就是六七年前在同舞臺掛大牌子的
霞君啊如何一寒至此」他隱約有些聽得頭也不
迴只是側着身子坐下理那飽經世故的胡琴說也
奇怪倒羅的人一舉一動都有些靈氣的他又不是
第一回拉胡琴少說一點那玉堂春的工尺二三百
遍總拉過了誰知竟會脫板好像他心思不屬秋
雲主人也是急得無可奈何臺下的人都打乾咳嗽
他的心上不知道怎樣難過因爲他臉上已顯出似
哭非哭似笑非笑的尷尬神氣來了那些打鼓板敲
鑼碰鏡鈸的在他還進後臺去以後都扮着鬼臉秋
雲主人更是不客氣的埋怨他只好搖頭嘆氣也

△落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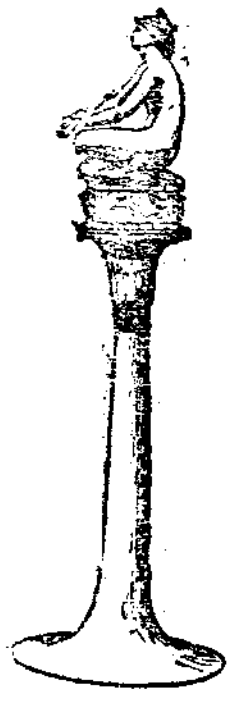
沒有話說但是那一輩子玩票的公子哥兒都原諒
他並且憐憫他所以仍舊繼續着招他去指導他也
從心底裏感激而覺悟立志把痼疾除盡重做一箇
人並不因病而灰心可惜這勇氣奮發得太遲了死
神早已簽字在勾魂票上了
他的勇氣確乎有一點成功居然在垂絕以前的
半箇月遠離烟管但是四肢百節都像黃梅天的舊
木器一般漸漸的鬆散瘦楚困乏寒熱不安種種
恐怖的景象叢集到他身上來了起初還能夠勉強
起來坐一刻兒後來竟不能動彈了票房裏的主持
者趕緊對他的家裏人說去可憐他唯一的慈愛者
早已去世只有他的伯父在實際的家庭經濟上早
已不負何等的責任了並且以前對於他的下海也
曾經訓誡過無如他那時着了迷一切都顧不顧所以
他的伯父早有拒之門外的表示可是現在聽見了



△落霞……

這箇消息想起了同氣連枝的話不能不顧問便派人把他招回家來那時霞君還有知覺對着他的伯父滴下兩行熱淚來只說得半句「懊悔已遲」以下就不能說了就在這夜間一瞬不視他的伯父給他買衣棺收殮也沒有發報喪單他的親戚朋友沒有一箇去弔奠的只是在茶餘酒後提起一二互相錯愕一回兒罷了

最近這票房又表演了那些老夥伴一箇不少還添了許多上海朋友秋雲主人唱女起解替他們拉



胡琴的是一箇上海票友秋雲主人也很起勁兩下的音聲如膠似漆地黏成一片也分別不出是絲是肉來拉過門的當兒又是出神入化臺下不斷地叫好這戲完了秋雲主人謝謝那拉胡琴的票友那拉胡琴的票友道「這些小技都是從前霞君指導我的我覺得還不及他十分之四他拉起來還要好可惜他現在東飄西泊不知流落何所否則招他來替你拉幾齣這纔使你格外生色呢」秋雲主人點點頭不能說了





△美國兒童的電影熱

女兒怎樣切合扮演影戲中的幼
角有時再作懇摯的請求道「請
你立刻寄一份合同來我們使動
身到霍萊塢來了」信中附寄的
照片若是他們的兒子都是頭戴
便帽帽子又斜遮着一隻耳朵仿
彿是賈克哥根的模样若是他們
的女兒摹仿瑪麗畢克福的裝束
把金黃色的秀髮梳成波紋似的
捲筒樣式

進款自從中央臨時演員支配所
開辦之後向所中登記的男童和
女童足足有四千多名其實各製
片公司需要的兒童平均計算每
天祇有二十五名罷了
教育部經過了鄭重的攷慮便
決定一項辦法無論男女兒童最
早須在出世六箇月後纔准許接
受製片公司的僱用為他們的父
母去掙取生活費然而那班做母
親的仍繼續的懷抱着纒產生了
幾箇星期的嬰兒去向所中登記
因此所中的登記室裏接收的男
女兒童們的照片不知有多少各
種的年齡各種的身材各種的容

貌以及各種的國籍幾乎無一不
備這若干男女兒童們當中的
是剛會學步的有的是已經入學
的有的是那班污穢的頑童截短
的頭髮上現出許多驚人的斑點
更有好些是些小跳舞家他們都
很希望步着黑兒法列納(Faith
的長足進展的後塵而每天當
總得有二十五至五十箇做父母
的人親自趕到哈爾羅區(Har
low)製片公司為他們的特殊的
子女們要在公司中謀一箇演員
的位置
哈爾羅區製片公司劇務股
主任波瑪克戈璜氏(Bob Mack
Goug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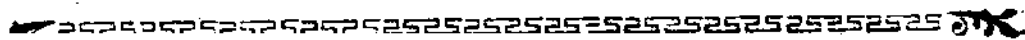


因為趕來謀事的人太多了我簡直不敢接應打給我的電話也不敢在我的私宅外儘着勾留人都要把兒童送入電影界他們本是認識我的我無論走到那裏總得遇見些婦人把伊的小綿羊似的孩子推到我面前說這「親愛的你在瑪克戈璜先生面前跳舞呀」又或說道「你可在瑪克戈璜先生面前表演一番看是多麼的優美」但是這孩子望了我一眼很苦悶的說道「我不會得跳舞呀」「我不會得表演呀」人們在街上聽見我時總是這樣把

△美國兒童的電影熱

他們的子女拉來拖去我也不能去到餐館裏進餐因為到了那裏侍者就得把一張照片直送到我的額下照片中自然仍是兒童或是生有獠牙的或是長了一箇場鼻頭論到我們劇務股需要的兒童每年裏頭未必會增加一人可是足有好幾箇做父母的人都願意且很熱望的拋棄了他們原有的職業從梅納州或是弗勞列達州趕到霍萊塢來要帶他們的子女僱給我們好得到一星期五百今元的薪資總而言之無論是誰倘然有了一箇男童或是女童總是極願意把他或伊送入電影界

兒童們自然是影片中必需的教育部也准許他們做扮演的的工作但在開始扮演之前必須經一次精密的心臟和身體上的檢驗各製片公司又必須遵守那嚴密的規則維持這班小演員的福利凡是已達到入學年齡的兒童們在攝影機前工作的時間不得超過四箇小時其餘的時間須往製片公司中附設的學校去上課每天下午五點鐘後或是攝影的所在含有危險性譬如在大雨中以及聚衆騷擾的當兒小演員都不許參加工作





△美國兒童的電影熱

每○達○到○影○片○中○用○着○嬰○兒○表○演○時○總○有○一○箇○照○料○人○到○場○專○意○的○照○料○這○箇○嬰○兒○而○大○多○數○的○製○片○公○司○並○特○地○備○好○廚○房○供○給○小○演○員○的○母○親○們○烘○烤○食○物○小○演○員○的○看○護○人○並○可○在○公○司○中○哄○着○他○們○睡○覺○

近○來○有○一○箇○剛○生○產○了○三○箇○月○的○嬰○兒○姓○名○喚○做○愛○佛○麗○達○戴○爾○卜○Elfrida Talbot, 的○因○了○特○殊○的○原○因○得○到○特○別○准○許○已○經○加○入○The Callahan and the Murp-
-ys. 一○片○充○當○演○員○原○來○這○張○影○片○中○必○須○有○這○樣○一○箇○嬰○兒○於○是○伊○便○入○選○了○伊○的○父○母○原○不○是○有

四▽

錢○的○人○便○由○公○司○中○出○錢○替○伊○僱○了○一○箇○看○護○人○並○在○攝○影○場○上○佈○置○一○間○華○美○的○臥○室○伊○一○切○的○享○受○等○於○豪○富○人○家○的○嬰○兒○然○而○這○已○是○伊○加○入○表○演○的○第○二○部○影○片○在○伊○剛○生○了○四○天○的○當○兒○已○經○上○過○鏡○頭○表○演○別○一○部○影○片○伊○工○作○的○時○間○每○次○祇○歷○一○分○半○鐘○每○天○祇○演○四○次○

兒○童○們○雖○是○影○片○中○所○必○需○的○但○全○部○需○要○的○數○目○卻○有○限○得○很○米○曲○羅○古○爾○溫○梅○雅○公○司○每○年○需○用○的○兒○童○尚○不○足○一○百○人○派○拉○蒙○公○司○每○年○所○需○用○的○在○全○部○演○員○中○祇○約○占○百○分○之○二○每○逢○製○片○人

攝○製○兒○童○主○演○的○影○片○時○需○用○的○兒○童○自○然○是○那○賦○有○特○殊○優○點○的○孩○子○們○並○不○是○祇○須○有○了○姹○曲○的○頭○髮○圓○圓○的○頰○窩○身○穿○一○套○棉○絨○的○衣○服○就○可○以○入○選○的○因○為○有○許○多○窮○苦○人○家○的○子○女○縱○然○扮○得○如○此○卻○是○滿○臉○雀斑○長○大○的○耳○朵○錯○落○不○全○的○牙○齒○試○問○又○怎○能○攝○入○影○片○呢○

電○影○界○中○大○多○數○著○名○的○童○伶○如○賈○甲○哥○根○和○瓊○瓊○潘○琪○等○原○都○是○受○過○教○育○的○人○的○子○女○他○們○的○父○母○一○方○面○准○許○他○們○去○做○戲○一○方○面○仍○要○他○們○讀○書○好○步○着○父○母○的○後○塵○其○他○的○童○伶○們○所○以○被○選





加入電影界中的那不過是完全仗着機會湊巧罷了就如瑪麗高妮曼 Mary Korneman 原是我們劇務股裏面的一位女主角在伊成名之前卻是一家製片公司中攝影師的女兒又如「黑奴顛天」"Uncle Tom's Cabin" 一片中的小伊佛 Little Eva 本是環球製片公司中管理衣櫥婦人的小女兒只因一天晚間伊來到公司等候伊的母親恰巧被劇務股的人瞧見了以為伊有做戲的可能又經過了三百次的試驗伊便加入該片表演了總而言之雖是一箇非常美麗的兒童要在

△美國兒童的電影熱

.....

電影界中得到那鉅大的薪金千人中當未必會有一人可是蠶萊塢的各條街道上依然充滿着那班髮塗面神態呆滯的嬰兒由他們的父母牽引着從這家臨時演員支配所再奔往別一家臨時演員支配所在那些富有經驗的導演的眼前做出嬰兒們的種種可愛的舉動其實那些導演者眼中瞧見過的童伶已不知有好幾千人了

有一天我在一家製片公司的攝影場上瞧見一箇七箇月的肥胖的嬰兒正在做戲一切的進行實在毫不傷他分毫可是他不知慮照做哭得十分厲害眼淚順着他的肥頰撲簌簌的往下落那化裝人趁勢用燒焦的軟木在他頰上塗畫他的母親站在一旁很歡欣的瞧着這嬰兒費掉了這些眼淚而所得的酬報還不足十元的一張支票我想無論是誰總得疑惑這是一位甚麼樣的母親呢

那四千箇兒童的父母們爲何要把他們年幼的子女送進電影界呢是爲着擡高身分嗎是爲着貧窮嗎是爲着虛榮或是貪婪嗎有許多做父親和做母親的所以鑽頭覓縫要把他們的子女送進電影界卻完全不是爲了自私





有一箇木匠正握緊了兩箇拳頭。他隨即向我道：「我每次瞧見這箇懶惰的大漢時他總是抱着那孩子四下裏去求人。家僱用好掙了錢來他自家過活。我不能當面咒罵他只得這樣嘲笑他一下。」

後來我纔知道那箇闊肩的少年男子原是一位大富翁的兒子。爲了他的婚事不能承襲財產他自己又沒本領賺錢只得倚仗他這美貌的孩子過他的生活了。這孩子等伊祖父死後雖可承襲百萬家財如今卻是在影片中做工作。

女童伶泊麗西勒毛蘭 Lily Moran

△美國兒童的電影熱

Lily Moran 的父親是一箇窮夫境況已很苦寂體質又很衰弱。時時受死神的威嚇。幸虧他有這箇女兒他只得向電影界中祈求幫助。幸得如願以償。但是後來伊的父親死了伊便陷入了更苦的環境。足足有六箇人都靠伊的薪資生活。再有一箇著名的童伶便是摩麗爾佛蘭西絲譚娜 Marie Françoise Dana. 也曾爲了這同樣的問題引起法律上的爭論。

兒童在影片中的金錢價值確實容易引起人的貪慾。特殊的兒童每月所得比較那已經成年而亦負有特殊才能的成人要豐厚。

得多譬如舞臺劇中的童伶平均計算每一箇星期的薪資祇可得三四百元。影戲中的兒童常有每箇星期拿到一千元。所以一班童伶着實容易變成大富豪。霍萊塢有一箇五歲的女童伶由公司中給伊一所精美的住宅器具和僕人們並出資給伊到歐洲去游歷。

教育部很想設法管理一班童伶月薪的帳目免得拿去供給他們一家人的用費。但是不幸沒有一箇法律上的方法可以強迫他們的父母替他們把月薪儲蓄起來。所以那班童伶們從他們的圖

七▽





△美國兒童的電影熱……八▽

圓的。頰窩。蝸曲的頭髮。明朗的天。
真爛漫的眼睛。肥胖的大腿。落掉
的門牙。討人歡喜的微笑。和令人
傷感的眼淚。賺來的金錢。常常被
他們的父母拿了去。購買光滑的
汽車。精美的游泳衣。華燦的衣服。
自家享用。

所對着那些攜帶着子女前來登
記的母親們。說過一般做母親的
把子女們送入電影界。不祇是發
動於金錢的慾望。專為發動於母
親的虛榮心的。為數更多也更有
勢力。伊們要捧出伊們的子女。現
身在銀幕上。聽着種種讚美的評
論。而享受些迴射的光耀。這種舉
動。也許是做母親的對於子女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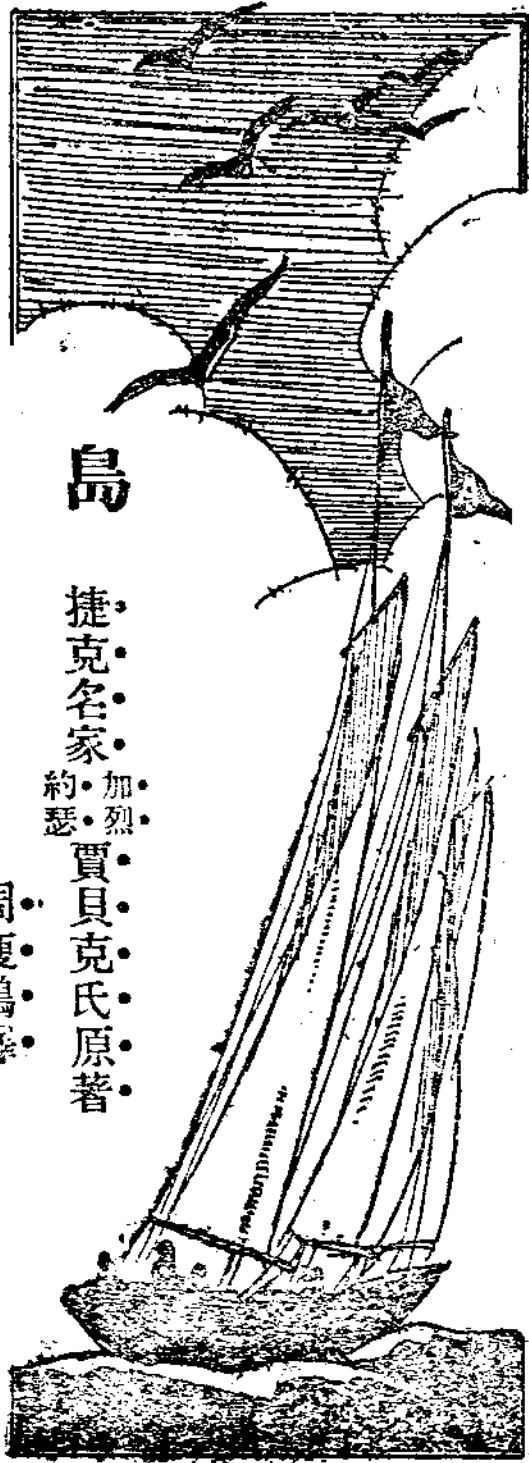
的。特種的鍾愛。然而瞧着那塗染
的頭髮。華美的衣裳。和太乾淨的
小手——小孩子的手。應該染些污
濁的——無論是誰對於這種父母
的意念。也許要加上一箇別種的
稱謂罷。

* * * * *



有一箇眼光。明潔。態度。稍形傲
慢的。婦人在中央。臨時演員支配





島

捷·克·名·家·
加·烈·約·瑟·
賈·貝·克·氏·原·著·

周·瘦·鵑·譯·

往時立士本城中有一位呂志特范利先生他揚帆出發入到世界中去到他認識了一大半的世界卻就死在一處意想不到的最遠的島中當他住在立士本時他是一箇很有意識而很重要的人物他的生活是像一般人一樣自己好好的做去卻並不妨礙別人而因他天賦的傲性也很保持他相當的地位然而過了些時任是這樣的生活也使他厭倦而變成一種累重的擔負了因此他把所有的東西都變賣了現錢搭了那恰恰到埠的第一艘船浩然而去

他們最初到甘迭士其次到巴勒馬君士丁和培羅德又到巴勒士丁和埃及更繞過阿拉伯而達錫蘭他

養的東西。但是暮色已下了。他繞過了一塊巖石。遇見很多的蠻人圍坐著。用他們的晚餐。他見那團中。有男子。婦人。和小孩子。只遠遠地立著。彷彿是從別的教區裏來的。化子不敢走近去。那時從團兒中站起一箇年青的蠻女。來把稻草的盤子。盛著果餌。遞與他。呂志搶了那些東西。狼吞虎咽的喫著。那香蕉。新鮮和晒乾的。無花果。和別的水果。又有在陽光中晒乾的肉脯。和別有風味的甜麵包。那女子又給了他一壺的泉水。蹲在地上。瞧他喫過之後。全身都覺得舒服了。便提高了聲音。謝那女子。送給他的禮物。和伊的麵包。又謝過了別人的厚惠。他說話時。心中充滿著感激之忱。起了溫柔的波動。就說出先前從沒有說過的許多話。來。那蠻女和他相對而坐。吃地笑著。

呂志先生心想。他必須把所說的話。重說一遍。那麼伊纔能明白。因此他又很熱烈的向伊道謝。倒像是祈禱的模樣。那時旁的人都已到樹林中去了。呂志心坎裏滿載著快樂。生怕獨留在這寂寞的所在。爲挽留那女子。起見。便開始告知伊。他是甚麼人。從那裏來的。那船怎樣的沈沒。他又怎樣的在驚濤駭浪中。捱苦一會。兒。呂志卻見伊。睡熟了。面頰貼住在地。土他站起來。坐遠了些。眼望著一天星斗。又聽著那大海中。波浪澎湃之聲。直到睡魔的襲來。纔沈沈睡去。

早上他醒回來時。先瞧那女子。但伊早已去了。只見伊身體的印痕。還留下在沙中。挺直而瘦削。好似一條碧綠的樹枝。呂志走到這印痕中去。被日光照得很溫暖。當下他沿著海岸繞行。全島瞧是怎樣的一箇地方。有時他穿過樹林。或灌木叢中。有時他又繞行一片大潭。或爬過一塊巖石。有時他遇見了蠻人。也不再害怕。

那海面是藍色的比了世界中旁的一切東西都見得熱情那開花的樹和植物都有一種異樣的美觀他整整的走了一天見這島實是羣島中最美的所在他所從沒有瞧見過的他也以爲蠻人的美勝過別種的民族第二天他又繼續出去探察直走遍了全島見島中到處都是清泉和好花很幽靜的直好似我們理想中的樂園夜中他回到先上岸的所在見那蠻女坐在那裏正在編伊的頭髮脚下橫著那載他到此的木筏儘著受那大海中怒浪的衝擊使他不能遠去呂志先生坐近了伊眼看著浪頭滾滾往來他的思緒也跟隨著浪頭滾滾逐不定那時千百箇浪頭去去來來他的心中也流溢著無限的意思便喃喃地訴說出來他怎樣的徬徨了兩天察看全島卻不見有甚麼城市或港口也不見有和他同樣的人他的伙伴們都已死在海中了獨留下他一人在這島中住在蠻人們的中間再也不能回去他們所說的話他又是一句都不懂的當下他悲歎著自己的命運那蠻女躺在沙中聽著他漸漸入睡竟被他訴苦的聲音所催眠了呂志先生停住了口輕輕地吐著氣

早上他們同坐在一塊巖石上高高的下臨海面面向地平線望去呂志先生想到他的一生記得他在立士本時的雍容華貴記得他的情史他的遊蹤記得他在世界中所見的一切他閉上了眼在內心中瞧見那許多美麗的圖畫但他張開眼來時只見那蠻女在他對面跣坐著呆呆地直望在前他見伊的模樣兒很嬌好小小的胸脯纖纖的四肢像代赭石般棧色的皮膚而身材直直的挺拔得很

他往往坐在這巖石上瞭望船隻他常見太陽從海面上升起來又在海面上沒去一切都慣常了他開始

領略這島中的甜蜜之味。倒像是一箇情愛的島嶼。有時蠻人們來探望他。他表示非常的尊崇。他們蹲在四周時。直好似一羣肥鵝。身上都刻著花紋。有的已很老了。他們常送食料來。很關心於他。逢到雨季。呂志先生便住到那蠻女的草屋中去。從此他便和蠻人住在一起。也像他們一樣的裸體了。但他仍是小覷他們。不願意學他們的蠻語。他不知道這島是甚麼名兒。也不知道這居住的屋子叫做甚麼。更不知道那蠻女是姓甚名誰。伊直是他當著上帝跟前的唯一的伴侶。

他晚上回到草屋中來時。總見晚餐已預備了。睡榻已安排了。更受那櫻色的蠻女的溫柔的擁抱。他雖是很常伊是人類和畜生相近。然而他也往往用他自己的語言和伊談心見伊。側耳聽著就很滿意了。因此凡是有甚麼思想。繼續經過他的心上。總得一一告知伊。說到伊。他立士本城中的屋子和遊歷的詳情。起先他見這蠻女既不懂他的話。也並不附和他所說的一切。未免納悶。但是漸漸地慣了。便常把同樣的一件事情再三告知伊。并且說著同樣的幾句話。說話時又做著同樣的一種態度。後來他得攬住伊在臂間。當做是他的妻子。

但是過了些時。他敘述的話。逐漸短少。也不很連貫了。有好多事情。記憶不起。彷彿是從來沒有經歷過似的。他得整日的躺在榻上。追想他的自己。可是他因為慣於處在這環境中。所以任是有好幾點鐘坐在那巖石上。也從不想到瞭望船隻了。

過了幾年。呂志便忘却回去也。忘却他的國語。他的心地。竟像他的說話般。同一呆木了。每天黃昏時。他回

到草屋中去對於那蠻女也不再像第一天那麼知道得清楚了。

一天在夏季他在樹林的深處盤桓著猛覺得大大的刺促不安起來因便跑到空地中去他在那邊便望見一艘船正傍岸泊著他心兒亂跳趕往海邊去到那巖山之上見有一羣水手和船員他像一箇蠻人般躲在一塊圓石後面聽他們講話他們的話觸動了他的記憶力便覺得所說的正是他自己的國語於是立了起來想和他們說話但他只能放聲吶喊那些船客都喫了一驚他第二次又喊了他們不知就裏舉起短銃來指著他這纔驚動了他的舌子向他們喊出話來道「請饒饒先生們」他們歡呼著向他趕來但是呂志卻像蠻人一般覺得自己要逃跑了忍耐他們早已圍住了他一箇箇和他擁抱有一搭沒一搭的問了他許多話他赤裸著立在他們中間充滿了恐怖急於要逃避開去

一箇老船員對他說道「不要害怕須記得你是一箇人快取些肉和酒來因為他很瘦又很憔悴且過來和我們坐在一起像在你自己家裏一樣這麼一來你就慣於再說人類的話不再像猴子般叫喊了」當下他們把甜酒罐頭肉類和乾麵包給呂志先生喫他像入夢似的坐在他們中間喫著覺得他的記憶力已回來了

旁的人也喫著喝著談著話樂於撞見一箇同國的人呂志喫罷之後他甚是感激也像那天那蠻女供應他食料時一樣他更爲快樂的便是聽得他本國美麗的言語并且和那可以作伴的人類同在一起他們都像對待弟兄般和他講話因爲他的舌子上也有話說了盡力的向他門道謝

老船員道：「多休息一會，然後告知我們，你是誰？又怎麼樣到這裏來的？如此你那寶貴的口才，仍然還給你。因為人類最大的權利，就是能說話，能把他的經歷和感想告知別人。」

那老船員說時，有一箇少年水手唱起一支可愛的歌曲來，他唱一箇男子航海遠去，他的戀人求著海求著風，求著天送他回來。他的渴望和隱憂，都用意料不到的最溫柔的語句表現出來。水手唱罷，旁的人也唱著性質相像的詩歌，彼此賭賽著愁悶。他們唱的是渴望所愛的人，遠適異國的船隻和變幻不定的海洋。末後，他們又開始講到他們的家庭和遺留在後面的親愛者。呂志先生哭了他想到了自己的遭遇，又悲又喜。喜的是他先前忘卻了國語，如今卻又懂得那詩歌中可愛的樂調了。他哭著為的一切都像是一場夢境，他生怕醒將過來。

末後那老船員起身說道：「孩子們，我們且把這新發見的島觀察一下。在日落以後，回船出發。我們今夜在上帝庇護之下，須得趕我們回國的路程。」他又轉身向呂志說道：「你在這島中倘有甚麼東西須得帶回去做紀念的，便帶到這裏等我們日落時回來。」

水手們沿著海岸散開去了。呂志先生回到那蠻女的草屋中，去他越走近，越疑起來。他想怎樣和伊說明自己要，和伊分別離開這裏。當下他便坐在路旁的一塊石上，自覺萬不能不向伊道謝一聲。就輕輕拋伊而去。可是他和伊同居已十年之久，他記得伊怎樣的待他，怎樣的供養他，又怎樣的把伊的身體和工作服侍他。他入到伊的草屋中，坐近了伊，急急地向伊說了好多的話，似乎定須要說服伊似的。他告知伊

△島

七▽

有人來帶他回去。因為有極緊要的事，非去不可。他又造出許多求諒乞恕的話來。於是他把伊抱在臂間，感謝伊待他的一番情誼，并且指天誓日的答允早日回來。但他訴說了好久，卻見伊兀自呆聽，一些兒不懂得甚麼。他不由得惱了，很著重的剖辨著，很不耐煩的躁著腳。驀然之間，他又想起水手們也許不等他前去立時開行，因便在剖辨中間，急忙趕往海邊去。

然而那時一箇人都不見回來。他便坐下來等候。心中兀自想到那蠻女沒有明白他所說的話，因又焦躁不安的重新跑回去，想再和伊說箇明白。但他回到草屋前時，不進去，先在罅兒中張望。伊在那裏幹甚麼？卻見伊採了新鮮的草，已給他鋪好了。夜間安睡的睡榻，此刻又在給他預備那水果的晚餐。他第一次注意到伊自己所喫的全是次等的東西，不是有傷斑的，便是腐爛的。卻特地挑選了最好的留給他。全是那碩大而毫無斑點的美果。末後伊便坐下來等他。一動不動的像一尊偶像一般。呂志先生覺得自己在動身之前，先須得喫了那水果，躺在那榻上，使他不必要再等候纔是。

這當兒太陽已下去了。水手們聚在岸邊準備出發。只見呂志先生一人，他們都喊著道：「先生先生，仍是不見牠到來。他們便跑到樹林的邊上找尋他，呼喊他，內中有兩人走得很近，不住的嚷著，但他躲在樹叢中，他的心裏突地亂跳，生怕給他們找到。後來他們的呼喊聲停住了。夜色也上來了。他聽得簌簌拍水，他們正大回到船上去。還是大聲大氣的惋惜著這失蹤的人。接著一切都寂然了。呂志先生便溜出樹叢來，到草屋中去。他見那蠻女很忍耐的坐著不動，便喫了美果，躺在那芬芳的草榻上，摟抱那等候著的伊。」

天。明。了。呂。志。先。生。並。沒。有。入。睡。他。望。出。草。屋。的。門。外。就。那。樹。罅。中。向。海。上。望。去。望。見。那。去。船。已。到。了。遠。的。所。在。更。瞧。他。身。旁。熟。睡。著。的。蠻。女。時。已。不。像。先。前。的。美。麗。卻。是。醜。惡。而。可。怕。呂。志。先。生。一。滴。滴。的。眼。淚。掉。落。在。伊。的。胸。口。他。口。中。低。低。地。說。著。使。伊。聽。不。出。來。他。正。在。背。誦。那。些。妙。詩。和。好。句。便。是。描。寫。那。痛。苦。的。渴。想。和。不。圓。滿。的。願。望。的。

那。船。已。在。地。平。線。下。隱。去。了。呂。志。先。生。仍。留。在。島。中。但。他。從。這。一。天。起。在。他。生。存。在。世。的。年。期。之。間。從。沒。有。說。過。一。句。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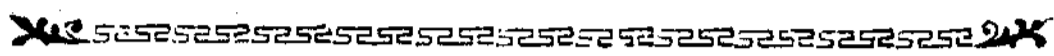
加烈賈貝克氏 Karel Čapek 以一八九〇年生於捷克斯拉夫之史佛都奴維士為一名醫之子。曾受高等教育。早年從事文學。以編劇著。歷為國家報與民報記者。并任柏拉克維擊拉迭大劇場顧問。所著小說六部。短篇小說多篇。多有與其弟約瑟 Josef 合作者。洵難兄難弟也。



聯語之佳者。以切合身分。白描爲主。切合身分。頌揚得體。自可玩味。白描則出口成章。無堆砌之病。自是上乘。然非文人雅士。不辦也。海屬趙氏昆仲。伯以才子稱。而厄於時。季雖不及兄。然已騰達鄉里。會季四孫初度。伯堦聯以壽之。其詞曰。『問年交不惑。吾弟勉旃。須知馬齒漸增。惜寸惜分。乘此豪華爭晷刻。』
『垂老尙無聞。阿兄已矣。所幸雁行自愛。肯堂肯構。好思先德衍書香。』身分恰合。確切不易佳構也。

(劍花)





湖 之 行

梅·逸·鄭·

是文成於客冬。置諸篋笥。迄未
刊布。茲檢得之。騰寫一過。郵寄
瘦鷗詞人。俾補紫羅蘭餘白。

△湖之行

囊讀南集深羨梨村湖間人文之盛而以未得一蒞其地
 爲憾乃者殷明珠女士之弟魯孟君擇於孟冬中浣二日與鮑文
 英女士爲結褵之喜承明珠女士及魯孟君之邀請遂於初九日
 乘滬杭早車南行抵雲間郭外稍停憑窗望古堞崇塔追憶亡友
 銀簫舊主不覺愜然而達楓涇沿途多售丁家糴乃著名之醬
 豚肉也午至嘉興下車詢濔嘉輪船適爲軍事被封正悵惘間或
 謂北門有快班小船可直抵梨村亟驅車前往奈該船日開一次
 茲已不及不得已卽於附近旅邸中安置行篋而謀餐膳既果腹
 游興躍然車趨東門喚一輕舸往烟雨樓樓在鴛鴦湖中非舟不
 克涉其勝榜人有女伴客坐艙間絕韶麗流波送媚殆象操神女
 生涯乎予初蒞此莫能知其底蘊也俄而蕩至湖心水清礪石蘆
 白漫灘欵乃聲聲巍樓在望四周綠以藉垣觚稜浮動循玉階而
 上爲清輝堂植有御碑更進爲寶梅亭相傳十全老人南巡至此
 庭前老梅枸杞著花茂豔老人見之喜詔移栽上苑播爲一時韻
 事今則廊宇寂寥雀矢滿地令人慨想常年不置拾級登樓侍者

一▽



滄○香○碎○獻○鮮○麥○依○檻○飲○啖○清○趣○盎○
 然○而○遠○颺○湖○波○漾○漾○漠○漠○真○有○如○
 白○香○山○所○謂○迎○眸○洗○眼○塵○隔○胸○蕩○
 心○洋○者○矣○樓○多○楹○聯○茲○錄○其○一○二○
 云○「○萬○頃○渺○煙○波○移○情○在○竹○垞○清○
 歌○梅○村○豔○曲○一○樓○摘○星○斗○極○目○看○
 南○湖○明○月○東○塔○會○雲○」○「○壹○歌○多○
 暇○競○病○自○娛○慕○當○年○斬○國○風○流○兩○
 字○清○涼○鐫○小○印○丹○樓○重○湖○山○大○
 好○喜○此○日○魏○塘○雅○集○一○尊○烟○雨○入○
 吟○瓢○」○是○樓○於○咸○豐○間○會○燬○於○兵○
 燹○今○已○重○建○故○聯○語○云○云○也○移○時○
 下○樓○榜○人○方○待○於○柳○堤○問○乃○返○櫂○
 東○郭○聞○有○杉○青○閣○者○亦○為○嘉○地○勝○
 境○距○余○所○寓○旅○邸○不○遠○遂○命○車○至○

北○門○訪○之○地○不○大○而○饒○有○丘○壘○卉○
 木○之○奇○有○太○白○亭○供○奉○謫○仙○而○落○
 帆○亭○臨○水○小○築○外○望○舟○楫○往○來○歷○
 歷○可○數○斯○亭○之○所○以○命○名○歟○出○開○
 為○時○尙○早○問○道○進○城○信○步○觀○覽○北○
 門○大○街○為○全○城○最○繁○鬧○處○市○廛○櫛○
 比○不○亞○吾○吳○之○中○市○觀○前○而○書○肆○
 尤○多○小○說○雜○誌○觸○目○胥○是○諸○同○文○
 之○著○述○陳○列○盈○櫺○予○之○拙○著○亦○得○
 廁○於○其○間○該○地○人○士○之○愛○小○說○於○
 此○可○見○一○斑○未○幾○六○街○燈○火○炊○煙○
 四○起○予○便○回○旅○邸○進○晚○飯○勞○頓○終○
 日○亟○謀○偃○息○閉○戶○擁○衾○徧○閱○日○間○
 所○購○之○申○報○晶○報○及○上○海○畫○報○藉○
 以○消○遣○一○枕○夢○回○則○鄰○室○之○男○女○

螺○響○鳴○雉○呼○盧○其○聲○萬○狀○擾○人○可○
 厭○風○化○之○不○飭○當○道○者○固○不○得○辭○
 其○咎○也○
 初○十○日○晨○起○絕○早○於○茶○坊○間○略○
 啖○點○心○并○以○待○舟○八○時○舟○發○曉○霧○
 籠○孕○迷○離○莫○辨○拉○絳○前○行○榜○人○稱○
 拉○絳○為○喫○麵○如○此○切○口○頗○堪○發○噱○
 也○午○抵○王○江○涇○泊○舟○於○市○集○小○餐○
 館○進○飯○約○半○小○時○船○再○開○行○霧○氣○
 已○散○盡○而○沿○堤○栽○桑○杈○極○礙○路○於○
 是○收○絳○而○注○全○力○於○櫓○棹○然○終○不○
 速○前○之○速○率○也○途○中○多○蟹○簾○漁○罾○
 菱○渚○葦○葦○澤○國○風○光○恣○予○領○略○及○
 入○梅○家○塘○水○面○頓○闊○且○颯○然○生○風○
 激○濤○奔○突○紛○汎○翻○軋○尺○鯉○有○呈○形○



者○往○往○灑○水○入○船○襟○袂○為○濕○既○而
 風○更○挾○雨○雲○低○若○覆○黑○幕○狀○尤○可
 佈○榜○人○亟○改○道○港○汊○中○行○將○抵○梨
 村○天○又○開○霽○予○因○不○識○路○徑○囑○榜
 人○直○向○夏○家○橋○停○艦○上○岸○便○為○般
 宅○明○珠○女○士○魯○孟○暨○其○太○夫○人○殷
 勤○招○待○并○導○瞻○新○閨○重○樓○精○築○電
 炬○舒○遠○綺○組○繽紛○羅○帷○颯○灑○正○瞻
 觀○間○而○蔡○子○觀○豈○金○子○慕○蓮○來○蓋
 二○子○與○魯○孟○素○相○契○好○茲○聞○予○至
 特○來○訪○談○也○晚○膳○後○二○子○別○去○予
 卽○下○榻○於○園○之○東○樓○魯○孟○知○予○有
 擁○衾○觀○書○癖○為○置○西○山○訪○古○記○及
 李○義○山○詩○集○俾○為○臨○睡○之○消○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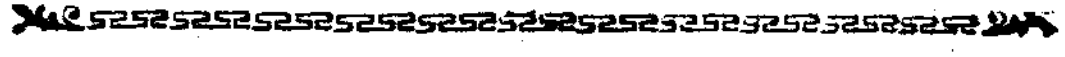
梨○村○之○勝○蹟○西○至○中○立○閣○閣○在○水
 中○作○八○角○式○俗○稱○八○角○亭○有○梁○可
 達○惜○門○扁○不○得○上○登○凭○欄○而○望○見
 曲○徑○蒙○叢○小○塘○溶○漾○相○傳○為○陸○龜
 蒙○先○生○飼○鴨○處○因○有○鴨○欄○徑○之○名
 古○人○之○孤○標○高○致○千○載○下○猶○令○人
 想○像○非○偶○然○也○與○中○立○閣○並○稱○佳
 勝○者○厥○為○羅○漢○寺○寺○頗○宏○大○奈○荒
 圯○不○治○艸○蔓○上○階○一○二○老○衲○守○之
 枯○寂○幾○無○生○氣○古○鐘○亦○失○墜○於○地
 不○能○破○曉○警○人○出○寺○順○道○一○觀○某
 校○之○成○績○校○鄰○廢○址○據○云○乃○鄉○賢
 徐○山○民○之○故○居○也○東○為○城○隍○廟○廟
 亦○在○水○中○黛○波○滄○海○涵○空○寫○淨○蓋
 卽○禊○湖○與○金○鏡○湖○也○每○當○中○秋○畫

舫○雲○集○彈○箏○挾○豔○徹○夜○喧○填○但○今
 非○其○時○耳○聞○尙○有○瑪○瑙○庵○未○及○往
 游○

十二○日○魯○孟○與○鮑○女○士○結○禱○裙
 展○連○翩○紛○來○道○賀○當○證○婚○時○有○好
 嬉○者○屑○綵○紙○擲○之○繽紛○繁○豔○不○啻
 天○女○之○散○花○既○而○請○予○演○說○余○以
 不○善○辭○令○婉○卻○之○而○嘯○岑○毛○君○自
 告○奮○勇○登○壇○作○談○諧○之○詞○略○謂○今
 日○之○新○郎○為○國○民○黨○黨○員○今○日○之
 新○娘○亦○為○國○民○黨○黨○員○以○國○民○黨○黨
 員○之○資○格○合○作○而○製○小○國○民○則○其
 將○來○成○績○之○佳○定○可○預○卜○云○云○殊
 令○人○發○噱○也○其○後○連○日○有○餘○興○及
 宴○飲○之○樂

△禊湖之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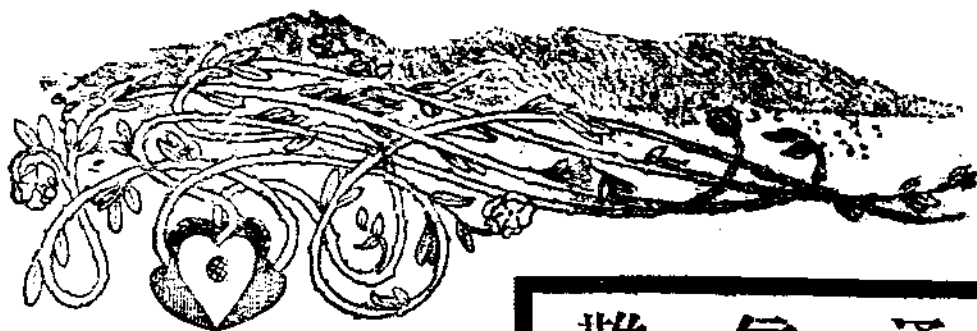
△ 震湖之行 ······ 四 ▽

十五日觀管遊往酌敘慕蓮竹
笙爲陪客紫蟹方腴霜蔬恰美江
村風味勝於珍饈既而又於拊焦
桐館中鏗賞吉金樂石及諸葛古
鼓既快朵頤又飽眼福良友盛情
靡可感已

十六日味爽即起因須擗擋返
滬也同行者爲杜宇太夫人賀佩
瑛女士及二春蘋官計若干人殷
明珠女士本約相偕奈爲其太夫
人所留遂致不果乘汽船至平望
改登滬嘉班赴嘉興包一房繪殊

暢適午餐即於船上進之一時許
抵鴛湖畔停泊乃易船而車聽輪
迅發約行三四時而電燭星攢崇
樓霞蔚又是春江花月夜矣
★ ★ ★ ★ ★





△通信難

芳國廖

難 信 通

夜○色○蒼○茫○中○他○由○學○校○中○回○家○了○將○到○家○門○時○望○見○大○門○口○站○着○一○箇○鬼○頭○鬼○腦○的○人○手○中○提○着○一○盞○燈○籠○偃○偻○着○身○體○向○門○內○窺○探○微○紅○的○燈○光○透○着○燈○籠○的○薄○紗○現○出○成○衣○處○三○字○他○即○忙○向○前○趕○上○幾○步○只○見○那○人○並○不○是○誰○原○來○是○密○斯○秦○的○鄰○人○劉○老○板○他○正○想○向○他○招○呼○劉○老○板○忽○向○他○張○張○皇○皇○的○低○聲○說○道○「○仲○南○先○生○我○在○這○裏○望○你○好○久○了○」○仲○南○見○他○那○副○形○態○與○往○日○不○同○知○道○必○定○有○甚○麼○重○大○的○事○故○發○生○了○劉○老○板○又○繼○續○的○皺○緊○着○一○大○把○眉○毛○很○急○促○的○說○道○「○這○場○事○怎○麼○得○了○呀○」○仲○南○心○頭○跳○得○同○小○鹿○一○樣○顫○着○聲○音○問○道○「○什○麼○事○」○劉○老○板○苦○着○臉○發○急○道○「○秦○老○爺○搜○出○你○的○情○書○了○咳○這○事○真○是○非○同○小○可○的○啊○」○仲○南○聽○說○心○臟○幾○乎○要○跳○出○了○筋○骨○之○外○同○時○他○覺○察○到○在○這○裏○說○話○很○不○安○當○而○自○己○家○裏○又○有○許○多○耳○自○想○來○想○去○只○有○到○劍○虹○那○裏○去○談○便○同○劉○老○板○離○開○他○自○家○的○門○口○

仲○南○一○壁○走○一○壁○想○道○「○我○所○有○寄○與○密○斯○秦○的○情○書○通○通○都○是○用○我○自○製○的○白○藥○水○寫○的○一○乾○就○不○見○字○跡○若○非○用○藍○藥○水○去○顯○出○來○那○不○過○是○一○張○白○紙○他○怎○麼○便○會○曉○得○是○信○呢○」○他○正○在○胡○思○亂○想○的○走○着○劉○老○

▽



板又嗟嘆道：「這場事怎麼得了呀！不但你吃不住，連我們送信的都活命不成呢。秦老爺是多麼有勢力的啊！」說時已到了劍虹門口，幾箇生客正由裏面出來，劉老板連忙住了口。

仲南同劉老板悄悄的走進去，直入劍虹的臥室。只見劍虹正在寬卸外衣，豫備去睡。一見他們來，便又穿好了，含笑招呼他們。他們因為有事在心，便老實不客氣的各自揀了椅子坐下。劉老板吹滅了燈籠，仲南愁着臉道：「老弟，我的事情發作了，怎麼好？」劍虹很驚訝的問道：「怎麼發作了？說吧。」仲南把嘴脣向劉老板一撇道：「你請他詳細細細的講吧。」

劉老板扳着臉嘆了一口氣，對劍虹道：「這事只怪得仲南先生性急，天天催着要回債……」仲南不服氣搶着答道：「從四月間起，到如今差不多四

箇月了，沒接過一封回信，還說性急。」劉老板發急，搔着癩痢頭道：「你也要替人家原諒原諒，伊自從爲你的事情而退學之後，伊的爹娘天天監視在伊身邊，叫伊怎麼去寫那能比你男人們可便到那裏寫的？」仲南正要開口，恰好劍虹的僕人送上兩杯茶來，仲南便縮回舌頭，不說劍虹揮手把僕人支使出去，叫他把大門關好。

僕人走了，劍虹向劉老板道：「閒話少說，到底今天這事怎麼發生的？」劉老板道：「今天傍晚時，恰好伊爹娘都不在家，伊便抽這空兒，在房裏看他的信，預備寫信回他，不想伊爹爹出去幾分鐘，便跑回來，一直衝到伊房裏，只見伊正在慌慌張張的往桌屜內藏起來，伊爹爹搶上去，搜出一瓶藍墨水，還有兩張白洋紙，攆成的方勝，伊爹爹便逼着盤問伊，伊只是哭着不說，恰好伊的娘回來了，便把伊護着躲



起來伊的爹爹還悻悻然的把那瓶藥水同白紙等件交給他的表弟去研究……」劍虹忙插嘴問道：「怎麼要交給他？」劉老板道：「他是箇吃鴉片的，頗有些鬼聰明，綽號叫小偵探王五。」仲南急問道：「他研究出什麼來了？」劉老板道：「還沒有。這事發生之時，我的女人聽得隔壁吵鬧的聲音，便跑過去看，方曉得是這回事。伊生怕自己替你傳遞情書的事也連帶發覺了，所以馬上跑回家告訴我，叫我去對面王五家裏打探。打探我便去了，只見他正躺在烟舖上抽烟，那瓶子白紙等等就放在烟盤中。他看見我來，忙讓我抽，我便躺在他的對面，慢慢的藉着別事講到這事。他吸了兩口烟，由鼻孔中呼出一股白煙，說道：「這事關係很大，牽涉的人很多。」他又冷笑了一笑，指着那藥水同白紙方勝道：「好歹大家的禍福就在這箇小小的東西上頭。」

△通信難……

我又擠上一句道：「難道這裏頭有什麼機關不成？」他瞥了我一眼，好像已經知道這事的內幕似的，道：「這些把戲還能瞞我麼？這是秘密通信的勾當，戲法大全裏說得有的……」

仲南聽劉老板說到這裏，心想王五以為這是戲法大全裏所說的那樣普通的方法，只要用火一烘，或用清水一浸，就能使字跡顯出，誰知我這信偏是火烘不見水浸不出的。假使他曉得用那藥水去看，那就一定看不出了。他正在想着，只聽得劉老板又望着他道：「倘若他看出了那白紙上的字，那事情便要牽連到我們了。你那信中大約總提起了我的女人的名字，而且叫秦小姐，有回信就交給伊手吧。」仲南尋思：若說是沒有他，必定會怡然泰然的，不把這件事放在心裏，必定要說是有他，因為自己也有關係，才肯出力幫同想法挽救，便回答道：「





◆ 金碧小志

唐梅溪

甲子長夏自京旅滇。丐食二載。旋客秣陵。人事風物。覺多可紀。新歲偷閒。拉雜書之。顏曰金碧小志云。戊辰正月梅溪



雲南古百濮之地。漢屬益州郡。及牂牁越嶲二郡。唐時爲南詔所據。稱大禮五代及宋改大理元。雲南行中書省雲南之名始此。省會自戰國至唐在晉寧。宋在太和。元憲宗以賽典赤行省雲南。移昆明。清因之。今爲全滇中樞矣。昆明縣城周二十餘里。繞以長

流形勢甚壯。清光緒二十四年中。法北京條約。允歸法人建築滇越鐵路。宣統二年築成。全部通車。遂開商埠。物產富饒。內地鐵道。惜乎未興。驛涂險阻。國人赴西南者。咸浮海。假道安南。爲便。以今國防觀之。西南交通之建設。勢尤不可緩矣。

漢宣帝時。方士言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而致帝使王褒往祀。兩山在昆明城東南。雙峯對峙。上有神祠。傳爲漢遺址。山下有金馬碧雞關。城南有金馬碧雞坊。舊藩署。又有金馬碧雞臺。雲南氣候不一。大都以地勢爲寒。暖北多冰。雪南多炎。瘴昆明位

△金碧小志



△金碧小志

中部高出海面六千四百尺最稱
溫和夏不御葛冬不衣裘有四時
如春之慈故人民發育甚早十三
四歲即有稱昏者
蠻夷多至一百餘種中以羅羅
最慧幾同化漢族有清科舉時聞
有冠乙科登甲榜者今進學校亦
多惟惡人言其為夷類
清咸同間昆明市場稱南城雲
津市場最勝縣志列入昆明八景
八景者螺峰疊翠五華鷹繞金碧
交輝鄒山倒影古渡漁燈橋烟
柳商山樵唱雲津夜市是也殆回
教亂燬於兵燹今則敗瓦頽垣供
人憑弔耳

史記漢使者至滇滇王問漢孰
與我大及夜郎亦然滇人自大之
意至今言辭間猶時時露之
升厂謫滇時與士人講學於城
西三十里之碧曉精舍今公祠即
就其地建前賢題詠甚多惜像已
毀祠左有海莊遺址及虛疑厂并
公讀書處
明傅忠壯公宗龍死難忠烈固
不讓臬卿文山諸人徒格於時勢
不能表章亦可悲已公墓在西門
外十五里眠犬山傳尸未得歸此
其衣冠葬也抔土傾陷片石無存
縣志謂原建有墓碑及御祭碑清
初公姪昇明輩懼禍悉毀今金碧

公園即公故宅遺址宣統間李根
源立碑志之一盛事也
吳梅村詩碧鷄臺樹亂雲中舊
是梁王避暑宮今西山諸寺即梁
王避暑宮也城內亦有梁王宮明
爲珉王府今廢
吳藩既僭號陳沅亦膺后位乃
知其將敗毅然削髮爲尼貝葉梵
香以終老可謂巨識不幸葬於邊
陲無老杜謫仙之流一張之以視
西泠蘇小小反有遜色詎非命歟
其墓在商山仄有安阜園梳粧臺
傳卽在此數經變亂今已渺然劍
川趙越村先生有詩云荒墳難覓
草蕭蕭鏡裏青鸞若可招誰演梅





村新曲。子商山。風雨唱歸樵。蓋慨乎其言之矣。

永歷爲三桂。追獲僞死五華山。

下漢人稱僞死坡。而北城外蓮花池。又有永歷焚骨處。碑謂三桂既

弑。帝復焚其骨。揚灰池中。云池南

卽商山。風景固殊。惜已租借英人

開築別業。

西山左接太華。轟峙滇池峭壁。

萬仞蒼松。蟠覆自半山。千步崖。至

達天閣。石磴千餘級。沿崖穿鑿。明

暗。相受殿中。佛像與夫獸鼎香案。

無不就石成形。真天設之奇也。絕

頂俯視滇池。夜月尤盛。昆明勝蹟

此爲極矣。

大觀樓。實無曲。拆可尋。乃以孫

髻翁布衣。百八十字。長聯傳之。聯

云。五百里滇池。蕚來眼底。披襟岸

幘。喜茫茫空闊。無邊看東驥。神駿

西。竊靈儀。北走蜿蜒。南翔縞素。高

人韻。士何妨。選勝登臨。趁蟹嶼。螺

洲。梳裹就。風鬟霧鬢。更蘋天。葦地

點綴些。翠羽丹霞。莫辜負。四圍香

稻。萬頃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楊柳

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把酒凌

虛。歎滾滾英雄。誰在想。漢習樓船

唐標鐵柱。宋揮玉斧。元跨革囊。偉

業豐功。費盡移山心力。儘珠簾。畫

棟轉不及。莫雨朝雲。使斷碣。殘碑

都付與蒼煙。落照只贏得。幾杵疎

鐘。半江漁火。兩行鴻雁。一枕秋霜

滇書地理志。益州滇池縣注有

黑水祠。黑水本雍涼界。在滇西境

漢人蓋於此。望祀故名。今稱黑龍

潭。實昆明第一古蹟。祠重建於明

洪武。清兵入滇。永歷出奔。緬甸。薛

爾望先生聞之。全家殉節。潭中道

光二十年。吳存義學使雲南。始爲

立碑志墓。所以表忠義之心。亦大

矣。祠前宋柏四株。老幹參雲。古色

蒼然。殿內唐梅尤冠。海內張度及

某。唐梅圖石刻。壁間亦見。雋妙也

圓通山。元時居北門外。明初拓

城。始移入形如螺髻。一稱螺峰。唐

建圓通寺。山因得名。有衲霞屏。普

△金碧小志





亞森羅蘋最新奇案

英王的情書

法國勒白朗氏原著

周瘦鵑
張碧梧
合譯

門上起了一陣剝啄聲。巴納德代辦公司的主人紀謀巴納德正坐在一張舒服的安樂椅上打盹，在等候他的當事人。便被這聲音驚醒。

「進來罷。」他大聲說。門隨即開了。來客走進室中。他又道：「原來是探長貝邁克司。你竟這樣瞧得起我。你好嗎？」

探長貝邁克司的神情和形狀都足以顯示他是一箇特殊的人才。和其他偵探們的普通形態絕對的不同。他對於替他裁製衣服的縫工必會經過精密的挑選。所以穿的褲子式樣既好，又沒有一條皺痕。領結的色彩也很風雅。硬領上塗的澱粉必也會經過特別的手續。他的面色是一種怪異的蒼白色。身材瘦而頹長。似是不很雅觀。說來真箇希奇。他的兩臂卻分明很健壯。彷彿是一箇精於技擊的人。生長在他這瘦長身體的兩旁。給人以一種不相勻稱的印象。他有這般粗壯的兩臂。是很引為自豪的。他原是一箇少年。卻能表示他有巨大的自信力。他的兩眼炯炯有光。靈活而有智慧。

△英王的情書……

一▽

「我剛巧打從這裏走過。」他說：「曉得你有和鐘一般的習慣，我想——這是老友巴納德會客的時間，他定在裏面。」我爲何不能走進去……」

「聆他的教言嗎？」巴納德補充他的未完的語氣。

「也許是這樣的。」探長承認的說，他覺得巴納德的智力是一件永遠不會失敗的可驚的東西。巴納德瞧出他的遲疑，便再說道：「有甚麼事呀？老友，你以爲這是一樁很難討論的隱秘嗎？」

貝迪克司握緊了拳頭，在桌上敲擊。

「我眞的不能明瞭，論到我們倆共事的時間，已很長久。巴納德——你是一位私家偵探，我卻是一箇警署的探長——每次我總覺得你的當事人——卽如亞塞曼男爵夫人——到了案件結束時，都對你表示一種很沒友誼的感想。」

「是因爲我會得利用我的機會，欺負了他們嗎？」巴納德插言說。

「不是我並非以爲……」

巴納德在他的肩上拍了幾拍。

「貝迪克司探長，你忘卻了我這公司的口號嗎？『免費偵探』。我對你說，我是祇要榮譽，從未向我的當事人們要過一箇辨士。」

貝迪克司更輕輕的吐了兩口氣。

「謝謝。」他說。「我的職業的良知祇許我在某種條件之下和你合作。你總該明白。不明白嗎？倘你不留心我的說話，我便要盼望你把巴納德代辦公司的經濟後援對我說簡明白。」

「我有一位貪睡的伙伴——是一位博愛家。」

「他是有名的人物嗎？」

「哦，很有名氣的你總該曉得這人的姓名——亞森羅蘋。」

貝迪克司直跳起來。

「你是說笑話罷，巴納德。」

貝迪克司這時已受了兩種感觸的支配——一是他對於巴納德的偵探才能的景仰，一是他對於亞森羅蘋的深切的憤恨。貝迪克司原是卡密那的得意學生之一，會充分的分受着他先生所受的苦痛。尤其是他自己曾在羅蘋的手中遭了好幾次的可羞的失敗。直到如今他一經記起前事，仍是怨恨非常。他再也不會忘卻羅蘋會一再劫掠他所愛的婦人，給與他的侮辱。

「我們不必談論這人。」他恨恨的說。「除非有了機會，我的兩手可以去捉住他。」

「或者是我？」巴納德很溫和的張開兩手。「但是我們應該工作了你的新業務是發生在甚麼地方？」

「在瑪列附近便是老馥祈利的暗殺案，你可曾聽見過這案嗎？」

「我完全不知道。」

「這也不足為奇各新聞紙上原不會有若何記載雖然是非常繁複……」

「他是被一柄刀戳死的是嗎？」

「是的正戳在肩胛骨之間」

「刀上有指印嗎？」

「沒有我們曾在爐灰中尋着一片紙——也許是凶手包裹刀柄用的」

「可有別的證據嗎？」

貝迪克司搖搖頭

「馥蘇利的室中紊亂萬狀有些器具都翻倒在地上一張桌子的抽斗已被打開但是我們不知道打開

的原故或是缺少了甚麼」

「可曾查問過甚麼人？」

「他們正在查問一位退職的官吏名叫萊包克的再有三箇哥度人他們原是弟兄們是向來不幹好事

的惡漢雙方雖都沒有證據卻互訐是本案的凶手你可要乘坐我的車子往那裏去走一遭嗎親自查察是

再好沒有的事你總該知道」

「你這話很對」巴納德站起身雖是很勉強的

「但有一件事要和你說明巴納德——卓米列正在經辦這件案子他希望因此得到社會上的注意好

在巴黎謀到一箇位置他是一箇性情暴躁的少年在法律方面自然抵不上你所以我要求你會見他時莫運用你的伶牙俐齒」

「你既這樣說我允許以最尊崇的態度對待他便了」

在豐田村和瑪列森林之間的半途上有一處矮樹林因有一條道路便把這矮樹林和那森林隔離爲二在這矮樹林中立着一所一層樓的房屋並有一座小小的花園四周有一道短垣圍繞着在貝迦克司和巴納德談話的前八天這房屋仍是住着一位退休的書寶便是老馥祈利他從未離開過他這種滿花草和菜蔬的小領域除非是前往巴黎各埠頭一帶的書攤上覓取他愛好的書籍他是一箇孤寂的人外人總以爲他是富戶雖然他的習慣是很儉樸的他屋中沒有賓客祇有一位友人便是萊包克萊包克是住在豐田村中

這罪案的查勘以及對萊包克的查問都已完畢接着便開始察看那座小園這時巴納德和貝迦克司剛正來到二人從車上下來貝迦克司向着監守園門的警察說了姓名一直朝裏走巴納德隨在後面隨即貝迦克司見着了正在查詢一切的檢察官和那位偵探這時這偵探正停步在短垣的一隻角的前面那三箇哥度人正在開始說出他們的證據這二人都是農人模樣年歲也差仿不多除掉同樣的露着一種狡猾的神情外面貌上絕無有相像之處年紀最大的哥度人正在說道

△英王的情書……

五▽

「是的長官這正是我們跳過來的所在我們是趕來救人正如你方纔所說」
「你們是從豐田村來的嗎？」

「是的長官從豐田村來的我們原是回來工作的那時約摸是二點鐘正和這箇一樣——我們正在這矮樹林的邊沿和鄧尼司談天忽聽得有人叫喊我說「有人正在呼救聲音是從這屋中傳出的」老馥新利我們素來熟識長官所以我們發狂似的奔來爬過這道短垣——這是一件很艱苦的事因為短垣的頂上都

是些破瓶子——我們一刻不敢耽擱再奔過這園子」
「在前門開了時你們確實正在那裏」

「正在這裏」年紀最大的哥度人說向一座花床走去

「那末離開這道走廊大約有二十碼遠近」檢察官說伸手指着通往客堂的兩層階級「你們是站在那裏瞧見……」

「萊包克先生自己嗎那時我們聽見他和此刻聽見你一樣的清晰長官他正直衝出來好似惡魔在後面追逐他但他瞧見了我們就又返身回去」

「你能斷定是他嗎？」

「上帝可做我的證人」

那兩箇哥度人也同樣的宣了誓

「你們不會得認錯嗎？」

「這怎會認錯他住在我們地方的附近到如今已是五年他的住處是在村的尾梢」年紀最大的哥度人說「我並會送過牛奶到他家」

檢察官發了一箇命令客室的門隨即開了一人走了出來他約有六十歲光景身穿一套棕色條紋的衣褲頭戴草帽面色微紅露着笑意

三箇哥度人同時說道「他便是萊包克先生」

這偵探低聲說道「他們雙方既距離得這般接近當然不會得認錯這三箇哥度人必不會認錯那逃亡者——我的意思正是指本案的凶手而言——的形狀」

「話是很對」檢察官說「但是他們所說的是實話嗎他們聽見的果真是萊包克嗎我們可繼續的問下去」

這一起人走進屋中再走進一間大室室中的牆壁多被一排排的書籍遮住祇陳設着不多幾樣器具一張大桌——便是抽斗被打開的那一張——一幅沒有照架的老馥祈利的全身肖像——和人身一樣的高大卻是一位不很高明的畫師的手筆想來他畫這幅肖像必是爲着某種實物姑且試試他的筆調的

一箇人形顯露在地板上代表這慘劇中的慘死者
檢察官繼續他的查問

「沒有再要說的話。」

「那末你仍堅持……」

「我所堅持的便是你所曉得的事。確是事實。檢察官所有的村人們，你都已查問過。他們都說在那天的白日裏，我絕未走出去。在日中時，我用過了從餐館送來的午餐。從一點鐘到四點鐘，只坐在窗前讀書和吸煙。出事的那天氣，很晴明。我的窗是開着，有五箇人——至少有五箇人——從園門望進來，會瞧見我和往常一樣。」

「我已吩咐他們隨即到這裏來。」

「這話我很願意聽。他們自會聲述他們的證據。我既沒有分身術，當然不能在同一的時間既在這裏，又在我自己的屋中。我倘會來此幹下這樁慘事，在離去時，絕不會給人家聽見。這話你必以為然的。我這可憐的朋友，馥新利，在那恐怖的當兒，難保不隨口呼出我的姓氏。這樣看來，這三箇哥度人實在是不可輕恕的惡漢。」

「你反把這暗殺的罪名推到了他們身上。你不是這意思嗎？」

「哦，這不過是推測……」

「但是那老婦人名叫鄧尼司的那時正在搬取生火的木柴。伊說當他們剛聽見呼聲時，伊正和他們講話呀。」

「伊是和他們三人中的二人講話第三人在那裏呢？」

「在後面不遠的所在。」

「伊會聽見他嗎？」

「伊以為是如此的……卻也不能決定……」

「這就是了。既然如此，你有甚麼證據能證明這第三箇哥度人不是在這裏幹這慘事呢？你有甚麼證據能證明那兩箇哥度人所以爬過牆頭——並非趕來搭救，卻是爲着阻止死者的呼喊，斷送他的性命呢？」

「倘果是如此，他們又怎會親自來控告你呢？」

「我有理由相信這三箇哥度人都是整不畏法的歹人，他們曾經兩次被捕，受了法律的懲罰。如今所以要誣陷一人，正是他們的詭計，爲着洗刷自己的嫌疑，爲着謀取自己的後路啊。」

「這也不過是推度之詞，正如你方纔所說的，他們爲何戮死馥祈利呢？」

「這箇我怎能曉得？」萊包克聳了聳肩頭。

「你忘卻那張桌子的抽斗已被打開，抽斗中不會有東西缺少嗎？」

「並沒有。的檢察官我朋友馥祈利並非富有，無論誰人總是這般說，我雖知道他把他的一些積蓄交與一箇經紀人，經管屋中卻是沒有銀錢。」

「難道也沒有做錢的東西嗎？」

「甚麼也沒有的。」

「他的書籍呢？」

「書籍也不是值錢的，你可親自去聽他原很想搜羅些古書和稀有的刊物，但從未曾搜羅到手。」

「他可會向你提起過這三箇哥度人嗎？」

「他從未提起過，我原很想爲我苦友報仇，但除掉絕對的真話外，我不願意說一些謊話。」

查問仍在進行中，檢察官又向三箇哥度人嚴密的問了一番，但始終並無結果，爲着查清幾箇小問題起

見檢察官特地隨同衆人前往豐田村。

萊包克的住屋是在村的尾梢和馥祈利的住屋差不多大小，圍的四周有一道很高而修剪整齊的籬笆，屋是磚造，敷成白色，旁邊有一塊圓形的小草地，從圍門到走廊約在十五至二十碼之間，也和馥祈利屋中的相仿。

檢察官吩咐萊包克依照那箇不幸的午後所坐的地位，坐了下去，萊包克當即坐在窗前，把一本書攤放在兩膝上，嘴裏啣着他的煙斗。

這果然不會錯誤的事，無論是誰走過圍門，朝着屋子聽時，都能很清晰的聽見萊包克那喚來的五箇證人——有的是豐田村的工人，有的是村中的店夥——各各聲明了他們的聞見，據他們所說的聽來，在暗殺案發生的那天的日中和午後四時之間，關於萊包克的所在，委實沒有疑惑的可能。

檢察官等人態度很光明，並不要在探長貝迪克司面前隱匿起對於此案的迷惑，藉以賣弄他們的聰明。阜米列因得貝迪克司的介紹，已和巴納德打過招呼，知道他是一箇有特殊才能的偵探。這時阜米列很坦白的對貝迪克司說道：「這是一件情節繁複的案子，先生，你可有甚麼見解嗎？」

「是的，你可有甚麼見解嗎？」貝迪克司複說了一遍，並伸手指着巴納德，意思是說：「巴納德正是本案需要的人才。」

巴納德瞧着他們在屋中查問一切時，神態很是靜默，一聲不響。貝迪克司有話問他，他也祇是點點頭，或是含糊的哼一聲，便算應答過了。這時卻很起勁的答道：「這是一件最繁複的案子，檢察官。」

「哦，你也這樣想嗎？各樣事情都經攷慮過了，他們雙方互許的說詞，似是各有理由，分別不出箇高下。一方面我們已有了菜包克提出的反證，那天午後，他不會離開他的住屋，已是無可反駁的事實。一方面呢，這三箇哥度人的聲述，我覺得也很可相信。」

「正是如此，不是這方面，是那方面，是在串演一齣卑鄙的滑稽劇，但畢竟是那一方面呢？這三箇哥度人——雖然容貌凶惡，足以表示性情的卑劣——是無罪呢？還是這箇笑容滿面的菜包克——雖然貌似公正而寧定——是有罪呢？我們能否拿這齣戲劇中演員的面貌，作為判斷他們有無犯罪行為的標準，認定菜包克是無罪，三箇哥度人是有罪呢？」

阜米列得意的說道：「聽你這樣說來，你對於本案的明瞭，未必便勝過我們。」

「哦，我竟是這樣嗎？」巴納德說，眼睛裏射出閃爍的光芒。早米列咬了咬嘴唇。

「既然如此。」他冷冷的說，「你不妨把你再能發現的事告知我們。」

到了適當的時候，我定當如此。但今天我所能幹的事，祇是請求你們去喚一箇新證人。」

「一箇新證人嗎？但是——他姓甚麼呢？」

「我真的不曉得。」

「這是甚麼話？你不曉得嗎？」

早米列以為這位特殊的偵探是在有意的嘲弄他。貝迪克司露出焦索的神情。

後來巴納德挨身靠近早米列，指着萊包克萊包克仍坐在窗前很安閒的吸着煙。巴納德並低聲的說：

「在萊包克的記事簿的裏層中夾有一張名片，片上鑿有四箇小洞，排成斜方形。這張名片必能把我們需要的新證人的姓名和住址告知我們。」

這種可笑的啓示很難取信於早米列，但貝迪克司探長毫不遲疑的執行，也不說出原因。逕行吩咐萊包克交出他的記事簿等，接到了手中，便翻展開來。果然尋出一張名片，片上鑿有四箇洞，排成一箇斜方形。上面印的姓名是伊麗佩羅凡台小姐。地址是用藍色墨水寫的是巴黎梵陶姆大旅社。

一千人衆很驚異的互相望着貝迪克司，面露得意的神采。萊包克毫不困難的說道：

「這也不必我聽他的意思，很堅決，解說也是無益。」

「他一定走上錯路了，我這裏正有好的機會來了。」

「你也莫這樣的輕侮他，巴納德。」

「哦，是的，我自當尊重他，但是我必得再說一些話……」

萊包克已經等了半小時，纔有一輛汽車駛到門前，停住。羅凡台小姐走了出來，阜米列悻悻的走上前去。

「你好嗎，巴納德先生？」他說：「可曾再有些光明的意想嗎？」

「先生也許有的。」

「好，你可先聽了我們的再說你的意想，但是我們必須首先查問你，設人其實這是毫無關係的，不過費掉些光陰，然而你必是樂於一聽的。」

伊麗佩羅凡台是一箇不修邊幅而中年的英國婦人，觀於伊的散亂的頭髮，可知伊是一箇性情稍涉偏僻的人。伊操着法語，很是流利，吐音卻時時變易，難以懂得。

伊不等人向伊問話，立即開口說道：

「這可憐的馥祈利先生，竟被人暗殺死了，這樣的一箇好人，倘非性情古怪些，你們要知道我怎會認識他的嗎？哦，這也毫不希奇，這裏我祇來過的一次！是爲着生意來的，我要向他買些東西，因價錢不合，未能成交，我本想在見了我的兄弟們之後，再來會我的兄弟們，在倫敦很有聲名——羅凡台兄弟有限公司。」

子竟告訴他我在搜尋的一封信定是藏在這本書的裝釘處的背面他當即很仔細的瞧那本書陡的變了顏色當下我已覺察我的愚鈍我倘不提這封信的事他定肯以五十佛郎的代價把那本書賣給我了只因我開口便給他一千佛郎觀祈利神情驚異的搖搖頭定要一萬佛郎我一口答應了他卻又不肯了那真好似做了一場夢二萬——三萬——最後他竟加到五萬佛郎叫喊的聲音活像是一箇瘋人兩眼紅得和火鏡一般他大喊道「五萬一箇不能少——我拿這筆錢可以去買我所要各種書——最好的——五萬佛郎」他先要存款隨即又要支票我說待我回去簽了送來他便送我走了我會瞧見他把那本書鎖在這張桌子的抽斗裏」

伊麗佩接着又說些不需要的瑣事渲染伊這段事情因而無人再注意聽伊各人的眼光都專注着阜米列的不安的神態他分明已成爲暴烈情感的俘虜而受了一種過度的喜悅的壓迫好久他纔寧定了些開口講話

「簡略的說夫人你是要收回那李佳蓀的鉅著的第十四卷對嗎？」

「是的」

「那末書是在這裏了」他高聲說用一種做戲的手勢從他的衣袋中掏出一本牛皮面子的小書來

「這未必是真的」羅凡台小姐大聲說

「書在這裏了」他重說一遍「但是喬治王的情書並不在這書中然而我終能尋出來那人既會偷了

△英王的情書

這箇當然便也偷了那箇。

阜米列在室中踱來踱去兩手負在背後因了他的勝利很爲得意忽的在桌上重擊一下又道

「如今我們已明白這暗殺案的起因了必有這麼一箇人竊聽着馥祈利和羅凡台小姐的談話並偷聽到馥祈利藏書的所在不多幾天後這人便殺死了馥祈利搶了他的這本書準備稍緩幾時便好出賣那第十四封情書這人是誰呢這三箇哥度人雖都是鄉下人可是他們的殺人罪確已毫無疑義的成立昨天我已。在他們的屋中搜查過瞧見在火爐的磚縫間有一箇大裂縫裂縫的後面再有一箇洞我便在那洞中尋着這本。書這書分明是屬於馥祈利的藏書室的此刻再聽了羅凡台小姐的聲述更足以證明我意料的正確這三箇哥度人應該立時拘捕因爲他們正是戳死馥祈利的凶手也便是誣陷萊包克的罪人」

阜米列鄭重的和萊包克握了握手表示對於萊包克的尊敬而謙遜萊包克對於他的感謝隨即他又很殷勤的護送羅凡台小姐登車然後再回到屋中不住的揉搓兩手

在這番動作之後各人便取道前往三箇哥度人的屋中這時這三箇哥度人自然已在他們的監視之下這天天色很晴明阜米列夾在巴納德和貝迦克司兩人之間安步前行萊包克殿在最後阜米列是洋洋得意彷彿他要在巴黎謀取一箇位置的希望已將近實現了

「好好巴納德」他說「這事幹得多麼順利卻並不如你的預料你到底險些兒冤屈了萊包克可不是嗎」



「不是這般說。」巴納德說：「因了那張使人疑慮的名片，我的理由便更加有力。你相信這話嗎？在我們查問的當兒，那張名片是落在那屋中的地板上，我會很清晰的聽見萊包克偷偷的走攙去，直到他的右脚踏着了名片，後來我們離去那所在時，那張名片已黏附在他的靴跟上，他隨即取下來夾在他的記事簿裏。我瞧他在那潮濕的地上留下的右邊靴跟的印子，正有四箇鐵釘排成一箇斜方形，他所以有這番動作，必是他本已忘卻那名片是落在地板上，而他又要隱匿住羅凡台小姐的姓名和地址，於是他便施展這種遮掩的方法，實在我們該謝謝那張名片因為……」

阜米列忽咪咪笑了。

「我親愛的巴納德，你莫這樣孩子氣了。爲何引出這些無端倪的支節來呢？你不該耗費你的精力，祇要探出兔子的巢穴，依我的意思，我們祇應根據事實進行，不該曲解事實，那就那不可能的理論。」

這一千人前往哥度人的屋中，須得經過萊包克的住屋。這時已走近萊包克的住屋了。阜米列挽着巴納德的一臂，一壁行着一壁將教訓的口吻進以忠告。

「你所以走上錯路的原因，是因爲不肯相信那箇不可駁詰的真情。要知道一箇人在同一的時間，必不能。在兩處地方。萊包克既是坐在他的窗前吸煙，同時便不能在那屋中暗殺。馥祈利就拿此刻的情形來講，萊包克是在我們的身後三碼路外，便是他住屋的大門。試問怎會有這樣的怪事？他既在我們的身後，同時又坐在他的窗前呢？」

阜米列忽的站了脚連聲咳嗽神色很是驚駭

「做甚麼這樣呀」貝迎克司問

阜米列指着這屋子

「那裏……瞧呀……」

從園門上的空處瞧進去約摸在三十碼外在草地的那邊他們都瞧見萊包克正坐在那裏吸煙身體靠在開放的窗前——萊包克分明正和他們一同站在路上啊

這是一箇和夢似的幻境嗎——是他們的幻覺嗎分明都不是的那真正的萊包克的一臂正被阜米列握着那在吸煙的又是誰呢

貝迎克司推開園門直向屋中奔去阜米列緊隨在後一壁向着這箇疑似的萊包克大聲喝問可是窗前的這人毫不介意也並不轉動一下他怎會介意或是轉動呢因為他們奔到近處再瞧這不過是一幅畫畫的長闊和窗口一般無二遠遠的瞧去竟彷彿是萊包克側面坐在吸煙筆法的粗劣未馥祈利屋中懸着他的肖像一般無二這兩幅肖像分明是一箇畫師的手筆

阜米列又羞又怒在律中團團的打轉萊包克臉上的笑面具這時已化爲烏有這原是他再也料想不到的打擊他知道已無可抵賴當即自行招認

「我真是忘魂失魄了——我決無戳死他的意思——我祇要和他分享利益各得百分之五十他不肯



答○應○——我○不○知○道○我○幹○下○了○甚○麼○我○決○無○戳○死○他○的○意○思○啊○」

他○哀○哀○的○說○出○了○這○話○巴○納○德○毫○不○留○情○當○即○向○他○詰○問○

「你○怎○麼○說○出○這○等○話○來○好○孩○子○萊○包○克○各○事○都○已○完○備○祇○須○一○箇○反○證○這○案○就○可○定○讞○了○這○反○證○待○我○來○提○出○罷○那○班○不○留○意○的○行○人○們○行○過○門○外○又○和○這○窗○戶○距○離○很○遠○怎○會○疑○心○到○這○窗○前○的○萊○包○克○的○真○假○問○題○至○於○我○呢○我○在○瞧○見○馥○新○利○的○那○幅○肖○像○時○就○起○了○這○樣○的○疑○念○猜○想○那○箇○畫○師○必○會○也○畫○了○萊○包○克○的○肖○像○不○過○我○當○時○並○無○何○等○表○示——萊○包○克○卻○深○信○已○把○我○們○瞞○過○了○這○幅○畫○布○原○是○捲○着○藏○在○一○座○小○棚○的○壁○角○裏○上○面○又○堆○放○着○許○多○銹○損○的○物○件○在○不○多○一○會○工夫○之○前○我○纔○從○那○裏○取○了○出○來○張○掛○在○這○箇○前○那○時○萊○包○克○因○你○們○叫○喚○已○去○見○你○們○了○這○便○是○一○箇○人○能○同○時○在○外○面○殺○人○在○家○裏○吸○煙○的○原○故○」

巴○納○德○侃○侃○而○談○這○沈○着○的○聲○音○阜○米○列○聽○得○難○受○極○了○巴○納○德○接○着○再○對○他○說○道○

「萊○包○克○是○何○等○的○清○白○呀○說○來○已○是○可○笑○他○對○於○那○張○名○片○的○答○覆——說○是○片○上○的○四○箇○洞○是○紀○下○他○玩○埃○卡○台○時○所○負○的○點○數○這○是○多○麼○勉○強○呀○那○一○本○書○實○是○他○有○意○藏○在○哥○度○人○的○火○爐○中○當○時○我○會○尾○隨○着○他○所○以○曉○得○至○於○那○封○情○書○他○已○經○交○給○你○了——阜○米○列○先○生○聽○見○嗎○」

阜○米○列○明○知○他○說○這○話○意○在○捉○弄○自○己○直○氣○得○面○色○青○白○卻○還○能○支○持○得○住○惡○很○很○的○望○着○萊○包○克○一○會○纔○嗚○嗚○的○說○道○

「我○並○不○覺○得○驚○詫……瞧○他○這○兩○隻○奸○猾○的○眼○睛○善○變○的○神○態……當○然○是○一○箇○惡○漢○」他○怒○極○了○「你

△英王的情書……二二▽

枕畔殘香

蕙英

吻非愛情表示。慾之先機也。

美人之情絲。由淚痕調和芳澤所織成。

情人筆下之離別字。以苦汁爲墨。

愛之味。似糖薑湯。又甜又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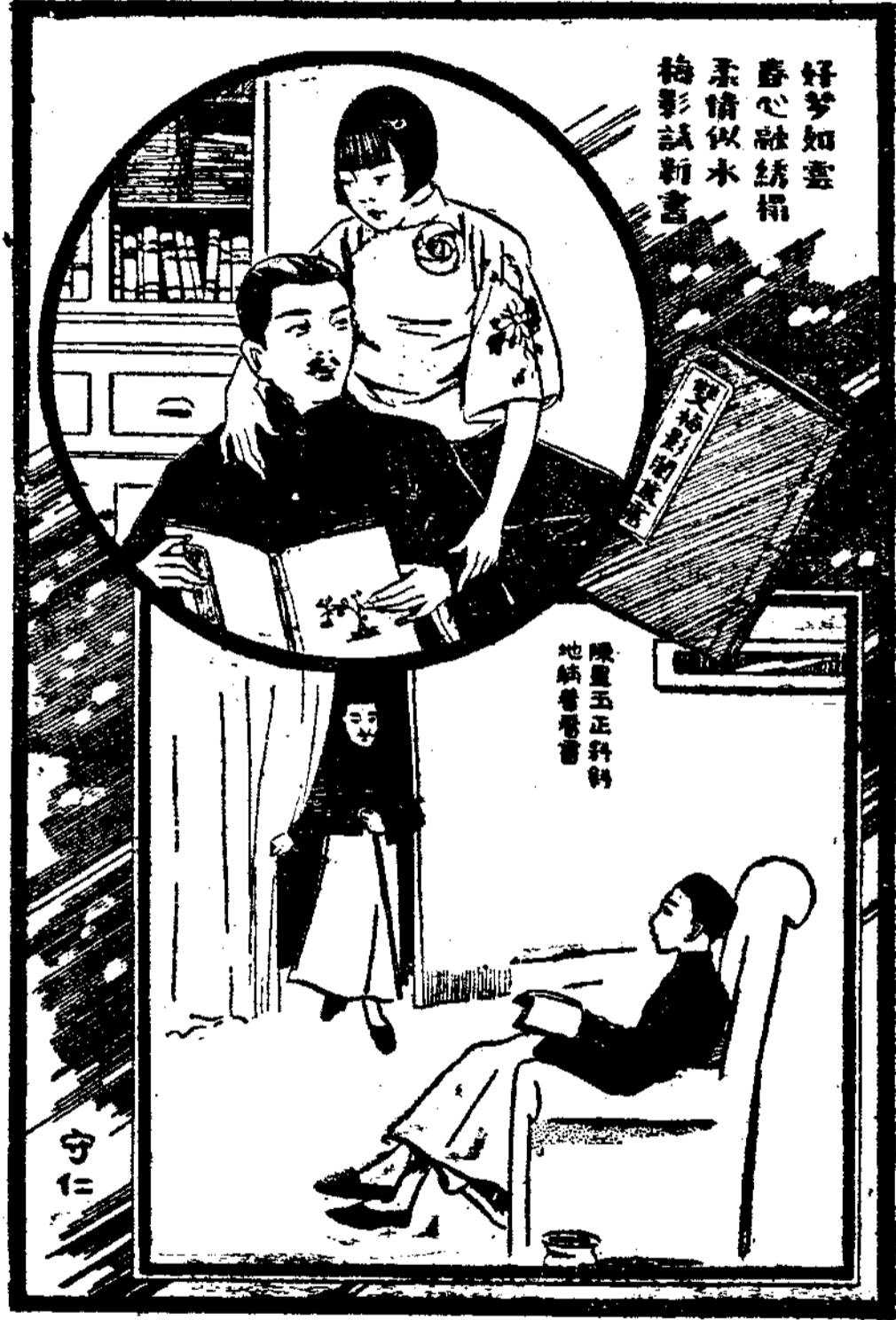
紅樓銀燈畔。美人御妝。橫波斜睇。箇裏風光。旖旎已極。而竟

倉則曰寂寞。





△虎穴情波 第二章：圖





虎穴情波

房山六教

△虎穴情波 第二章……………二▽

第二章

好夢如雲
情似水梅
夢融心
似雲春
如水影
梅試新
書楊

「濟南瀟灑似江南」這句話是大家都知道的。濟南這個地方，委實是北五省的風景之地。澄碧明淨的大明湖水就在城中。差不多占了半城的地位。更有千佛山、四大名泉，都是有名勝地。可算得水木明瑟，風物清華。幾年以前也未嘗不是樂土。只可惜今日的濟南完全受了軍閥的支配，充滿了不自由而不流動的死氣。這一種壓迫就是魯人治魯的代價。

在幾年以前，濟南城中有一所別墅式的大廈。大廈後面別有一個小院子，庭宇深沉，晚風飄拂，深綠色的筠簾直垂到地。風吹起來，簾子也一晃一晃的，顫動四面回廊，都有短短的欄杆。欄杆上斜坐的佳人，不知在那裏想著什麼心事。伊著一身荳綠色紗夾衫褲，懶散梳粧，雲鬟不整，伊心絃的顫動也在那裏一晃一晃的。比風吹簾



子更動蕩得厲害。伊默然無言，只看著那空落落的院子，發楞一對活潑而可愛的媚眼。這時候卻呆呆地定注著伊，沈吟地說道：這可教人怎樣呢？

伊一言未畢，一陣微風吹送院牆外叮叮噹噹的鈴聲，直貫進伊耳朵中來。伊知道是他來了，很堅決地拍著身旁的欄杆道：冤枉，我也只好犧牲的了。就懶洋洋立起來聽著門外一陣喧嘩已經走進一個面白身長眉濃目巨的男子。伊嫣然一笑，霍地迎過去道：五叔回來了嗎？男子很注意的看伊一眼道：琴妮我回來了，你吃過點心嗎？琴妮搖頭道：等……男子見伊臉上忽地淡淡的一紅，他心絃也就微微一動，搶一步握著琴妮的手，斜行急步的走進房去。男子一手夾著個黑皮書夾，琴妮很鄭重的接過來，從書夾裏取出兩本銀行支票簿，開了床頭的保險箱，安放進去。兩人相視而笑，屋中格外靜悄悄地。

姚子成是山東的一位簡任官，也是省城裏天字一號的紅人，又兼著個振務處提調的差使，又是選舉代表，兩處經費都是姚子成管理，他好好的自己衙門不住，卻去住在一個族叔的公館裏。他族叔有個孫女，就是琴妮，生得才貌雙佳，性情

又極其活動。姚子成就聘請琴妮作他的女秘書。把所有的文件經手。公款都交給伊代掌。又哄伊說這振務選舉的經費一百多萬。惟有我一個人可以全權支用。琴妮不聽。猶可一聽一百多萬經費。他可以全權支配。由不得就在姚子成身上特別注意起來。琴妮雖然聰明。但究竟是未出閨門的女孩子。只把姚子成的話當作真的。絕不疑心。是一派虛榮心。命令出來的大話。這時候兩個人你看著我。我看著你。那眼光中的表情。始而是烟燦的無定的。繼而是互相吸引。又互相規避。發現出一種不可思議的態度。後來索性變成固定的。眼光表示非常熱烈的情感。倏地電燈光線一閃。照著琴妮的如花兩鬢。嬌滴滴地越顯紅白。

琴妮在一張彈簧椅上坐著。看書。姚子成就坐在伊身旁。琴妮用含笑的眼光看著姚子成。看得姚子成心中大動。要想說一句什麼話。但是想不出。說不出。琴妮放下手中的書。也覺臉上赳赳的發紅。一顆心卻又十分熨貼。這時候的琴妮同姚子成正同風雨未來之際。天上定有一種醞釀的預徵。到了那沈寥沉寂的時候。風雨立時就到。琴妮看著架上的書。回頭去道。五叔。你看過葉德輝的雙梅影閣叢書嗎。

姚子成搖搖頭道：「沒有琴妮，很怪異的。」道：「五叔，你在湖南作省長，難道沒有見過葉德輝嗎？」姚子成隨便地回答道：「見過，卻沒有見過他的書。」琴妮聽姚子成用極不注意的聲調回答，伊不由很怨恨，很失望的，道：「你不願意同我說話嗎？」這一種怨望的表示，纔把姚子成的神經震了一震，忙道：「你誤會了，我可以鄭重聲明，從來心上不曾有過這種意思。」琴妮纔發出一聲軟笑，婉婉的問道：「你知道雙梅影閣叢書是說些什麼話？」姚子成又搖頭說：「不知道。」同時伊雙眉略略一蹙，也搖一搖頭，這一種神態，卻如電光一瞬，立時回復了。伊以前的態度，只見伊施展極嫵娜的姿勢，亭亭起立，走過去，在書架上檢出一本書來，忙遞在姚子成手中，道：「五叔，你看看這種書好不好？」姚子成順手接過，看時，伊也挨著姚子成一同看，伊說：「我有好些不明白的，所在五叔你教教我，好不好？」這幾句話，原是極平常而普通的，伊不知怎麼吞吞吐吐的，音調很來得含糊，似乎沒有說話的勇氣，兩邊頰上一陣陣烘出紅來，更襯出伊軟媚嬌羞的丰度。姚子成在先還覺莫明其妙，後來恍然大悟，似笑非笑的看伊一眼，直接表示他的滿意。琴妮的臉上更覺紅了。

一陣包車的鈴聲清脆可聽。濟南跑突泉左近的居人耳聽着這特別的車鈴順風吹來瑯瑯地響。箇不住。一。一。就見一輛極精緻的包車全銅什件擦得黃金般亮澄澄地一箇雄壯的青年車夫把一件紅邊黑地的號衣解開胸扣披襟當風的如飛奔走。號衣上還繡着幾箇紅字。卻瞧不清楚。車上坐着箇氣概英發的男子。濃眉白面兩撇烏鬚。一張臉上白亮得放出光來。襯着黑漆般的鬚眉格外黑白分明。煞是好看。車後有兩箇便衣兵士作那車夫的助手。往前推送後面更有四箇武裝兵士汗流氣喘的跟着車子跑。這箇影象在大衆眼前打一箇閃就過去了。只聽那清脆的鈴聲由近而遠。依然瑯瑯地響。大衆看他過去之後說這不是姚總辦麼。好一副儀表。啊。原來濟南雖也是箇商埠。又是省會之區。除了軍民兩長有汽車而外。此外各衙門首領都坐包車。包車前後排着幾箇武裝衛隊。表示他們的特別性。姚總辦的包車一直走到別墅式的大廈門口。車夫下車來。氣喘如牛。那頭上的汗同珠子般在他那紫黑色的臉上不住地往下滴。幾箇衛隊也一箇箇趕得上。

氣不接下氣。張開大口打哈哈，卻依然還要趕前一步。齊齊整整的左右排列。姚總辦拈著小鬍子很安閒而舒適的跨下車來。春風滿面的往裏就走。四箇沒有喘定的衛隊在他走過的時候一齊立正舉鎗。姚總辦頭也不回的進去了。同時大廈門口擠了許多車夫。衛隊更有大廈裏面的下大夫（僕役）同幾箇執役的自動娼妓（淫浪的女僕）都集合起來。登時成了箇臨時場合。大家把大廈裏面的家事比作國事一般加以深遠綿密的討論。有幾箇鄰居而愛管閒事的青年也插身進來預聞討論。只聽他們問道：你們叔叔爺來了嗎？下大夫之中有一箇年老的用警戒的眼光看他一眼道：你胡說什麼？誰是叔叔爺說話的人？拍手笑道：這件事誰不知道紙裏還包的住火嗎？你瞞我作什麼老實同你說罷。漫說我們是鄰居守得近近的不用打算瞞我們。就他們幾箇天天在你們門口拉野雞包車的你不信問問他們知道不知道說話的人用手指著大門外的幾箇車夫。這幾箇車夫忽地都發出含有滑稽意味的笑聲來道：這箇叔叔爺不但我們全知道差不多連濟南城裏都傳遍了。還用問嗎？一箇新來的車夫不知道他們說的甚麼一回事忙問。

叔。叔。姑。爺。是。誰。呀。怎。麼。我。不。知。道。呢。一。箇。資。格。最。老。的。車。夫。露。出。不。屑。的。神。色。雙。肩。一。聳。道。你。真。是。豈。瓜。起。先。是。他。們。的。叔。叔。此。刻。做。了。他。們。的。姑。爺。不。是。叔。叔。姑。爺。嗎。大。衆。又。發。出。一。陣。洪。烈。的。笑。聲。年。老。的。看。著。這。般。形。景。無。可。奈。何。只。好。深。深。地。嘆。一。口。氣。表。示。他。心。上。的。不。愉。快。但。是。在。這。閑。笑。和。嘆。息。聲。中。這。位。叔。叔。姑。爺。卻。一。些。也。不。聽。見。只。同。他。姪。女。兒。在。那。寶。鼎。香。濃。繡。簾。風。細。綠。窗。人。靜。的。時。間。甜。蜜。蜜。地。研。究。他。們。的。性。學。

姚。總。辦。坐。在。公。事。房。中。候。他。的。秘。書。而。兼。科。長。的。拜。兄。陳。星。玉。候。了。一。回。陳。星。玉。不。來。姚。總。辦。等。不。得。叫。人。去。催。一。連。催。了。三。次。陳。星。玉。也。不。說。長。說。短。只。回。報。了。個。不。來。姚。總。辦。詫。異。極。了。想。一。想。陳。星。玉。性。情。雖。然。高。傲。自。己。的。待。他。事。事。致。敬。盡。禮。從。來。不。敢。慢。待。陳。星。玉。也。從。來。沒。有。發。過。標。勁。這。一。次。不。要。是。有。人。得。罪。了。他。吧。不。除。我。自。己。而。外。誰。敢。得。罪。他。今。天。既。然。請。他。不。來。只。好。自。家。過。去。請。問。他。爲。什。麼。不。高。興。姚。總。辦。忙。忙。地。走。到。陳。星。玉。臥。房。裏。一。看。陳。星。玉。正。斜。斜。地。躺。著。看。書。姚。總。辦。叫。一。聲。二。哥。道。今。天。身。體。好。不。好。公。事。看。過。了。嗎。陳。星。玉。霍。的。立。起。目。光。炯。炯。的。看。

著姚子成的臉道你自己的私事亂七八糟的還問什麼公事陳星玉說這幾句話的時候神色極其嚴重姚子成本自虛心給他這一說臉上竟紅了只得含糊糊的。道。二。哥。你。說。那。一。路。話。我。自。問。我。的。私。事。沒。有。亂。七。八。糟。啊。陳。星。玉。嚴。冷。地。說。哦。這。一。箇。極。單。簡。的。哦。字。姚。子。成。心。上。竟。受。了。一。針。對。著。陳。星。玉。一。雙。神。光。四。徹。的。眼。睛。姚。子。成。的。眼。光。竟。不。敢。同。他。碰。只。好。別。轉。臉。去。只。聽。陳。星。玉。道。別。的。話。不。用。說。我。只。問。你。好。好。的。寬。大。衙。門。不。住。一。定。要。住。在。你。令。叔。那。邊。是。什。麼。意。思。姚。子。成。口。中。一。頓。道。這。是……陳。星。玉。追。著。問。這。是。什。麼。說。下。去。姚。子。成。道。我。不。過。為。那。一。邊。起。居。飲。食。一。切。都。方。便。些。於。公。事。私。事。並。無。關。係。陳。星。玉。冷。冷。地。一。笑。道。起。居。飲。食。都。方。便。些。恐。怕。方。便。的。不。是。起。居。飲。食。是。男。女。居。室。罷。姚。子。成。著。實。的。一。驚。鄭。重。說。道。這。是。沒。有。的。事。二。哥。你。不。要。聽。信。謠。言。陳。星。玉。一。聲。長。嘆。道。你。還。說。是。沒。有。的。事。嗎。我。只。問。你。你。可。知。道。你。令。叔。那。邊。的。男。女。僕。役。同。左。右。的。鄰。居。門。外。的。車。夫。都。把。你。叫。作。什。麼。姚。子。成。很。不。解。的。轉。問。陳。星。玉。道。這。我。真。不。懂。他。們。究。竟。叫。我。什。麼。陳。星。玉。道。叫。你。什。麼。叫。你。叔。叔。姑。爺。你。不。信。再。去。打。聽。打。聽。你。令。叔。那。裏。前。後。左。右。街。坊。

鋪子。那。一。個。人。不。知。道。這。還。是。謠。言。嗎。姚。子。成。猛。然。聽。了。這。破。天。荒。的。稱。謂。心。裏。只。覺。撲。撲。地。跳。口。中。也。不。知。道。要。說。些。什。麼。一。個。舌。頭。平。空。不。聽。他。使。喚。起。來。勒。勒。巴。巴。的。一。個。字。也。說。不。出。不。由。臉。上。的。紅。一。陣。陣。直。透。出。來。挨。了。一。回。勉。強。鎮。定。心。神。竭。力。把。聲。氣。調。和。得。恢。復。了。原。狀。道。這。可。真。詫。怪。我。可。還。真。不。知。道。他。們。送。了。我。這。般。一。個。美。名。呢。天。下。的。事。真。是。真。假。是。假。姚。子。成。說。到。這。裏。意。思。要。洋。洋。洒。洒。地。發。一。篇。辯。護。的。議。論。可。奈。這。舌。頭。宣。告。拒。絕。決。不。替。他。圓。謊。竟。停。頓。了。口。舌。的。機。能。接。不。下。去。陳。星。玉。卻。正。色。道。你。到。了。今。日。還。要。抵。賴。嗎。你。在。我。面。前。還。要。遮。掩。嗎。你。要。知。道。一。個。人。的。情。愛。原。是。一。種。神。秘。的。靈。鑰。片。面。的。戀。愛。已。經。不。是。人。力。所。能。支。配。何。况。雙。方。的。戀。愛。具。有。絕。大。的。吸。力。就。有。拔。山。扛。鼎。的。力。量。也。抵。抗。不。住。停。頓。不。來。他。方。的。抵。制。力。來。得。越。多。雙。方。的。吸。引。力。愈。加。堅。固。你。也。不。過。是。這。中。間。的。一。份。子。自。己。未。必。是。主。動。者。也。算。不。得。是。絕。大。的。罪。惡。到。了。那。雙。方。吸。力。增。加。的。時。候。一。個。人。竟。可。以。完。全。失。去。自。主。的。能。力。做。了。情。愛。的。犧。牲。你。如。今。是。完。全。做。了。犧。牲。者。不。過。你。偏。偏。不。戀。愛。別。人。卻。要。戀。愛。你。這。位。令。姪。女。你。可。知。道。中。國。人。的。舊。道。德。觀。念。



甚深這種有關倫紀的戀愛不但中國人反對就是外國通人也要反對的你輕輕易易的鑽進了這個風月圈兒你的人格就算宣告破產現在已經濟南一城差不多人人知道到了將來還不定要鬧什麼笑話控告瀆倫提起公訴都是意中事丟掉了官還是小事從今以後你如何還有臉見人你還把這般大事當作無關輕重的事嗎世界上的人們是把人格同道德維繫他的名譽同生命你的人格道德已經完全破產從此你這個人就算已經死了你還懵懵懂懂地毫不經意可憐啊陳星玉胸中充滿了憐憫他的意念語調同神情不覺格外嚴重姚子成平日間專靠陳星玉作軍師的聽他說到如此鄭重而厲害直同轟雷掣電震得他腦神經失去了功效只覺四圍佈滿了恐怖的空氣還發出那一種機械式的聲調道二哥這是沒有的事啊陳星玉大怒道你還不承認麼

問官式的陳星玉研問罪犯式的姚子成的口供姚子成一時之間神經受了非常刺刺激只楞楞地看着陳星玉陳星玉又轉變一種論調誠懇懇切的道你瞞別人猶可我是和你同船合命的人如何連我也瞞起來你是乘船的我操舟的地



沒有什麼關係。然而你的一生人格就送在兩句謊話上了。姚子成驚道：「這也不至於罷。」陳星玉道：「你要知道，你這位戀人，雖然筆墨上來得卻究竟不知世路的險巇，不識官場的情形。伊聽了你的話，竟完全的信任你，進一步的信托就發生出戀愛的關係。再由戀愛關係而進一步的話，伊儘可以要求你給伊一筆錢作伊下半世的過活。如此伊的生活問題已經到可以解決的程度。生活問題一經解決，伊的嫁人不嫁人就不成問題。伊卻如何想得到你的說話竟是完全說謊呢？你的人格破產固然是說謊的不好，伊的人格墮落也是聽了你的謊話不好。從來好色貪財，足以敗壞大事。你愛伊的色，伊也貪你的財，一差二錯，錯出這般糾葛。如今差不多到了水盡山窮的地位，看你怎生得了。」

琴妮這幾天正在魔著伊叔叔，叫給伊五萬塊錢。伊自願不再嫁人，永遠作伊叔叔的外室。磨得姚子成沒奈何，既不好告訴伊，說以前的話是有心哄你，這兩筆經費是不能擅動的。又禁不起伊撒嬌撒癡的要錢，這真是心裏說不出的苦。陳星玉的一番話無意中點著了筋節。姚子成越想越不錯，想得他一身毛骨悚然，格外的

著。急。只。拉。著。陳。星。玉。要。他。打。主。意。陳。星。玉。道。這。件。事。只。有。快。刀。斬。亂。藤。和。伊。一。刀。兩。斷。除。此。之。外。總。沒。有。完。全。的。方。法。姚。子。成。失。望。而。猶。疑。的。道。快。刀。斬。藤。主。意。雖。好。可。是。伊。不。是。藤。伊。是。箇。人。藤。是。沒。有。抵。抗。快。刀。的。能。力。人。是。有。能。力。的。到。那。時。伊。如。何。肯。歇。論。不。定。還。要。鬧。出。生。命。的。問。題。來。呢。陳。星。玉。道。這。是。無。論。如。何。不。能。兩。全。的。你。若。是。怕。伊。不。肯。干。休。不。妨。預。先。用。非。常。誠。懇。痛。切。的。態。度。對。伊。說。明。萬。不。能。兩。全。的。苦。衷。比。如。你。和。伊。走。到。危。崖。絕。澗。的。地。方。兩。箇。人。腳。下。同。時。一。滑。你。若。一。定。要。拉。著。伊。不。放。勢。必。兩。箇。人。同。時。跌。下。去。於。伊。不。但。無。益。而。且。兩。箇。人。一。同。下。去。了。再。叫。誰。來。救。呢。不。如。下。一。箇。堅。決。的。心。放。了。伊。的。手。隨。伊。跌。下。去。你。立。在。岸。上。再。想。法。去。救。伊。起。來。這。不。是。負。心。是。一。種。救。急。的。手。腕。伊。只。要。腦。經。裏。頭。有。一。絲。一。毫。的。明。白。自。然。贊。成。這。種。手。腕。決。不。會。反。對。的。姚。子。成。得。了。這。箇。主。意。自。覺。得。有。恃。無。恐。忽。忽。的。走。了。

姚。子。成。並。不。通。知。琴。妮。同。伊。父。祖。堅。決。的。把。行。李。物。件。搬。回。衙。門。過。了。一。夜。琴。妮。打。了。十。來。次。電。話。叫。他。姚。子。成。叫。別。人。去。接。只。說。姚。總。辦。有。公。事。出。去。了。一。會。兒。電。



話鈴聲又響姚子成叫人聽時是督署參謀長的電話姚子成連忙自己去接只聽得極蒼老的口音道我是參謀長室你是那一位姚子成說我就是姚子成電話裏咳了兩聲乾嗽道你是子成嗎你昨天爲什麼事也不通知我我就搬回衙門去住難道有人得罪了你嗎姚子成一聽糟了竟是他那位族叔姚樂天借著參謀長室的電話打過來的又不能不答應只好說沒有人得罪我不過近來衙門公事繁得很我不住在衙門裏究竟不方便一時走得匆促所以沒有通知姚樂天道琴妮這箇孩子不知爲什麼昨天晚飯同今天早點都沒有吃中飯開在桌子上也不肯吃只要等著你來一同吃你快些來勸勸伊罷這孩子的脾氣拙得很姚子成雖然下了箇決心搬回衙門卻究竟是強制的心上那一種戀戀不舍的意念比琴妮還要來得真切所以他走的時候不但不敢同琴妮見面連姚樂天那裏也不敢提起生怕琴妮知道了要來攔阻他決沒有抵抗琴妮的勇氣如今聽說琴妮兩頓飯都沒有吃要等他來了纔肯吃飯登時心上發生出無限的輕憐密惜恨不得就在電話線上直帶到琴妮那邊去顧不得人格的破產同將來的禍患立刻坐上包車如飛就



走兩箇人的靈魂身體完全沈浸在愛河情海中。如雪的電燈照著一雙倩影。電燈也分外光輝。那姚總辦衙門裏的臥室一般也新裝著一盞五星聯珠的電燈。卻照著靜悄悄的一間空屋。自鳴鐘噹噹兩響。姚總辦還不見回來。電燈也淡淡的滅了許多色彩。

姚子成直到五更將近方纔回來。睡了一覺醒來。已將過午。姚子成慌慌忙忙的又到琴妮那邊去了。四更回到衙門家人送上一封陳星玉的信。說陳科長走了。這一句話把姚子成驚得直跳起來了。道：「怎麼怎麼竟走了嗎？」家人說是姚子成怒道：「你們都是死人麼？怎麼不早和我說家人堵著嘴道：『總辦在五老太爺那邊吩咐不問什麼事。除了督軍省長兩衙門公事。而外一概不許回陳科長走的時候。又再三吩咐不許先回總辦。所以家人不敢回姚子成。沒奈何痛罵了家人一頓。忙拆開陳星玉的信看時。無非說操舟的人是走了。請你趕緊修好破船。別覓操舟的人。至於我同你的關係。是拜兄弟而兼親戚。你有如此行爲。我不能預先勸告。又不能事後匡正良心的責備。清議上的譏彈。實在有去的必要。我走之後。千萬希望你有所改。」



伊 小 小
嫁 水 徐
了 說

「月之十六日爲小女秀芬出閣之期。敬備喜筵。恭候台光。這一封玫瑰紅的帖子。耀入我的眼簾。清醒的我。竟是渾渾噩噩。莫知所以。」

伊嫁了。嫁期就在明天。我因爲和伊是親戚關係。不能不去。我這一去。明知無非是增加我的悲痛罷了。然而不去。於禮儀上。又說不過去。

炮聲樂聲。悠悠揚揚的奏着。充滿了滿堂喜氣。我聽了這種很甜密的樂聲。把我的肝腸都搗碎了。一會兒花枝招展的伊。啼啼哭哭的上轎了。伊似乎看見我。伊的眼睛朝我看了一看。似乎說「我嫁了」……………

我見了這種情形。是何等的悲痛。悠悠揚揚的樂聲。不啻是爲我們奏的別離之曲啊。可憐的我。在人叢中幾乎暈倒了。





第十八回

疑雲疊疊半夜客來虛驚飽受
竊案重重一朝人去未已隱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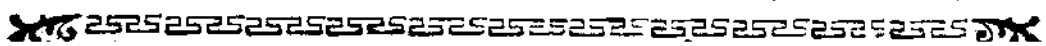
卻說蓋三省允許了張順要求幫同偵緝連做竊案的鉅賊着手進行的第一天就瞧見那箇形迹可疑的假瞎子等待跟踪往北不料到北關城門洞口被閒人一擠一箇不留意已被這厮扯滑不知去向蓋三省為人精細曉得此時若得嚷出來打草驚蛇事實上毫無益處况自己也是暗中幫忙不是出頭明助所以獨自在北城關廂內外的附近繞了幾箇灣兒及站在月城內留心偵察進出的閒人從下午二句鐘爲始直到四句鐘相近也沒有探出甚麼來擡頭瞧瞧天上濕雲四罩細雨

濛濛看來這箇算命的假盲子不會再發現的了。祇得懶洋洋回到家。中差出去的四箇夥計也來回覆。多同蓋三省自家一樣。也未曾訪出什麼眉目來。祇有派往東門那箇夥計道。從茶棚子內聽來的消息。約在十天之前。東門曾經發現一箇山東口音的走江湖醫士。乃是道家裝束。手中拿了柄拂塵。背着一口五尺餘長的雪亮寶劍。腰內掛了一箇金漆小葫蘆。行經東洗馬坊沈家。忽然站定脚步。將沈家門口一望。大驚小怪道。這家人家不出三年。要遭滅門之禍。此時尙及懺悔。倘再遲三箇月。交了華蓋飛廉雙惡。連那怕請大羅神仙來做功德。也不濟事的了。那道人怎麼一嘆。自有好管閒是非的人。上前和他搭話。同時沈家下人也圍上來。聽見了恨道士胡說八道。便去放出一條惡犬來。想咬那道人。道人一見狗來。口中唸了聲無量佛。即便伸手拔下背上那口寶劍。要下手殺狗。卻被沈家下人吆喝住了。那道人笑了一笑。又將那口寶劍順手向這腰內掛的那箇小葫蘆內一插。接着把拂塵望那條狗兒一拂。沈家那條皮條子。本是他家小主留學日本時候帶回來的。獠種兇很異常。不但東門角上著名。竟是黑山全城的人多曉得說也。奇怪經着那道人一拂。

寡婦把門上的硃符抹掉了。吧。不料李寡婦左抹不去，右抹不去，將門除了下來，用水洗了好久，非但符未洗去，那顏色格外見得鮮明，甚至喊了箇木匠來，將門鏤去了一層，誰知硃符依然存在。因此上大家反又信仰起那箇道士來，道分明是箇仙人。我們凡胎俗眼，當面錯失的了。他說不出半月，此間要有火災，倒不可不防哩。適纔我聞人家談及這話，道距離發見那道士的日期，有的道十三天，有的道十二天。我因也不甚相信，跑到李寡婦家門上一望，果然有一道硃符，畫着世界上呢。決計沒有真仙人的呵。這也是江湖上一種寶小風火罷了。不過這門檻是怎麼樣的，一時不得而知。看將起來，這道士來得突兀，怕和這幾件竊案有些關係也未可定哩。蓋三省聽了這人報告的話，腹內尋思道：「阿呀，這道士和俺親見的那箇盲子一樣，令人可疑。小小一座黑山城，再不料惹了江湖上人的注意。有這許多五道七煞在暗裏頭陰謀詭算，我雖允許了他們，暗助破案，怕仍要丟臉哩。當下祇好說了幾句門面話，敷衍到吃過晚飯，聽那窗外雨聲滴瀝，比日間愈加大了，便把兩箇粗浮一些的夥計打發他們回家去睡覺，將兩箇精細一點的留宿在家，以便差喚。」



蓋三省預備到了三更同他們出去將全城巡邏一回必有所獲天雖下雨但是做賊的有句「偷風偷雨不偷雪」的秘訣越是下雨越要當心不料到二更打過忽然紅光燭天街上人聲喧雜道東門洗馬坊沈家和北門三合盛糧食行同時起火蓋三省聽了心上一動料定這火暗中有人縱放誰放的呢就是行竊的偷兒黨羽了聲東擊西使大家注意了東北方的走水暗中又要在西南方放生意哩所以忙喊那二箇精細夥計令他們同至南面緝他自己帶了傢伙獨往西方僻靜場合去搜捕一箇人出了家門向西行去一路輕手躡足專走私街小街留心視察其時雖仍下雨比黃昏時候小得多了所有街上遇見的人大抵是向東北兩處救火去的熱心人物蓋三省倒不好開亮了關切這廝人快快回到自己家內留心着鬧賊休去管別人的賬少熱心些罷不要應着那句「熱心腸招攬是非多」的老話哩當下蓋三省直查到西城根沒有什麼查出來再從西城根慢慢地向東一直西大街走到黑山縣城中心點的雙井衚口料來今宵不會找到什麼了想從雙井巷歸灣拐北回家安息去回頭想着既已出來索性再巡一次風罷所以拐南歸灣重



又。拐。西。再。望。西。城。根。走。去。不。過。走。的。又。是。一。條。岔。徑。和。適。纔。跑。過。一。箇。來。回。的。兩。條。路。完。全。沒。有。一。步。重。複。的。此。刻。天。有。三。鼓。就。是。救。火。會。熱。心。人。也。多。回。家。睡。覺。去。而。且。夜。雨。未。息。蓋。三。省。又。專。揀。僻。靜。所。在。巡。邏。莫。說。人。不。會。遇。着。一。半。箇。連。鬼。影。子。都。沒。瞧。見。轉。眼。之。間。又。已。到。西。城。根。附。近。了。大。約。不。會。有。甚。查。着。的。了。正。欲。回。身。歸。去。忽。然。聽。見。城。外。吁。的。一。聲。哨。子。蓋。三。省。暗。忖。這。哨。聲。大。似。賊。叫。淘。難。道。那。話。兒。來。了。擡。頭。一。望。果。然。見。有。一。點。紅。光。好。似。飛。鳥。一。般。從。城。外。直。射。上。來。在。西。城。門。上。邊。的。鼓。樓。角。上。停。了。一。停。接。着。便。又。向。城。內。平。地。上。直。射。下。去。蓋。三。省。此。際。怎。敢。怠。慢。便。放。開。脚。步。從。小。街。內。穿。至。西。大。街。上。先。朝。西。一。望。不。見。甚。麼。再。朝。東。一。望。不。禁。喜。出。望。外。原。來。那。點。紅。光。就。在。距。離。二。三。十。步。之。外。慢。吞。吞。向。東。行。着。祇。消。自。己。脚。步。緊。一。緊。尙。容。易。趕。得。上。哩。蓋。三。省。忙。便。施。出。夜。行。術。工。夫。望。東。追。蹤。下。來。誰。知。前。面。那。點。紅。光。好。似。曉。得。後。面。有。人。追。上。來。了。頓。然。間。也。同。風。吹。柳。絮。浪。捲。浮。瓢。弩。箭。離。弦。倦。鳥。歸。林。相。似。飛。一。般。向。東。疾。行。憑。你。蓋。三。省。工。夫。超。等。總。距。離。着。二。三。十。步。追。不。上。去。蓋。三。省。心。上。異。常。着。急。如。其。這。一。段。筆。直。大。道。追。趕。不。上。再。過。去。到。了。雙。井。巷。

來。那。人。失。了。風。所。以。燈。傘。多。不。願。的。了。蓋。三。省。使。走。過。去。將。傘。拔。起。來。掙。着。把。燈。取。在。手。內。一。徑。回。家。料。想。家。中。人。此。刻。正。睡。得。甜。蜜。蜜。的。時。候。回。去。打。門。定。要。叩。好。一。會。哩。等。待。走。至。自。家。門。首。伸。手。叩。了。三。下。卻。聽。見。一。箇。山。東。人。口。音。在。客。堂。內。喊。道。想。是。你。們。當。家。的。回。來。了。嫂。子。快。去。開。門。接。着。張。氏。出。來。開。門。蓋。三。省。大。爲。詫。異。一。面。將。傘。折。起。一。面。問。道。你。怎。尙。沒。有。睡。呢。張。氏。氣。憤。憤。的。道。你。倒。說。這。種。現。成。風。涼。話。自。己。半。夜。三。更。出。去。了。不。知。在。那。裏。幹。麼。直。至。此。刻。纔。回。來。那。兩。箇。夥。計。也。是。日。勿。收。夜。不。管。借。了。救。火。爲。名。救。到。如。今。尙。沒。有。回。家。中。又。未。曾。僱。用。媽。子。我。若。關。門。睡。覺。你。們。回。來。時。誰。開。門。倘。若。大。門。不。上。拴。叫。我。又。放。心。不。下。睡。不。穩。的。一。箇。人。祇。得。呆。坐。着。候。你。們。偏。偏。又。有。這。種。好。朋。友。白。天。不。見。人。晚。上。反。會。親。臉。子。又。生。得。同。畫。上。鍾。馗。般。頰。下。長。了。蓬。蓬。鬆。鬆。一。部。落。腮。鬍。子。好。不。怕。人。已。來。了。好。久。哩。說。甚。不。遠。千。里。慕。名。到。此。如。今。坐。在。客。堂。內。快。去。打。發。走。了。睡。覺。吧。天。已。經。發。白。哩。張。氏。咕。噥。了。一。陣。自。往。樓。上。睡。去。蓋。三。省。任。憑。妻。子。口。碎。不。去。理。伊。聽。說。賁。夜。有。遠。客。登。門。拜。訪。心。上。着。實。詫。異。忙。將。大。門。拴。上。提。了。傘。燈。恩。恩。入。內。一。脚。纔。跨。進。客。堂。窗。檻。便。

聞那遠客哈哈大笑道。俺交給義井看守的腌臢累贅東西。怎敢當老弟台貴手。玉攆回來呢。實在借光得很。恕劣兄莽闖。祇好賠箇禮兒吧。劣兄在這廂有禮了。說着便一躬到地。蓋三省此刻宛如臨深履薄。小心翼翼。那敢懈怠。忙將手內東西拋在地上。口內連道。豈敢也。還着唱了肥喏。分主賓坐下。蓋三省將那人上下統身一打量。祇見那人臉如黑炭。虎目劍眉。七尺上下身材。四旬左右年紀。頰下虬髯。張如蠟刺頭。上用皂布細頭。當前打着箇拱手結牡丹花蓋頂。腦後垂着一絡黑布。和高人名士戴的浩然巾相似。身穿皂布打襖。小袖口密排鈕扣。皂布底衣足蹬。鼻底短鬚。快靴腰內圍着一條十三節虎尾軟鞭。脇佩牛皮百寶囊。聲若洪鐘。氣吐湖海。兩目灼灼有光。精神奕奕。出衆單就。外表看來已顯得是箇江湖上有數人物。所以蓋三省抱拳帶笑問道。尙未請教。老大哥貴姓大名。蒙臨寒舍。有何金諭。那人也含笑答道。劣兄生長山左原籍。湘南以前託足綠林。匪號飛天金吼。自從前十年寒荆去世。後劣兄看破紅塵。在京都白雲觀修真學道。懺悔前非。不問世事。人家多信口喚俺一聲余道士的。便是。蓋三省聽了大驚道。如此說來。大名是上振下邦。從前拳打黃

河。兩。岸。脚。踢。南。北。兩。京。的。馬。永。貞。乃。是。同。門。弟。兄。了。余。振。邦。道。豈。敢。豈。敢。豈。敢。豈。敢。蓋。三。省。道。原。來。是。箇。老。前。輩。少。敬。少。敬。請。恕。晚。生。小。子。有。眼。無。珠。諸。多。簡。慢。大。名。嘗。聽。家。師。提。及。道。目。下。普。天。下。二。十。一。省。之。中。談。到。猴。拳。高。手。要。讓。老。前。輩。獨。步。一。時。了。但。不。知。老。前。輩。何。事。出。關。臨。舍。有。何。貴。幹。呢。余。振。邦。道。劣。兄。此。次。離。京。爲。了。一。箇。不。肖。同。道。鐵。膊。道。人。之。事。敗。壞。我。們。玄。門。規。則。聞。得。他。在。遼。東。三。省。胡。作。胡。爲。所。以。特。來。找。他。說。話。順。便。到。老。弟。台。府。上。一。來。過。門。不。入。斷。無。此。理。再。者。新。近。飛。天。豹。子。的。徒。弟。周。虬。龍。姊。妹。倆。謝。師。出。山。在。天。津。辦。酒。請。客。李。九。爺。代。他。們。姊。妹。倆。拉。場。領。出。道。到。的。人。很。多。我。們。一。輩。裏。頭。共。到。了。四。桌。人。總。算。當。年。齊。名。的。七。飛。十。三。煞。祇。缺。貴。前。人。劉。耗。子。進。了。川。趙。鷄。子。過。亡。了。兩。箇。不。在。席。此。外。十。八。箇。人。居。然。仍。得。聚。首。一。堂。也。算。罕。逢。喜。事。席。間。趙。鷄。子。的。胞。弟。趙。神。鷹。提。及。老。弟。台。大。名。并。知。李。第。九。跟。你。有。一。些。交。涉。他。說。姓。蓋。的。現。在。已。是。劉。耗。子。的。少。爺。變。做。同。根。一。脉。之。人。這。箇。扣。兒。解。開。了。罷。卻。巧。這。當。兒。湖。北。劉。狗。兒。到。津。找。李。九。又。帶。着。劉。耗。子。一。封。書。信。到。來。那。信。上。也。帶。上。一。句。替。你。李。蓋。兩。家。解。釋。這。段。嫌。隙。在。座。諸。人。多。是。主。張。叫。開。完。事。在。老。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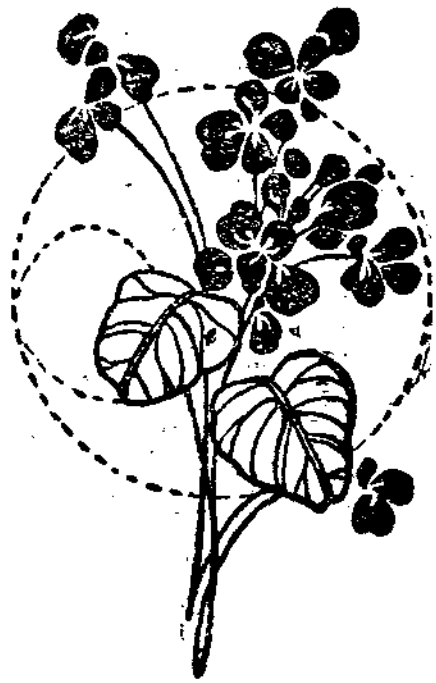
台是多箇前人多條路在李老九是多箇少爺多條臂彼此多無不贊成之理李九
道人極重義氣經大家一說一口應承我適有出關之便所以繞道前來跟老弟台
提上一句好在李九爲人一生受軟愛結交請老弟台補張門生帖子託人拿給李
九這事就了啦蓋三省聽了余振邦說話暗把自己力量忖了一忖樂得順水推船
便欣然的道小子何幸敢蒙衆位前人擡舉况且此事起因實在晚輩靠家大的不
是如今李九爺既肯不咎既往那麼一張門生帖兒免得再煩別人待晚輩備起來
就勞老前輩帶了去罷此時天已大亮那兩箇回家睡覺的夥計已經來叩門了蓋
三省便令他們去烹茶端正臉水并擬預備酒菜款待余振邦不料余振邦一概不
要催蓋三省速即將帖備了好帶着走路蓋三省見振邦誠意辭謝自也不敢強留
忙命夥計上街去買了全束回來寫好了交給振邦帶去在寫帖兒時候振邦問蓋
三省爲甚晚上不睡究因何事蓋三省便將親允援助張順和昨天親見盲子并夥
件所聞那箇道士的話一字無遺的訴說出來振邦道照此說來那箇道士就是俺
要找他的鐵膊道人那箇盲子說來情狀有些像無鱗蛟霍四果真是他勸你少管

閒事。此人是京東一帶有名飛賊，練就一身鱗骨工，偷過兩湖總督張香濤的貂褂，朝珠，偷過慶親王的白玉烟壺，名振直魯豫鄂四省，水旱皆能爲人，也頗四海很要朋友。順天府衙門的快班按月有常例錢孝敬他，不然被他鬧得沒路走哩。而且天生一副古怪脾氣，他生平服從的人除了生身父母外，祇有教他本領的師父。據他自己告訴人師父的說話，十句不過聽五句，故而江湖上多道霍四心服之人，祇得兩箇半。一父一母是兩箇全的，他師父尙祇好算半箇呢。此外的人若教他，東他偏要向西，近年來他輕易也不願出手了。據我推想，一定此地當公事的鷹爪冲撞了他的道子，他纔來放出手段，連做幾件紮手案兒，給一箇難題目給人，老弟台快快收篷，那姓張的如其曉得輕重，還是賠贓懸案爲上。若再公事加緊，恐怕還有大亂子鬧出來哩。蓋三省一聽話內有因忙站起身來，走到余振邦面前，雙膝點地，竟然跪求道：「總得老前輩幫忙，想來這霍四和老前輩定有交誼，務懇哀憐，伸手援救小子等的身家性命。」余振邦初尙不肯應允，經不得蓋三省一味軟求，纏住了不允不休。振邦沒奈何，祇得拿張白紙寫出一首詩，天下人不知有人來問我，連我

也。不。知。一。二。十。箇。字。來。交。給。蓋。三。省。道。你。速。命。人。到。各。處。僻。靜。毛。廁。上。把。這。二。十。箇。字。照。抄。在。毛。廁。壁。上。或。者。有。些。小。效。驗。除。此。以。外。別。無。方。法。對。付。霍。第。四。的。蓋。三。省。瞧。了。這。四。句。一。時。推。測。不。出。其。中。玄。妙。於。是。當。面。謝。過。了。余。振。邦。然。後。將。帖。兒。繕。就。也。交。給。振。邦。袋。好。振。邦。便。要。回。了。油。紙。大。傘。紅。紙。小。燈。一。聲。再。會。出。門。自。去。蓋。三。省。因。爲。一。夜。未。睡。正。思。命。人。分。往。毛。廁。壁。上。抄。寫。詩。句。自。己。擬。回。到。樓。上。房。內。將。息。一。回。不。料。張。順。一。批。一。批。差。人。來。報。告。了。先。報。道。有。兩。箇。夥。計。不。知。被。誰。把。手。脚。縛。住。口。內。塞。了。東。西。鎖。在。南。門。城。門。洞。內。的。關。帝。廟。裏。蓋。三。省。一。問。名。字。果。然。就。是。昨。宵。差。遣。往。南。偵。緝。的。那。兩。箇。接。着。又。是。一。人。來。告。訴。道。事。情。越。鬧。越。大。了。縣。正。堂。的。一。顆。印。信。昨。晚。也。會。被。賊。偷。去。我。們。肩。頭。上。的。責。任。愈。加。抗。不。起。了。蓋。三。省。忙。囑。咐。大。家。如。無。其。事。且。待。毛。廁。壁。上。題。了。那。四。句。隱。語。之。後。看。有。無。影。響。再。作。道。理。他。自。家。私。下。去。盤。問。張。順。自。接。做。了。卯。首。起。見。曾。否。闖。過。霍。四。道。子。張。順。一。時。想。不。出。來。轉。去。訪。問。別。人。方。知。在。新。舊。交。替。之。際。抓。着。一。箇。外。來。客。賊。據。他。供。出。來。是。霍。四。的。徒。弟。可。能。看。在。師。父。面。上。私。下。放。了。以。後。永。不。再。到。黑。山。地。界。做。案。不。料。舊。時。那。箇。當。

卯首的是箇不懂江湖義氣的冒失鬼。他聽了那話道：「什麼霍三霍四，我概不明白。俺也有老師傳授到我們轄境上來做生意，應該先來拜門送常例。既然有師傳授，如何會一聲不響便來碰動我們疆界？我正要問問他有師父傳授，三考裏出身呢？還是無師傳授，半路上出家的？他倒提起師父名字出來，他師父若是有種，叫他來上門抓人，咱們較量較量，也不妨。」舊卯首說了一番狂話，把那人送往當官照律治辦。但是此人犯的案情不大，不過當堂挨了一頓板子，頭門枷號，示衆滿月之後，叫他具結釋放完案。想來那人確是霍四愛徒，自離此地便回去哭訴，乃師所以霍四前來報復舊卯首，闖了禍。張頭兒不幸代他當了蓋三省聽了點頭道：「對了，余振邦原說霍四不幹好久哩，此來定有複因。原來我們先去惹了他，纔惹出這場是非來。如今且叫人去稟了本官，緩待三天再作道理。」張順聽了，自然照辦。當日過了到第二，天晌午時候，有一箇住居東關外，向以推二把手小車攬客貨爲業的朱四，到縣衙來招尋快班頭兒，道有機要說話。張順自己在家託病，未便出面，便令當手夥計去會朱四，問他有何密要。朱四道：「昨日清晨有箇瘦漢僱他車兒上北鎮，到了地

頭他叫俺回來寄信頭兒自稱霍四老爹道此間縣太爺的做官憑證他帶了去哩頭兒若是有種的親往小五臺山去要回來期限二十天不然祇好有屈頭兒代打了這件官司吧當手夥計聽了這話忙去告訴張順急得張順口呆沒奈何又去央求姊丈設法正是禍從口出關係匪輕代人受過有口難分欲知蓋三省怎樣上小五臺山向霍四如何要回印信且待下回分解





翠樓新詞

陳翠娜女士

▲綺羅香 癡醉

天凸垂雲山凹吐月冷雪瞞人
 偷下卷起簾鈎萬木噤寒都啞料
 謝娘詩思淒迷定嵌在誰家鴛瓦
 訝牆陰十二璇窗黃昏明白轉如
 圖素娥梳洗纔罷應是蟾宮落

△婦女之樂園.....

樂 婦 之 女

春之夜

王慧雲女士

我沉醉在可愛的春之夜中了
 新月挂在樹梢上微風吹來地上的樹影也微
 微地擺動嬌娜有致這是多麼幽靜啊籬旁幾樹
 未謝的梅花一陣陣的甜香隨着風送過來直使

一▽





△婦女之樂園……

粉餘香。盈把飄。泊人天。未許縑。塵
俱化。儘教他。地老天荒。待洗出。翠
嬌紅。冶似藍。開獨客。吟愁凍。雲低
礙馬。

▲高陽臺

病柳。驚風。癡蟬。噤雨。夢雲。堆滿
銀屏。藥籠。茶烟。倍惜。綠透。簾旌。瓶
花。冷抱。嬌寒。瘦怪。年來。忘了。秋晴
漫。恹。恹。玉宇。瓊樓。何處。吹笙。覓
裳。散後。銅仙。老甚。淚華。彈指。都化
秋。星。錦瑟。華年。無端。誤汝。聰明。銀
河。水。淺。公無。渡。是桃花。一例。飄零
舊。園。亭。歇了。歌鶯。散了。流螢

★
★
★

▽

日間法國公園的一幕又映在眼前了。青青的小草都從地底伸出頭來享受那和煦的香風拂拭紅的黃的小花兒也開了。不少并發出微微的幽香。小鳥站在枝頭唱着可愛的歌曲。坐在湖邊白石上的我聽好鳥的歌。看戲水的魚。真是俗塵盡消。煩憂全滌。咧東風吹來。明鏡似的清波便起了絲絲皺紋。蕩漾着向左流去。而我坐的石好像只管向右移去。我的頭髮和手裏擎着的紫羅蘭也被風飄拂着發出颯颯的微響。真好。像蘇東坡所謂羽化而登仙了。

太陽漸漸地望西移去了。而這時候的遊人卻也漸漸的增多。一對對的情侶。臂兒相挽着。臉兒相並着。一邊流覽美麗的風景。一邊作甜蜜的。情話。從樹罅間漏出的太陽光。反映在水面上。閃爍着好像一座黃金塔。伊們指着水中歡呼道：『這是多麼美麗的金塔啊！真和黃金一般的美麗。一般的可愛。』呵！沉迷在情海中的人們啊！你們切莫以黃金為可愛。愛情和黃金是不能並存的啊！丁子明和洪深影戲中合演的一幕。又映在我的面前了。但這是一齣戲。所以結果還是愛情戰勝黃金。事實上那裏辦得到呢？我又想起來了。想起和這箇相仿的一



春日無聊偶閱前人

香豔詩戲仿其體

袁方初觀女士

隔宵偶自讀紅樓惹起閨中少
女愁婉轉柔情無說處漫調鸚鵡
懶梳頭

聞結朱陳喜復憂人前欲語轉
含羞今朝幸得多情婿惟祝雙雙
共白頭

粧成攜手並香肩戲折芝蘭插
鬢邊不語嬌羞偏嫵媚劉郎豔福
此身全

團圓新月映窗紗倦倚朱欄玉
體斜綫步行來身後立輕輕竊取

△婦女之樂園

椿事實那悲劇中的主角卻就是我的姊姊W

在一箇春天的下午姊姊的未婚夫Y忽然來了他是一箇大學生

他和我姊姊的婚約乃是舊式的是在年未及笄的時候訂定的他是

很維新的對於這事當然不贊成但是礙着他的父親和我父親的友

誼所以不敢倡言取消他以爲婚姻是必須憑愛情結合的現在他和

W是毫不相識當然沒有感情可言也當然沒有結合的可能於是他

就想出一箇補救的法子在未結婚之前循着交友的軌程通信會面

他和伊通了幾封信以後他就毅然決然的上我們家來了

綠衣人自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擎着Y給W的信到我們家裏來

而每一箇星期六和星期日無論晴雨總有一箇英俊少年走進我家

的門這樣進行着不覺已到炎威蒸人的夏天了Y被那熱烈的感情

驅馳着雖在這炙人肌膚的赤日下仍是每天日中而來到午夜纔去

秋氣漸深那氣候也漸漸地由涼轉寒Y對於W的愛也跟着天氣

慢慢地轉移了Y在這箇冬天竟結識了一箇女友不過他在W面前

再三設誓決不負心并聲明和伊不過是友的關係W很信任他的誓



臨鏡慵

習習春風動樹枝倚欄無語幾

沈思黛箋漫拂題新句寫出閨人

憶涼詞

一別經旬日勝年客窗對月不

成眠離愁書就頻斟酌惟恐閨人

情更牽

漫弄蘭舟泛碧湖芙蓉如面玉

爲膚秦淮桃李雖稱豔似此嬌娃

絕世無

穠桃豔李鬪芳菲燕語鶯聲翠

袖圍銀日王孫常駐馬他鄉客子

不思歸

凌波微步破苔痕漫舞輕歌笑

語溫金粉南朝真國色對花能不

△婦女之樂園……

「M夜深了儘着在風頭裏癡想些甚麼還不
去睡仔細着了涼明天又要鬧咳嗽了」母親在
房裏這樣叫着驚斷了我悠悠的思潮果然覺得
有些寒意忙回轉臥室才進房門又聽得我姊姊
幽怨的嘆聲了



可憐的朋友



處裝病請假，睡在牀上讀小說。

伊是受了文藝的陶化罷伊的感情的確比前幽美了，成爲一箇溫
柔多情的女兒，但那纏綿悱惻的文字，同時也使得這箇在父母珍愛

沈圓珠在A女校肄業的時候，對於
文學已有很深刻的嗜好，讀小說，到興
味濃厚的當兒，上課鈴搖過了，伊還不
願意到課室裏去，有時竟向舍監先生



邊詩魂

歌喉漫轉有餘淒未語人前五
頰低多謝玉郎頻慰問阿儂身世
不堪題

尋芳偶入鳳凰臺一縷情絲織
不開偏是鶯聲鶯曉夢含羞笑問
幾時來

絕世姿容睡起初雲髮未整鬢
慵梳頻拋紅豆調鸚鵡微笑回眸
豔態舒

藏嬌金費費安排惟恨時艱遇
合乖終是書生無豔福一聲珍重
溼襟懷

別後離愁幾許深銀河遙隔雁
書沉傷心每憶花前誓五夜淒涼

之下的無憂無慮的小姐，知道了許多人世的奇異的煩悶，對於伊的前途——猶其是將來的婚事——感到萬分的憂愁和恐懼，雖然伊正在希望着將來能得到一位真能愛伊的如意郎君。伊快樂寧靜的一顆心靈，在不知不覺間，逐漸地被一縷煩惱的柔絲纏住了，於是伊的腦幕上，驚幻想了一幕愛情的悲劇，作過無謂的唏噓和惆悵。

枇杷熟後，蕉心初展的夏天，經過了一度考試，圓珠和伊的同學，都算畢業了。在漫漫的長夏中，伊日裏還是照舊讀些詩詞小說，夜裏總喜歡一箇人，在星光月影的露天之下沉沉默思。

涼風拂幃，告訴我們是秋天到的時候，圓珠和兩位同班畢業的同學，以及伊的妹妹，都已進了滬西一所開辦未久的區大學——那時上海除了幾所新開的大學外，那些舊有的大學，都沒收女生——圓珠在家裏，是一箇能言活潑的人，但在校裏，就和女同學也不多談話；男同學更不用說了，這或許是走讀的原故罷？

秋深了，圓珠在區大學上了好幾星期的課，伊對於詞學一科，別饒興趣，偶於興之所至，曾經按律填了幾闕詞，交與詞學的教員改削，當

獨擁衾

當年刺血兩盟心對景傷懷感

不禁今日蕭郎花下泣問卿可否

記前吟

調韞石弟婦次原均

袁劉梅真女士

一幅生綃入妙思蘭閨姓字冠

當時更兼得偶多情婿日傍妝臺

賭賦詩

鷓鴣比翼詠繁枝寫出陽春白

雪詞佳製連篇窺未盡團圓已解

說相思

春風翦翦拂蘭旌蕭穆閨中少

婦情夙約星期成例在今朝底事

△婦女之樂園……

教員把詞稿還給伊的時候，伊在稿末發見了幾行出人意外的佳評。

冬風剪剪的陰曆十月底，男同學發起了一箇大風詩社。有一天，圓

珠剛從課室裏出來，在走廊上被三位不相識的男同學喚住了。他們

要邀伊進詩社，並把簽名冊遞過去，圓珠並不伸手接，祇說：

「真慚愧！我不會做詩的，辜負了諸位的盛意！」

一位男同學連忙說：

「不要客氣，女士的詞，填得非常好，我們都拜讀過了。」

圓珠聽了他的話，雖詫異他們怎麼會見到自己的初作，但並不動

問，祇帶着羞勉強的答應他們說：

「不要見笑了！詩是不會做的，既蒙諸位看得起，不敢不遵命，追隨

驥尾就是了。」說罷，接了簽名冊，把名字寫上，就匆匆的去了。

圓珠既進了詩社，也學做了幾首七絕詩。他們雅集了一次，恰巧天

雨，圓珠也沒有到。陽曆年假後，大眾都忙着大考，那有閒心注意詩社

的事。考完了接着就放寒假了。

爆竹聲聲，臘鼓催年的晚飯後，圓珠接到了一封信，是大風詩社社

晚回程

關懷夫婦自思猜，預定今宵及
早回。一夜朦朧驚睡起，那知曙色
入窗來。

附原作

韞石

謝家有女擅才思，得婿文名冠
一時。福慧雙修洵不爽，玉臺共讀
合歡詩。

錦心繡口詠芳枝，小字簪花寫
妙詞。爭奈秣陵烽火急，鸞箋何處
寄相思。

陌頭柳色入簾旌，引起閨中無
限情。觸景吟詩多少韻，行間盡屬
盼歸程。

長秋痕寄來向伊索詩稿的，延了幾天，才把伊的近作寄去。再過一箇多星期，秋痕又寄來一封信，說了許多過分稱讚的話，信裏除附有和伊的詩而作的詩外，還另有幾首詩，要求圓珠作和。伊沒有和他的詩，祇抄了兩首新作的詩，還順便寫了一封普通客套的信寄去。

新年又忽忽的過去了，但春寒猶自料峭。上海各學校，因為戰事的影響，都把開學期延遲了，K大學也有這樣的情形，後來課雖開了，但因交通阻塞，外埠同學不能來，到校上課的祇寥寥百餘人，就是秋痕，也因此沒有到校。待到交通恢復的時候，已是仲春時節，秋痕在那時候也來校了，秋痕到校數天了，圓珠祇和他在課室裏見過一面，也祇招呼一下，沒有談話。

同學忽然鬧起反對學校當局的風潮，因此停了三星期的課，圓珠雖由學生會中被選為委員，但伊祇出席過一次。在這三星期中，秋痕會命校役送了幾封信來，並且都是候復的，最初兩信，圓珠還作幾行簡單的答復，後來兩信，說了許多言外有意的傾慕話，圓珠不能理他了，祇拿一張名片交給校役帶回去。

閒倚欄杆，獨自猜行旌未卜。幾時回，欣看昨夜燈花結。草是今朝喜報來。

睡意 (謝秋娘)

張夢痕女士

春未醒，芍藥曉烟籠。影鬢侵眉黛，綠枕痕微印。臉波紅，睡眼正惺松。

別意 (調笑令)

秋雁秋雁，盼斷衡陽書柬。含愁莫倚雕欄，烟水蒼茫。片帆片片，卻被青山遮斷。

奈何曲

張夢痕女士

誰識傷心苦，離情向誰說。掬意

△婦女之樂園……

圓珠已廿一歲了，伊並不是不需要異性的愛情，不過伊對於這簡舉止庸俗，沒有思想的書生式的秋痕，實在沒有一些兒好感，伊非但不愛他，並且還不願意他愛伊。但那兩封信，也不能說於圓珠的芳心，全然無擾。

有一天早上，圓珠又接到秋痕的來信，信裏報告伊的是學校的消息，大概是說：學校經濟本極困難，遭此擾亂，或有解散之危，惟同學方面，已組織維持會，並希望圓珠能到校。圓珠本已念念於校，讀秋痕的信後，很想知道一些校裏的詳情，就乘車到學校去了。剛到校門口，便看見許多男同學，在校舍前的種着花木的空地上，聚在一堆，不知議論着什麼事情，幾箇女同學站在門口邊，也在說着話。伊一走進去，就向女同學問消息。伊們剛說得幾句話，圓珠聽見有人在背後喊伊，伊回轉身去一看，原來是秋痕站在屋門口石級上喊伊。見伊回轉身，連忙說：

「密司沈，可以請過來一下嗎？有一件事要和你說呢！」

圓珠遲疑了一會，終於走了過去。

九▽

寫紅箋灑盡滿腔血
相思苦道遠歡會佳期絕日在
奈何天此情終不滅
羅帶結同心樹枝盟連理綿綿
此恨長憔悴形何似
歡心久不長等閒度日月願隨
月照君夜夜魂飛越
望君君不至思君日無已別恨
誰短長試問東流水
藕斷絲猶牽顧影憐薄命粉黛
已慵施開煞粧臺鏡
對鏡憶鴛鴦鏡中愁白髮穠華
已凋謝轉眼春芳歇
不願覓封侯願君長守此詩酒
共怡情富貴不掛齒

秋痕懇求似的向伊說：

「今晚我請我的表妹吃飯，請你做一箇陪客，可以嗎？」他說後，見圓珠沒有允許他請求的意思，接着又說：「我還邀了密司洪，伊已應允我了，你也答應了罷！」

圓珠毫不介意的道：

「謝謝你！我今晚沒有功夫啊！」

秋痕慌忙道：

「那末明天罷！表妹和密司洪那裏，我可以說有要事改期的。」

圓珠看了他那副急精神，幾乎笑出來，說道：

「不必改期了！少一箇陪客，有什麼要緊呢！」伊看見秋痕又要開口，便說：「實在不瞞你說，我的家庭專制得很，不是隨便可以出進的。」

秋痕知道事情大半是失望的了，不過還鼓着勇氣，作最後的請求：

「真的這樣不賞光嗎？明天正午，我和表妹乘汽車來接你罷！僅這一次，想堂上也不會不肯的！」

圓珠見他這樣說，也有點着急和討厭了，祇得道：

「不敢勞駕！家庭方面真很難說話的，請你原諒！」

秋痕知難強求，轉過口風來說道：

「既然如此，我也不便強邀了。」

「那麼對不起了！謝謝你再會罷！」圓珠這才放了心。

秋痕雖也微笑的說了一聲「再會」，但他的笑容，掩不住他的失望的情緒了。

秋痕常在同學們跟前，把他腦裏的幻想，當做事實鼓吹，說圓珠對他怎樣有意，還故意當着人寫過幾回信。但圓珠那時一些也不會知道。

不久學校當局，把幾箇鬧風潮的重要份子開除了，才照常上課。

圓珠除秋痕外，這學期裏還認得了幾位男同學，其中有一位名克勤的，是這次鬧風潮的重要份子，也是被開除了的。他在校的時候，曾向圓珠借了兩本書，學校把他開除了，他不好再到校裏去，因為還書的關係，到圓珠家裏去了一次。

過了幾星期，已是放暑假的時候了，不知怎的，克勤到圓珠家裏去的一會事，被秋痕知道了，秋痕曾屢屢向圓珠面前和信上，表示過要到伊家裏去的意思，但圓珠總是以家庭固執有多多不便為詞，委婉的謝絕了，他也不敢造次。現在他知道克勤去過，而且校裏剛放暑假，同學們都互相宴客以為餞別，秋痕以請客為

名就不問圓珠的可否，竟自到伊家裏去了。

圓珠和伊的妹妹，在放假後第二天，各人都接到一位男同學偉請伊們茶敘的請柬——偉是這屆的畢業生，他的功課和運動都很好，圓珠久已耳聞其名，但未識面——在昨天行畢業禮的會場中，給網球單打的錦標獎品，偉得了第一名，當他走到臺前接獎品時，圓珠才認識他，在這一晤之間，圓珠覺得他是箇具有男性格的英俊少年。圓珠接了他的請柬之後，本想赴會的，但因為伊的妹妹那天有事不能去，伊爲了沒有伴侶的緣故，也不預備去了，還寫了一張名片去辭謝。

次日圓珠才起牀，又接到秋痕專人送來的一封信，拆開一看，原來是偉的名片，由秋痕寫了兩句話在上面，寫的是：

「偉君殷勤囑弟代邀女士赴約，幸勿見卻！」

圓珠不好再推辭，也用名片寫了兩句。

「既蒙偉君一再相邀，下午當遵約趨候大教。」

圓珠梳洗畢，已是十點鐘，伊的一位表兄——林芝青——來了，他們坐在案前閒談之際，芝青把請柬拿起來看，並且說：

「偉君嗎？他是我的舊學生呢！很肯讀書的，運動也好，是一箇誠實爽快的人，他是你的同學嗎？下午的茶會你總該去的罷？」

圓珠道：

「正是我的同學，下午我也預備去的，祇是和他從未談過話，怪難為情的。」

芝青又道：

「你見了他，請代我致意！」

下午二時，圓珠獨自去赴約了，伊到那裏的時候，已有幾位同學先到了，坐下之後，偉問伊道：

「令妹呢？怎麼不一同請過來？」

「伊今天有事，所以不能來，伊託我致謝意於你。」圓珠回答了偉的話，又接着道：「林芝青先生囑我也候候你！」

恰巧又有客來了，偉應說了一聲「謝謝！」忽忽的走開去招待來賓了。

圓珠和偉談話的時候，秋痕從遠處走過來，站在五六步之外，聽他們談話，秋痕這種舉動，已不是第一次了，只要圓珠和男同學說話，要是給他看見了，他總要看着聽着，圓珠早已覺察了，也不理他，祇裝做沒有看見。

連着宴敘了兩次之後，洪女士約了幾箇女同學，公宴男同學於T酒樓，圓珠也被約在內，這一次最熱鬧，被請的都如約而來，席間談笑風生，鬧到九點多鐘，賓主才盡歡而散。

此後還有幾箇宴會，圓珠都推托了不會去，伊不肯去的主，因是爲了他們鬧得太不成樣子，了有幾位男

△婦女之樂園……

一三〇

同學常向伊勸酒，鬧得最利害的，要算秋痕，他儘勸人喝酒，還要打通關，他吃了幾杯酒後的言談舉止，更使人難堪，他勸圓珠喝酒時，伊總是絕對的拒絕他。

——男女同學中，最不肯飲酒的，祇有偉和圓珠；從不吸烟和不伸出手來猜拳的，也祇有偉和圓珠。在女同學公宴的席間，偉曾向圓珠問起芝青的近況，並且請圓珠把芝青的住址寫給他。

有了天，芝青打了一箇電話，到圓珠家斜對門的伊的舅家處尋圓珠，恰巧圓珠的母親在那裏，問他是什麼事，他說：

「我的一箇學生，也就是表妹的同學，在我這裏，我想明天和他同到你家裏見見表妹，你應許嗎？」

「這有什麼不應許的，你們來好了，我關照圓珠在家裏等你們。」圓珠的母親這樣回報了伊的姪兒。次日下午，芝青和偉，到圓珠家裏來了，坐了一會，由芝青提議，到法國公園去。

流光如水，忽忽又過了一箇多月了，這些日子裏，秋痕來了幾封普通的信，圓珠也祇作了一次答復。

一箇炎熱的早晨，圓珠接到偉第一次給伊的信，伊才知道他已在N地的軍隊裏任事了。自後他們音書往來不絕，一縷情絲，在不知覺間，已把他們緊緊的縛住了。在這一箇秋天裏，偉曾幾次到上海來訪圓珠。一來總有幾天擔擱，在這幾天裏，他們常聯袂到劇場餐館和公園裏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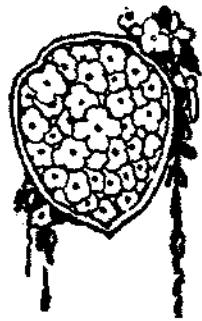
圓珠的一顆心，自從進了愛的王國，好像是桃色的春風裏的一縷遊絲，片刻不停的儘在愛的空氣裏蕩漾，每天總幾次的被芳香甜蜜的葡萄美酒所陶醉。

偉在校時，已認識圓珠這樣一箇人，不過圓珠還不會認識他，但各人的品學，都間接知道的，就是秋痕一方面，對於圓珠的崇拜，偉也知道。在他們愛情已到了濃厚的時候，偉把女同學洪女士對於他的熱情告訴了圓珠，圓珠才知道在放假後，洪女士曾拒絕了另外一箇男同學的愛情，而委人向偉的家長求婚，被偉拒絕後，還親自趕到N地去找偉，那時偉正到上海來訪圓珠，沒有遇到，洪女士聽到偉到上海去的消息，當晚夜車趕回上海，可巧偉正於伊到上海那天的早上，乘早車離上海了，洪女士遭了這樣的不巧，回到家裏去大哭一場，後來伊特地到N地去進學校，想得到較多的機會，和偉相見，伊幾次去訪偉，都給衛兵以「不在家」爲詞回絕了。

現在偉和圓珠，得了雙方家長的同意，已經訂婚了，當圓珠賞玩偉給伊的那隻訂婚的鑽戒時，把它的晶瑩閃爍的光芒，和堅硬永久的質地，象徵他們的愛情的當兒，也常想到他們的單戀，愚蠢，失敗者，的可憐朋友。

勞工慘史的一幕

朱恨波



夏。高懸。天空。照在。苦力。們的。背上。他。依。舊。操。着。他。們。的。生。活。好。了。那。遍。裏。的。們。一。顆。顆。的。汗。珠。雖。直。線。地。淌。流。人。的。太。陽。已。漸。漸。地。向。西。下。沉。鐘。赤。日。下。來。可。是。爲。着。生。活。問。題。不。得。不。天。的。勞。工。都。在。可。憐。的。形。容。上。放。

△婦女之樂園

一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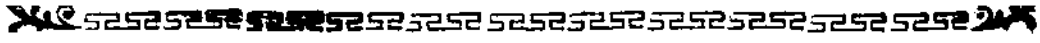
出。一。絲。微。微。的。笑。顏。彷彿。和。驕。傲。的。夕。陽。說。現。在。我。們。可。和。你。告。別。了。於。是。他。們。都。興。忽。忽。地。回。到。足。不。能。膝。的。草。屋。中。來。他。們。的。黃。臉。婆。子。和。破。衣。服。的。孩。子。都。在。倚。門。望。着。他。們。鑽。天。價。的。勞。頓。在。這。時。才。得。到。些。微。的。安。慰。精。神。上。的。愉。議。縱。較。拾。到。什。般。寶。貴。的。珍。品。也。不。能。及。其。萬。一。

已。說。了。好。幾。天。叫。我。帶。箇。糖。燒。餅。回。去。老。母。最。喜。歡。吃。肥。肉。可。是。吾。們。葷。菜。已。有。半。年。沒。進。門。了。還。是。過。新。年。的。時。候。買。了。二。角。錢。的。豬。頭。肉。今。天。可。以。買。些。回。家。噯。這。有。妻。子。呢。伊。不。是。很。喜。歡。鹹。魚。的。嗎。他。一。壁。想。一。壁。數。着。這。九。箇。角。子。：。悉。悉。：。率。率。：。這。銀。角。子。的。聲。浪。何。等。好。聽。他。更。盤。算。着。怎。般。藏。過。了。魚。肉。和。燒。餅。猛。地。拿。出。來。家。人。們。更。不。知。要。怎。樣。的。歡。喜。呢。阿。大。尤。其。要。高。興。得。跳。將。起。來。

了。但。是。竟。天。拉。車。跑。他。的。精。神。早。已。疲。倦。得。很。越。想。走。快。些。脚。底。下。越。覺。得。沉。重。我。還。忘。了。一。件。事。女。兒。阿。金。須。得。買。些。香。蕉。糖。不。然。豈。不。是。獨。欺。了。伊。嗎。阿。三。想。到。這。裏。急。忙。由。浙。江。路。回。身。想。走。到。稻。香。村。去。：。嗚。：。嗚。：。嗚。：。一。陣。汽。車。聲。：。嗚。：。豬。頭。三。：。汽。車。夫。很。凶。暴。地。高。聲。喚。着。：。阿。三。心。忙。脚。亂。恰。巧。一。頭。街。到。：。可。憐。的。阿。三。已。做。了。枉。死。城。的。冤。鬼。

汽。車。裏。的。大。腹。買。原。來。正。擁。着。他。的。愛。妾。開。快。車。去。兜。風。這。時。他。伸。出。他。那。顆。肥。胖。的。頭。來。說。原。來。

外。今。天。還。多。餘。五。角。錢。兒。子。阿。大。絲。微。微。的。苦。笑。他。默。想。除。了。柴。米。的。九。角。餘。利。污。穢。的。面。上。露。出。一。子。交。還。公。司。默。計。他。由。汗。血。得。來。中。最。樂。者。的。一。人。他。這。時。正。把。車。黃。包。車。苦。力。阿。三。他。尤。其。是。羣。



是苦力不趕緊拿張名片交給巡捕車向驗屍所去阿福快些開車先往虹橋去……

奇怪那巡捕抄了汽車號碼一看名片竟唯唯聽命過了二天報紙上一則很細的

新聞某苦力被汽車衝死判自不小心與人無尤

那所草屋裏還隱隱聽到一陣陣的哭聲可是汽車一天天的加多上去衝死這些苦力打什麼緊呢卻有誰能聽到這死者家裏的

哭聲啊……唉……勞苦的貧民難道這是他們應得的結束嗎



情海淚

胡鳳華



我對於此事彷彿還有些記得不過一點依稀的影子罷了如今閒着無事便費了幾天的思索把他記了下來

憐的人表揚一下
J是箇身長玉立英姿挺拔的少年年紀有二十一歲在國家的軍隊中服務無論是誰見了他總要道他是箇有作爲的青年前程遠大得很他的長官也時常搖首太息道可惜現在國家不注重向外發

△婦女之樂園……

一七▽



△婦女之樂園……

一八▽

展○以○致○將○這○麼○好○的○少○年○埋○沒○在○這○行○伍○中○不○然○我
國○已○很○強○盛○了○然○而○仍○沒○有○機○會○只○索○在○隊○中○教○導
着○軍○士○以○備○國○家○需○用○

曼○姑○娘○這○天○攜○着○一○束○花○特○地○趕○到○營○中○去○望○J
J○正○在○擦○佩○刀○見○伊○來○了○忙○丟○下○佩○刀○道○這○裏○不○好
還○是○到○外○面○去○不○然○還○是○到○我○家○中○去○坐○曼○姑○娘○道
我○雖○知○軍○人○最○榮○耀○但○我○總○有○些○不○喜○歡○你○在○這○裏
爲○國○家○出○力○也○有○時○候○現○在○國○家○沒○有○事○啊○J○笑○道
不○是○這○樣○人○們○最○是○賤○不○過○倘○若○平○日○不○練○習○可○就
吃○不○下○這○箇○苦○頭○曼○姑○娘○道○哦○原○來○爲○這○箇○但○不○如
到○我○家○中○去○罷○J○回○身○取○了○制○服○穿○上○便○與○曼○姑○娘
走○了○出○來○曼○姑○娘○在○花○束○中○揀○了○一○朵○香○氣○濃○郁○的
紅○玫○瑰○花○給○J○佩○在○胸○間○又○叫○J○立○正○了○同○他○把○衣
裳○整○理○一○下○然○後○道○這○樣○好○了○恐○怕○你○要○算○全○國○軍
隊○中○最○壯○觀○的○咧○他○道○那○裏○的○話○全○國○麼○我○沒○有○資

格○說○時○微○笑○着○

他○們○兩○人○緩○步○過○了○那○很○長○的○蔭○道○陽○光○從○樹○葉
中○瀉○下○照○着○他○二○人○的○影○子○好○似○膠○合○在○一○起○了○

J○視○着○天○際○的○白○雲○低○聲○唱○道○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r starlike eyes. And I
also……曼○姑○娘○也○低○聲○道○I lo-love you, too

J○握○住○曼○姑○娘○手○臂○道○多○謝○上○帝○但○願○如○此○我○有○了
你○靈○魂○上○得○了○不○少○的○安○慰○我○很○可○驕○傲○有○了○這○麼
一○箇○：一○箇○：一○箇○愛○者○我○自○遇○見○了○你○心○上○便○鑄
着○你○這○可○愛○的○影○子○永○遠○不○會○消○滅○直○到○這○世○界○毀
滅○了○要○是○有○人○傷○了○我○愛○者○一○毫○一○髮○我○可○不○能○輕
輕○放○過○他○隨○便○什○麼○事○只○要○你○叫○我○去○做○赴○湯○蹈○火
也○情○願○的○我○竭○我○的○全○力○愛○你○我○今○天○斗○膽○叫○你○一
聲○我○愛○你○情○願○麼○曼○姑○娘○紅○暈○了○雙○頰○微○微○點○了○點
頭○J○放○了○手○取○下○胸○間○的○玫○瑰○花○在○脣○邊○吻○了○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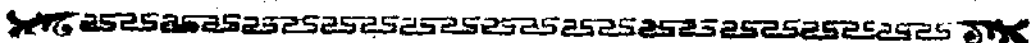
送給曼姑娘插在襟間很得意的笑着

一月以後不幸的消息來了J要開到外國去打仗曼姑娘只是暗地裏心中悲傷着卻又當着J鼓勵他說國家比愛情重損了簡人的愛情可救全國的人損了全國的人更不能救簡人的愛情努力罷爲祖國力戰罷吾愛顧你凱旋回來上帝的榮光照着你J與曼姑娘最後接了一箇吻便分別了

在外國血戰了半年J立了很大的功時時來信與曼姑娘詳細訴說戰地的情狀在最後的一月中書信斷絕了曼姑娘整日癡心等着耽心着好容易交盼望大軍凱旋回來了曼姑娘早就到郊外迎接去但始終未見J的影子曼姑娘幾乎暈了過去看別人迎着重意中人喜溢眉際有的陣亡了卻又哭得淚人兒似的曼姑娘擣着淚眼尋到最後在病車中見了J這一喜早將適才的愁緒拋入九霄雲中

喜洋洋地而又擔心的走近車前剛想失聲而呼那御者早揚聲道小姐J先生現在正……總之現在不能同他說話等到兩小時後罷我們到C醫中去說着御車如飛而去曼姑娘呆立了半晌切齒道可殺的惡魔希竟不許我見他麼好好呀難道J受了重傷麼這思想竟使曼姑娘又重行流淚了

十分鐘後曼姑娘雇了一部街車風馳電掣般趕到C醫院衝到樓上見J正倚牀而坐鐵青的臉滿現着猶猙之色雪白的裏衣也有斑斑的血跡見曼姑娘進來猛地裏咆哮着道快出去快去這裏不是你應當來的曼姑娘止不住驚呼起來這時醫生帶了兩箇助手將曼姑娘硬拉了出去曼姑娘見J眼中有一滴晶瑩的淚珠不禁銳聲道J這算什麼這算什麼說時醫生一手將曼姑娘拉了出來砰的一聲將房門鎖了喘息道小姐這是一種很危險的



傳染病要是有一箇人觸着他一下便要傳染而且
有性命之憂了先生可憐爲了國家竟到外國去染
這種病回來這是無法可施的病症我們去觸他時
也得戴了手套恐怕就是這十天以內了

曼姑娘瘋了真好似瘋了只是苦笑着道無論他
得了什麼病我仍舊愛他我仍舊愛他取出J的小
照吻着笑着哭着直到倦了才悄悄睡去

第二天曼姑娘又到C醫院中去恰巧門沒有下
鍵伊直衝進去J又大聲咆哮着禁止伊曼姑娘很
矯健的躍到牀前抱着J狂吻J雖竭力推開伊然
而J已失了氣力曼姑娘正好似怒虎一般J可阻
止不住到得醫生趕進來時已太遲了曼姑娘已受
了傳染了J含淚向醫生道達克透這事不可救了
請你讓我們靜談一會醫生太息道唉竟阻止不住
麼情太專咧

這場風波過了之後曼姑娘倚在J身邊含淚道
J你爲什麼要拒絕我也含淚道我愛我染了這
極危險的症候怎肯傳染到我所愛的人身上去曼
姑娘道就是你染了病症而死我還肯獨生在世界
上麼我們到上帝那裏去罷那裏有安樂的住所可
愛的天使還有可愛的花我希望還能替你插一枝
花在你胸前我愛可以嗎J道可以可以上帝必能
允許我們我們可以永遠厮守着

從此曼姑娘也住在C醫院中了外間竟讚歎得
無復以加說他們二人是情中之聖一時爭爲美談
然而一來復後這兩箇可憐的人已雙雙長埋地下
真的到上帝那裏去厮守着了
現在少年男女們用情都不專得很因此我便記
了下來與天下的少年男女們看看用情還是專的
好呢還是不專的好



版權所有禁止轉載印刷

中華民國十七年四月二十日發行
中華民國戊辰年三月初一日發行

★紫羅蘭 第三卷 第二號

編輯者 周瘦鵠

印刷者 大東書局

發行者 大東書局

印刷所 上海 大東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 大東書局

分發行所 北京 廣州 長沙 漢口 梧州 奉天 大東書局

代辦推廣

處今日世界凡百事業非有出奇制勝之推廣手段不足以圖生存而求精進本局設有專部承辦各商店一切推廣事宜一經委託無不盡心策劃凡……

欲求出品暢銷須常川委託敝局規劃者因存貨山積需委託敝局為臨時之規劃者不能行銷之貨物須敝局為規劃脫銷者印刷物之須敝局規劃刊登於本外埠報紙者廣告之須敝局規劃刊登於本外埠報紙者敝局俱能妥為辦理如承見委請至枯嶺路大東書局事務所與魯鈞丞君接洽

定價與郵費

費	郵		實價	冊數
	國內	國外		
六分	二分半	三分	三角	一冊
七角二分	三角	三元	三元	半年五冊
一元四角	六角	六元	六元	全年十冊

！者任責的貨國倡提負是誰

無敵牌牙粉在民國八年抵制劣貨時代，全年銷數已達四千萬袋以上，直到民國十五年統計，每年的銷數，仍是四千萬袋左右，調查別家國貨牙粉，却又出品不多，難道中國人用牙粉的銷數量，就此爲止了嗎，不！不！原來這八年之中，用國貨的熱度，已經開過倒車了，中國人口四萬萬，只算他十分之一是用牙粉的，每人每月平均兩包，全年用數，便應在九萬六千萬袋以上，可是我們一年出品總數，還抵不到全中國一個月用量之半呢，諸君！這九萬萬幾千袋牙粉，又是用的那一國國貨呢，這是一件極重大可驚的事！應該大家起來奮鬥，不要讓漏卮愈溢愈大了，力求出品精良，責任是工廠負着，那竭力提倡國貨的責任，便要我們全國的民衆共同負責，愛國的同志，你便是提倡國貨的負責者，應該竭力進行你的工作，無敵牙粉不過舉其一例呵，家庭工業社啓

自今日始閣下還增五年之壽命否

且任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為君答此問題



寧波旅蘇同鄉會審查長沈彩章先生現由蘇州來函聲明彼之夫人及小孩之治愈如左云內人曾患月信不調時多腹痛四肢無力咳嗽等症且產後失調胃口甚劣面無血色精神疲倦有時虛火上升身體輕瘦病勢日見沉重飲食不思延聘名醫多方服藥百般調理罔見效力及試服韋廉士大醫生紅色

補丸數餅即覺病勢漸退耐繼續服飲食倍增精神暢適百病全消連服一月面色紅潤腹痛亦愈獲益非淺皆大醫生紅色補丸之奇功也非但內人治愈且小兒傳芳年僅三歲因先天不足乳汁不敷且患蛔蟲以至面黃肌瘦身體虛弱飲食不思終日愁眉不展多方服藥迄未見效繼而百病叢出良醫束手即購服嬰孩自己藥片非但各

症治愈且身體從此健壯面容肥美皆大醫生藥片之功也沈彩章簽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
嬰孩自己藥片每一瓶大洋六角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亦在內也

上海北四川路八十九號



○抵抗病魔的
四大健將

英雄只怕病來磨，這是一句老話。可見病魔作祟，十分可怕。便是英雄也無可奈何。然而虎標永安堂，卻是抵抗病魔的四大健將。如風塵僕僕，感冒發熱，頭痛粉可治。舟車勞苦，中風，清快水可治。大便秘結，清快水可治。門戶不通，清快水可治。帝國的各種名藥，一遇病魔，臨頭百病不生。從此手輕脚健。

虎標永安堂
上海北四川路八十九號
電話北二七三六號